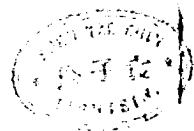


實事白話報出版



社會
小說

自由岸

劍膽署發

實事白話報小說第七種

自由岸

沾染歐風美雨

婚姻都講自由

不然男女兩相愁

父母初聞否認

繼而頗引為憂

無他權且允兒謀

假若彼才我貌

說來倒可營求

誰知戀愛些時休

排却糟糠古教

何能燕侶鴛鴦

十年夢醒淚雙流

自從自由的名詞時興以來

很有許多的事物

都要冠上自由二字

譬如黨派之中有名自由黨

者 婚姻之中 有名自由婚者

其餘如自由船自由車 自由牀自由椅

這宗名詞很多 作者

見聞不廣 未能一一記述

甚至上海地方的黃浦灘

因為是五方雜處 中外同居 風土人情

不免更尚自由 於是把黃浦灘

呼之為自由灘

大家這樣的定名 其間的用意也不過是表示

文明而已 作者於數年前

曾往滬上遊歷過兩三次

記得那黃浦灘原是吳淞口裏邊的海岔子

吳淞口外便是茫茫大海

灘既可名之為自由灘

這海便可名之為自由海了 想這海裡邊 無

風便有三尺浪 船在海面之上

其形就如同大開水鍋裏煮一小葉

飄飄不定的樣子 也就可

想自知了 況且一望無際

天之外便是水 水之外便是天

要想找一間房子和一顆樹木 那

是決意找不到了 雖說是十分的浪蕩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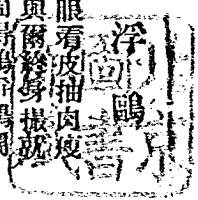
回想在這一凸一凹一搖一擺颶風掀水的時候

這

種自由海的名詞

也就很有危險了 自由海裏邊

既是很有危險 一般在海中的人莫不急想



登岸 但是盼得輪船進了口子 大家不過說是登岸而已 無形之中把這自由二字 一旦抹去 一般喜說自由的人 未免心裏不痛快 作者具着一種迎合人意的心思 於是把這海岸的名詞 上頭 加上自由二字 既有自由海 便有自由岸 諸君在這茫茫大海的裡邊 倘享浪蕩自由 難道就沒有那頭暈眼花坐臥不寧的時候麼 如果要有這種的現象 請你快登自由岸 那位說了 這麼一說 這段小說 必是竟編述坐海船的情形了 我們大家都坐過海船 不勞浮鷗這麼費心 作者笑道 這是那裏說起 要是那樣 何妨標名爲航海遊記 又何必說是自由岸呢 既是名之 曰自由岸 必然有一段自由岸的事情 不但這個 並且包管教看官看着津津有味 大家齊聲 說道 好 (好完了怎麼樣) 那纔是作小說的德能之處 話是這麼說出去了 究竟怎麼樣 天津衛講話 沒根(放出去的急 拉回來的快) 話既說明 無須再贅 抹去閒文 書歸正傳 話說北京順門內 專制胡同 門牌零號 住着一家老住戶 家長姓史 叫作史之金 原籍 是甚麼地方的人 作者未能調查清楚 因為他在京居住的年限 至少在二十年之上 (够 了市民的資格了) 只可說他是北京人了 娶妻陳氏 也是北京土著之女 夫妻伉儷以來 因爲脾氣相投 倒也十分恩愛 膝下只有一個兒子 叫作史悔 字勿悔 自幼聰穎過人 先 讀了幾年中國的老書 後又讀了幾年外國的新書 一個人腹內有了這麼些個書 大概可以算 得一個飽學的人了 當史勿悔十一二歲的時候 史之金和陳氏 便給兒子史勿悔定下婚了 男家爲商 女家也作買賣 並且這位女郎 與史勿悔同年同月 說來更是一段奇緣了 史之

金早年爲商的時候，本有幾個積蓄，那女家也是因作買賣發的財，姑娘的父親叫作唐秀亭，數年前史之金與他最好，唐秀亭是個當業專家，史之金是個錢行好手，況且唐秀亭膝下無兒，只有這麼一位姑娘，兩下裏愛好作親，便自結爲兒女親家了，這便是史唐兩家作親的緣起，如今史勿悔已竟十八歲了，史之金和陳氏一商量，打算提前給兒子娶媳婦，陳氏抱孫子心盛，自然是表示贊成了，於是把媒人請來，將此意轉達唐秀亭，唐秀亭倒也同意，話不多贅，擇了一個好日子，用着花紅大轎，兩下正式結婚，史勿悔初時看他妻室唐氏，倒還有幾分人材，自然也有幾分歡欣之意，後來在學校裏，看見許多的同學，都講自由結婚，說起這父母作主的婚姻，大家無不恥笑，也知不那一個嘴苛的人，把這父母作主的婚姻，起名叫作奴婚，史勿悔本是一個多年負氣的人，況且新舊學都彷彿很有程度了，聽見大家這樣談論，心裡着實的不快，但是如今生米已經作成了熟飯，這又應當怎麼辦呢？不免大費躊躇，因爲他心中有了這個思想，回到家內看着唐氏，既不通中文，又不通洋文，提到新社會的知識，尤其弗得知，史勿悔看的眼裏，覺得這種婦人太俗了，不免臉上現出一種不豫之色，唐氏不知史勿悔別有心腸，看見丈夫這種樣子，還以爲是自己，作事不好了，於是對於史勿悔種種事情，更加小心伺候，史勿悔剛要吸煙，唐氏便去划火，史勿悔剛要喝酒，唐氏便去找杯，誰知唐氏越是這個樣子，越不對史勿悔的心思，唐氏莫明其妙，忍無可忍，一天史勿悔回家睡覺，唐氏提着精神扶持，始終沒得着史勿悔的歡欣，唐氏實在忍不住了，因說道：你我作了夫

妻這麼些個日子，雖然不敢說是夫唱婦隨，可是我們作婦道的責任，也算盡到了，怎麼你近來每一看見我，臉上便有許多的不悅之色，莫非我有甚麼不好之處麼？我便有甚麼不好之處，俗們夫妻一場，你也應當據實的指點我，你是我的夫君，便是我的一層天，無論你說的是不是，我既作了你的妻子，決意不能不聽你的話，你說了之後，我若再不服你，你打也打的，罵也罵的，我逆着三從四德的古訓，就是有什麼委曲，我也不能和你分辯，如今只求你實話實說，我是感激不盡，無論如何，你也別不理我，你們作男子的，成天際在外邊尋些朋友，隨便說說笑笑，自然不把家裡的事情放在心上，我們這婦道人家，終日不能出門一步，敢找誰去說笑，看見自己丈夫這麼不高興，心裡豈不是一塊大病麼？要知我們婦女的憂喜，只在自己男人身上，男人高興我們便隨着高興，男人憂愁，我們便隨着憂愁，我們婦道人家，那裏有甚麼作爲，只看男人的神色，變更我們的態度呢？在唐氏說的這一套話，要是放在那專制的時代，自然要算一位賢婦人了，誰知史勿悔純粹是一個新思想的人，唐氏越是這種樣子，史勿悔越不痛快，至於聽到三從四德的話，心裏猶覺不受用，不等唐氏說完，便接口說道：快別說了，快別說了，像你這種奴隸之談，只好在家中說說，設若傳到新社會上，不定要笑掉了多少人的大牙呢，我告訴你說，男女都是一理，既是父母所生，便是國家的大國民，人人都應講究自由，想這自由本是人類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甚麼叫作三從，那個叫作四德，這不是大笑話麼？想你我雖是夫妻，不過如同朋友一般，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

高興作甚麼事 我也不管閒事 我高興作甚麼事 你也不能干涉 我的喜怒與你原沒有關係 你又何必問我這些事呢 你儘管作你的事情 願意和我說話時 你便和我說幾句 不願和我說話時 你就三天五天一年半載的不睬我 我也不能問你 反而言之 我也是這個樣子 我能願意和你說話 我也就和你說幾句 不願意和你說話 我就是一輩子不理你 你也不能問我 你須知這就是個人的自由 個人既不肯受了刑事上的處分 無論是誰 也不能強行干涉 說罷冷笑了一聲 復又說道 既是這個樣子 你又何必問我的憂喜呢 唐氏聽了史勿悔這一番話 分明是莫明其妙 只得又陪笑說道 郎君你所說的話 這都是外國人的規矩 你們中國那裡就辦的到呢 你每日在學校裏讀書 固然有些新思想了 像我這樣的人 不必說外國的學問 就是中國的文字 我也不曾研究過呀 當我未出關的時候 我父母教訓我 只說女子無學便是德 所以無論怎麼說 決意不能教我讀書 我如今長了這麼大 既是按着老規矩排演出來的 一旦之間 改成新式的樣子 怎麼辦的到呢 史勿悔說道 並不是你辦不到 實在因為你的奴隸性太深 當在這文明的時代 如何這宗現象 實在可恥 我今再對於你切實的聲明一句 你從此若能崇尚新思潮 把你這現在腐敗的頭腦刷洗的乾乾淨淨 從新換出一副新面目來 我知道你是我的同志了 我自然要和你講些個戀愛了 否則你作你的三從四德的女子 我作我的自由解放的男人 俗們是水火不同爐 誰也別和誰親近 你若覺着這個辦法不好 好像夫妻場中沒有樂境似的 你儘可向我提出離婚的意見書 我

是尤表贊同 唐氏聽了 半日答不出話來 因為爲人老實 氣的沒有法子 只得滾滾的落淚 史勿悔笑道 這是在作甚麼 我又不曾虐待你 我和你說的話 都是人羣的公理 你若不相信 我明天借一個寬敞地方 把這北京有名的人物 下帖請來幾十位 索與俗們公開一次 倒看看我說的這話 有理沒有理 唐氏流淚說道 我也知道你說的話 句句都是道理 怎奈我是一個老式的女子 如今再教我趕着維新 我也來不及了 我既是和你作了夫妻 少不得我這後半世 就算指着你了 求你不時的指教我 我是決心不能不遵 無論怎麼說 我也得和你過一輩子 不能說無緣無故的離婚 誰家都有三親六故 知道的是你講究維新 不知道的倒像我有了甚麼毛病似的 史勿悔笑道 如今是個文明時代 這離婚的事情並不足怪 你沒有事的時候 儘可到司法衙門裏去旁聽 你便可知道這事是很普通的了 唐氏說道 這些事我是一概不懂 我就知道我既嫁了你 你就是我的男人 無論你說出甚麼來 我也得和你過一輩子 我要是沒犯七出的大毛病 你要想和我離婚 告訴你說罷 簡直的辦不到 史勿悔冷笑了笑說道 辦的到辦不到 這話也不能由着你說 咱們只好到了時候再說 唐氏說道 到了時候再說甚麼 今天你索興都說出來罷 告訴你說 你要打算要我這一條命 你也乾脆說話 史勿悔又冷笑了兩三聲 隨手在書架上 掣出一本英文書來 屢必司地意的大聲念了起來 唐氏沒有法子 只得嘆了一口氣 躲往裡屋流淚去了 到了吃飯的時候 老媽子來請少奶奶 唐氏只得強打精神 按着中國的老規矩 伺候公婆吃飯 史之金和陳氏看見唐氏的

兩隻眼睛 哭的桃兒似的 不免很是詭異 當時不便追問 吃過了飯 史之金使和陳氏說道 你看少奶奶的眼睛 今天哭的通紅 莫非他們小夫妻噁氣拌嘴了 你是個作婆婆的 可以問問他們 如果問出爲甚麼事來 你看到底是誰的不是 你也可以把他們責備一番 陳氏說道 正是呢 我看媳婦今天是強打精神 其中必有緣故 等我問問來 於是來到史勿悔的房中 唐氏看見婆婆來了 少不得裝烟倒茶 垂手侍立 陳氏說道 你們兩個人 方纔因爲甚麼噁氣 據實對我說來 我聽聽到底是誰的不是 唐氏說道 我們並不會噁氣 母親不必多疑 陳氏搖頭說道 你看你眼睛哭的通紅 要不是噁氣拌嘴 這又是何必呢 不要緊 你且對着我實話實說 我倒要給你們評論評論 要是你的不是 我自然要責罰你 要是他的不是 我也得責罰他 快些給我據實說來 唐氏聽他婆婆這樣說 心裏感激的了不得 遂仍陪笑說道 我們並沒有這樣的事 一句話沒說完 眼淚早隨着流下來了 陳氏笑道 我看你們這個樣子 我就知道你們是噁了氣了 我告訴你說 夫妻們沒有不拌嘴噁氣的 誰家都是這樣 這也不算甚麼稀奇 快些對着我說 我給你們公平判斷判斷 唐氏拭淚不語 陳氏說道 這又奇怪了 我是你們的母親 你們都是我的兒女 你們不知道給老人家省心 沒事還要藉着噁氣噁道 我又不曾責備你們 我這樣作母親的 也就是菩薩一般的人了 這會子我用好言問你們 怎麼 還不快着對着我說 你們也不想 你們都是誰 唐氏見他婆婆發了氣了 遂又勉強陪笑說道 母親這樣疼愛兒媳 兒媳旣不是土偶木人 心裏焉能不知道 實對母親說

我們實在不會噁氣拌嘴。不過稍有幾句言語不合。陳氏沉着臉說道：你說了這麼一大車話，也沒有一句着緊的。那麼你們倒是怎麼言語不合了？你給我往下說呀。唐氏復又流下淚來說道：母親要是一定要問，請母親問您的兒子罷。陳氏搖頭說道：奇怪奇怪，你一個作兒媳婦的，在婆婆面前，有甚麼話不能說的？何必要作出這麼不大方的樣子？知道的是你自己特意這麼作。不知道的倒彷彿我這個婆婆不定怎麼厲害呢。你看婆婆說了一句話，把個兒媳婦嚇的這個樣兒。說着又氣哼哼的對着史勿悔說道：你的媳婦是貴人語話邊，你給我從實的說。史勿悔說道：我們兩個人言語不合的事情，母親也管不了。請母親不用問了。陳氏大怒說道：胡說胡說，你是我親生自養的兒子，他是我的兒媳婦，我怎麼管不了？不給我好生的說，我就要連你帶他一塊兒打了。史勿悔說道：母親不必着急，孩兒從實的說就是了。陳氏說道：快說，你瞧你們兩個人這個濕人的法子。史勿悔說道：孩兒說幾句簡單的話，母親也就明白了。孩兒想現在是個解放的時代，新社會上最尊重男女自由，孩兒在學校裏，受了少年的新教育，當然是信仰這種學說了。誰知偏偏遇見這麼一個泥古不化的媳婦，我說的話他是一句不懂。我的意見他也看不出來。所宣他的言語行爲，我又看着可恥。總而言之，我們兩個人便是水火不同鐘，我們不交談，倒也省却很多的事。自要一交談，因為意見不合，便發生種種的衝突。孩兒爲這個問題，我便始終的不與他談話，免得彼此皆不痛快。誰知他今天對着我說非要問我到底因爲求麼不理他，我便把這自由二字，給他講了個如切如磋，那裏知道他是

天生的奴性太深 始終不能領悟 說了許多無出息的話 最可笑的 他和我說了半天三從四德 雖然沒和我大篇的講烈女傳 差不多句句都是女四書的意思了 母親請想 現在中國正是造就新社會的時候 他和我這麼意見相反 我還要認承他是我的妻子 這宗可恥的事情 要被我們同志同學諸人聽了去 幾乎連我的人格 都被他 我喪失乾淨了 所以孩兒具體的和聲明 請他注意他的自由 孩兒當然也要維持自己的自由 請他儘管提出離婚的意見書 如果大綱大條件相差不遠 我必表示贊同 能够這個樣子 他也可以另擇義夫而事 將來或者也許在烈女傳上列一席 我也可以另與我所歡迎的進行戀愛 父母也不必為我們的事操心 想來豈不三便 這就是我們意見不合的緣由 料想母親必然與我取同一的態度 唐氏說道 母親聽明白他的話了 說了半天 他還是要與兒媳離婚 母親請想 我娘家雖不是甚麼簪纓之家 也算是個禮樂之族 我既未犯七出之律 他要把我休回 母親請想 一般親友們談論起來 兒媳還能忝顏活在人世麼 兒媳是甯可被他搓磨死 我也不願教他把我休回 我父母既是我給了他 我便和他一輩子認了命了 生是史家人 死是史家鬼 沒有第二辦法 我非死了 不能出這史家的門 他既把他這話 對着母親說了 您是我们的父母 倒要請母親判斷判斷 說着淚流不止 陳氏本來也是一個老式的婦人 聽了他兒子史勿悔這番漸漸的議論 焉能贊成 登時大怒說道 這是那裏說起 少奶奶你不用傷心 我自替你問他 遂向史勿悔說道 好孩子爹媽為你不容易 由一尺三寸五 把你養到五尺多高 抓屎抓屙 避寒

祛暑 拿着白花花的大洋錢 送你到學校裡讀書 用盡了多少心思 花了多少銀錢 纔把你培養到這個樣子 你知給你娶媳婦 老人家爲的是甚麼 爲的是你早得個兒子 好接續史家的香烟 你要是個明白孩子 你就應感激婆婆這分苦心 你不感激也到罷了 怎麼還要這樣無事 事 教爹娘不省心 我問你 你如今也長了這麼大 也該懂些人事了 你方纔說的都教甚麼話 非得兩家家門不幸 纔能有這休妻的事情呢 無緣無故的 你就想這這樣傷天害理的事 別的都不說 這婆婆待你的心 也算全盤白用了 說着也流下淚來 史勿悔說道 母親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想我們兩個人一水一火 決意是不同爐的 借們中國的老式家庭 雖然父母專制 到了現在潮流所及 只怕也是不發生效力了 再說孩兒和他所提議的事情 正是雙方的正當辦法 與國家與社會與家庭都有很大的好處呢 陳氏不等說完 大聲喝道 胡說你這樣的外國話 再休出口 你聽我告訴你 你們兩個人這段婚姻 還是在十來歲的時候 你父親和我給你定的 那個時候 你還不會說這些外國話呢 如今又大了幾歲 彷彿你多知多懂了 你要知道我是你的親娘 你是由我腸子裏爬出來的 我便和你專制 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從今以後 再不准你說這樣傷天害理的話 史勿悔知道對於他的母親 暫時沒有分辯的地步 只得勉強陪笑說道 母親說的是 孩兒從此再不說這些話了 我要和媳兒媳婦夫唱婦隨 我們成天際研究三從四德 母親看着如何 陳氏說道 你要能够這樣 你就算孝順老親娘了 遂又吩咐唐氏說道 少奶奶你也不用傷心了 他幾時要再和你說這些外國話

你也不必和他分辯 你就告訴我去 我是自有法子管教他 說着走出去了 史勿悔見他母親走出 又復向着唐了冷笑了兩三聲 點着頭說道 不自由吾寧死 偕們兩個人走着瞧瞧 唐氏明知史勿悔變了心 只是沒有辦法 惟有自恨薄命而已 從此史勿悔仍是不與唐氏交談 唐氏強打精神 伺應一切 到了晚間睡在牀上 不免暗自傷心 俗說以淚洗面 這就是唐氏過的日子了 日久天長 唐秀亭也知道這些情形了 心裏雖是生氣 面子上却也沒有辦法 史和金和陳氏 雖說是史勿悔的親生父母 但是這宗事情 父母只能軟硬的勸說 史勿悔當面假意遵從 到了自己屋子 仍是不理唐氏 彼此如同陌路一般 史勿悔不說這話 唐氏尤其不能說了 當父母的明知他們如此 又有甚麼法子 管的了這件事呢 史之金和陳氏不免也都爲着此事憂心 勉勉強強又過了一年 唐氏因爲有這說不出來的苦處 終日悶坐愁城 慢慢的憂慮成疾 把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 竟自病得骨瘦如柴了 陳氏雖是格外的疼愛 無奈解不開這個結子 簡斷截說 唐氏病勢日沉 分明就快不中用了 唐秀亭本來沒有兒子 只有這麼一個女兒 如今又遇見了這麼一位姑爺 前思後想的 自然更是不痛快了 眼看着女兒憂悶致死 難道真的不聞不問麼 萬分無法 只得來找史之金 彼此施禮落坐 略略談了幾句閒話 便提到唐氏的病上了 唐秀亭嘆氣說道 這件事 實在怪我們兩個人 當初作事荒唐 現在弄成這個樣子 你們這作父母的 竟自一點辦法沒有 別的都不要命 至重 難道我們這兩方面的老人家 竟自這麼看着他死了麼 史之金說道 親家你要知道

我現在比你還難受呢。孩子是歲數大了，這樣的事情，父母那裏管的了。他母親也會爲着這件事情，日夜睡臥不安。現在也病的很重。我簡直的焦心極子。我自己養了這樣不肖的兒子，親家你說教我怎麼辦？說着歎息不止。唐秀亭說道：「別的都不說，這是我剛纔那句話，人命至重，我又沒有兒子，只有這麼一個姑娘，如今又遇見這樣的事，難道當真不管他？看着他憂悶死了不成？」史之金說道：「我爲着他們的事情，分明是把我氣糊塗了。我簡直的沒有辦法，親家你若有些麼好主意，請您儘管說出，俾們弟兄們，也不是現在的交情，自要您有好法子，我是無一不從。」唐秀亭說道：「這件事，俾們弟兄們也辦不了，還得把親家太太請來，俾們大家當面商量。」史之金說道：「好，遂由屋內令人把陳氏扶了出來。陳氏見了唐秀亭，彼此略問了一聲好。唐氏坐在椅子上，便滴滴點點的流下眼淚來了。唐秀亭雖然是個男子，因爲女兒受了這樣的憂悶，心中更有許多難過。今見陳氏這麼一哭，自己也擦不住流下眼淚來了。陳氏拭淚說道：「他們這個歲數的人，真是與現在的人心不同。我家如今養了這樣的逆子，竟自這麼教我不省心。想想這作老人家的，該有多麼難。說着又流下淚來。」史之金說道：「剛纔我和親家說到這一層，他說他到有個主意，要和你當面商量，遂將唐秀亭方纔的話學說了一遍。」陳氏說道：「親家要是能有好主意，暫且救了令媛的命，就連我們夫婦都是感激不盡的。但不知是甚麼法子？」唐秀亭說道：「俗語說的好，出了門子的女兒，潑出門子的水兒，難道我還管的着麼？不過你們不是現在的交情，因爲當初愛好，這纔作的親。如今遇見這樣的

事 我又沒有多的兒女 只有我們姑奶奶他一個人 他現在憂悶成病 我這作父親的 難道就這麼看着他死了麼 話是這麼說 他要是應當這麼憂悶死 我也沒有法子救他 不過各盡各的心而已 陳氏說道 親家要有甚麼好主意 儘管說出 唐秀亭說道 我雖然有一點小主意 還要和親家太太商量 請示親家太太的示下 看着可以不可以 陳氏說道 沒有不可以的 請親家說出來罷 唐秀亭說道 我的這個法子 却也不見得十分好 不過現在給他換換空氣 其實將來怎麼樣 到也說不定 我想我暫且把我們姑奶奶接回家去 我請出幾位親戚來 陪着他玩耍玩耍 得便也可以勸勸他 他若心裏一開展 他的病也許好了 倒也說不定呢 姑爺這一層呢 他們本來意見不合 暫且先護他們冷淡冷淡 過個十天半個月 萬一姑爺有了回心轉意 親家太太賞一個信 我再把我們姑奶奶送回來 我是這麼一個主意 不知親家太太以為如何 史之金和陳氏聽了這話 一齊說道 親家這個法子果然有理 我們本也想到這裏了 因恐親家多心 所以不敢出口 如今親家既是這樣的說 好極了 你們事不宜遲 救人要緊 簡直的您就雇一輛車來 把我們少奶奶先接回去住幾天罷 等您把他接走 我們夫婦再想法子勸勸我們的逆子 過個十天八天 這孩子也許有了回心轉意 這話倒也說不定呢 唐秀亭說道 我這也是不得已嘞 這年頭那裏是養兒女 分明是養活冤家麼 說着又用手巾去擦眼淚 陳氏遂命女僕把少奶奶攙扶起來 略略的梳了頭 換上件乾淨衣裳 及隨手應用的衣服物件 全都收拾好了包起來 跟着親家老爺先回娘家住幾天 養好了病 我再派

人接去 女僕答應一聲 便將這話對着唐氏說了 催着他洗臉梳頭 唐氏心裏也是正想回到娘家 散悶散悶 聽了這話自是歡喜 扎揀着收拾了一回 又令女僕把應用的東西包好 強打精神 來到上房 見着他父親唐秀亭 一言不發 早已流下眼淚來了 唐秀亭看着他女兒 一旦之間 病到這個樣子 不由得也滾滾的往下流淚 史勿悔此時未歸 陳氏便命人雇了一輛轎車 先把包的衣服東西送到車內 又向唐氏說道 好孩子 你們娘兒倆本來不錯 誰也沒有不好 你回去 好生請人看看 別的都不說 年輕輕兒的 性命是要緊的 誰讓你遇見這麼一個無情無理的丈夫 這不是當着你父親麼 這件事情 就是神仙出來 也沒有法子給你們調劑 你們大家只好一齊的躲着他 我想他也不是吃了秤砣的人 難道他就沒有個回心轉意麼 你要用甚麼 你值管打發人來和我說 好歹我必給你送去 你們娘兒倆 難說是婆媳 也就和母女差不多 好孩子 你可別和我留心眼兒 過一半天 我稍微的好一點兒 我還去看你呢 一席話說的唐氏淚流不止 只得勉強陪笑說道 母親素日待兒媳的好處 兒媳已竟感激不盡 現在又裝母親這麼關心 兒媳簡直感激得無話可說了 婆媳們各自灑了幾點淚 唐秀亭方纔帶着女兒 和史之金夫婦告辭 史之金和陳氏送到門外 看着他們父女登上了車 吩咐趕車的拉穩當些 趕車的連連答應 手裏一搖鞭 直看着走遠 史之金夫婦方纔走向屋內 想想唐氏這麼命苦 他們夫妻 不免又歎息了一番 到了晚晌 史勿悔由學校裏回來 聽說他媳婦被丈人接回娘家去了 並且拿了許多應用的物件 看着這個樣子 料

想十天八天必不回來，心裏好生歡喜。一會子哇拉哇拉的念幾句英文，一會子又叮叮東東的接幾段風琴。一會子又來到院內皮嘸嘸的體了幾步操。那分高興的樣子，實在難以描寫。陳氏看見他兒子這麼高興，又是好笑，又是好氣。遂將史勿悔叫在屋內說道：「你這個孩子，真有特別的性情。如今你媳婦因為與你意見不合，你丈人把他接回娘家，至少也要住個十天八天。難道你就一點不惦記着他麼？」史勿悔笑道：「孩兒和他嘔氣都嘔不來了，我恨不得即刻與他分開。我們各謀前途的婚姻，這是孩兒日夜最盼望的，也曾和他說過多次，他是始終不能覺悟，只弄得我們兩個人，把天然的樂趣，全都失的乾乾淨淨。現在他的父親，既是把他接回娘家，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了。我情願他回到他的娘家，立刻把這苦惱的事情覺悟了。從此他到也不見我的面，我纔是馨香禱祝呢。」陳氏說道：「我始終不能明白，你們夫妻二人，自從結婚以來，也並沒有甚麼大爭吵，那裡就有這麼大的仇恨呢？」再說你這媳婦，雖說沒有天仙那麼美，說來他的模樣，也不算怎麼駭人，而且性情又極溫和，在我眼睛裏看着，事奉公婆服侍丈夫，那宗那樣沒有甚麼不好。你爲什麼這麼和他決裂，到底你看出他有甚麼不好了？你也對我說說，要不然實在把我悶死。」史勿悔說道：「要論他的模樣兒和性格兒，放在老式的家庭裏，自然要算一個很好的媳婦了。不能不說他是一個賢慧婦人。無如到了現在這改良社會解放女子的時候，他的言語動作實在與潮流衝突。孩兒是一個主張改造新社會的中堅分子，我若與他作了正式夫妻，被我們同志談論起來，我不是大喪人格麼？因爲這以上的問

題 我不能不與他脫離關係 陳氏說道 比方你與他脫離了關係 你以後又當怎麼樣呢
史勿悔說道 以後的問題 那是極容易解決了 難道社會上這們多的婦女 就沒有了一個和我
講些戀愛的麼 有了好婦女和我戀愛 我們自然是自由結婚了 沒有婦女和我戀愛 我使一
生不娶 這也不算甚麼 陳氏冷笑說道 這個婦女要怎樣和你戀愛 你纔與他自由結婚呢
史勿悔說道 第一個問題 他總得和我一樣的宗旨 主張造成新社會 研究男女自由 然後他
還得有些新學問 裝飾一切 更得處處維新 如此我便可以與他作終身的夫妻了 陳氏說道
要像你說的這樣婦女 分明就是外國人的樣子 你又有甚麼學問本事 這宗婦女你對待的了
麼 史勿悔說道 怎麼對待不了 我們既是由戀愛而結婚 這是最美滿的夫妻了 包管夫唱
婦隨 極盡人事的樂處呢 陳氏大怒說道 好孩子 好孩子 你這個主張真叫作胡鬧 你也
不想想咱們是甚麼人家 你若真弄了這們一個堂客 別的都不要說 他要處處講究自由起來 甚
麼吃喝自由 睡臥自由 信教自由 書信自由 外帶着交朋友自由 當婆婆的看着他處處自
由 一句話不敢問他 你想想這叫甚麼兒媳婦 分明倒給我找來一個婆婆了 你這個孩子
怎麼這麼糊塗 當初我嫁你父親的時候 我要也是這麼自由 就便不鬧出甚麼笑話來 我把
這家裏錢 早就自由完了 還輪的到現 有錢攻你的書麼 史勿悔笑道 母親只知其一 不
知其二 母親這麼大的年紀 那裏有甚麼新社會的知識 自然是處處泥古了 但是此一時彼
一時 在母親和我父親結婚的時候 正是前清專制的時代 不消說得 自然都是這個規矩了

要知這個規矩 足可亡國滅種 一般有志之士 肯鑒於此 不惜多少大好頭顱 推翻了這種專制 造成了現在的共和 人民這纔享着現在的文明幸福 人家死的這些烈士 弄得粉身碎骨 到底爲着甚麼 不就爲的是解放自由麼 母親雖是專制時代的人 到了現在共和國裏 也應把那老規矩洗刷洗刷 自己恢復恢復原有的人權纔是 怎麼我史勿悔的母親 也說出這樣的話來了 陳氏聽了這話 更是大怒了 連連搖頭說道 反了反了 來不來 你先派我的不是 我問問你 你到底是誰的兒子 難道你不是由我的腸子裏爬出來的麼 人家孫文當初提倡革命 爲的是改良好政治 多會子說過這些個自由呢 史勿悔說道 母親那裏知道 孫文主張革命 頭一樣兒就是解放婦女 陳氏說道 胡說胡說 難道他的母親也講究自由麼 史勿悔說道 人家是自由的先覺 那一定自由的很早了 這些話倒也可以不說 我再和母親說一句要緊的話 母親也就明白了 請問母親我的老婆 原是我一輩子不離開的 母親雖是婆婆 究竟前途有限了 難道還能跟着我們一輩子麼 如此看來 我的老婆與我本有切近關係 與母親原無多大切近關係 母親何必多管這些閒事呢 家庭之中 也要求個大家歡天喜地 比方我討了一個好媳婦 母親看着我們如賓如友的 該有多們痛快 要像現在這個樣子 夫妻不是夫妻 仇人不是仇人 我看見他 我心裏不痛快 他看見我 他心裡不好受 就便再往下勉強對敷 也不過他死我亡 母親只就這個局面看起來 難道將來還能有了好結果麼 陳氏說道 你既明白這個道理 你爲甚麼要這樣搓磨他呢 你不會和他好着點兒麼

史勿情說道：母親始終沒把我的話聽明白了。現在是個共和時代，人人都應講究自由，婚姻本是人生大事，尤其不能將就了。孩兒現在抱定惟一的宗旨，不管怎麼說，我是不與他作夫妻。我非要尋覓一個有知識的女子，那怕我就是天天伺候他，我也是傾心願意的。還是那一句話：不自由，毋寧死。陳氏見他說的這麼乾脆，料想一時之間，決意不能回心轉意了。遂歎了一口氣說道：你們兩個人，也不是我那一輩子的冤孽，怎麼這麼相背呢？你雖是這樣說，也不能都由着你。你在沒有事的時候，你也躺在床上，前後想想，這時的夫妻大事，也不是這麼一說，你就把他休了。另外你再討一個女學生，現在雖說是中華民國，重婚的罪，也犯着例條呢。不看把事情攪大了。老子娘還得爲着你們耽心。史勿悔說道：這一層請母親放心。孩兒本有新法律的知識，決意不能教他抓住了理。我是自有辦法。陳氏屢勸無效，只得由着他去罷。話不多贅。如此過了一個月，唐氏的病慢慢好了。唐秀亭不見史家來信，少不得又來探聽消息。史之金和陳氏把史勿悔的意思又說了一遍。唐秀亭聽一點話口沒有，只得回到家內，先把史勿悔亂罵了一陣。然後把這個意思也對着唐氏說了。唐氏聽了，幾乎不會氣死。想想前途一點希望沒有，心裏一窄，二次又復大病起來。唐秀亭急得眼淚汪汪，只得請醫再給唐氏診治。唐氏哭着說道：女兒的病決意沒有個好，父親不必給我治了。我現在覺得爲人的事情，極爲煩惱，我恨不得一時死了，倒也落得乾淨。只是父親養我一場，沒得着我一點孝心，反倒爲着我的事情，日夜不安。今生今世，女兒是沒有法子報恩了。只好等

到來世 女兒變個貓兒狗兒 給父親捕鼠看家 再報父親的恩誼 說畢淚流不止 唐秀亭聽了這話 心裏越發難受了 急得手足無措 勉強勸道 好姑奶奶 你不必這樣想 別看他現在這麼不仁不義 日子比樹葉長 他又不是鉄打的心 難道他就沒有個回心轉意麼 好孩子你可別那麼心窄 自從你母親死後 我把你拉扯這麼大 如今把你聘了 好不好不說 我也算不容易 誰讓你遇見了這麼一個不講理的人 父親雖是對不起你 如今木已成舟 我又有什么辦法子呢 依着我說 你還是好生看病 把你的身體保養的結結實實的 俗們拉長長的線等着他 倒看他將來怎麼樣 唐氏冷笑說道 不用看了 反正沒有好結果 我此時最好是死了 讓他再說一個女學生 我擦乾淨了眼睛 看着他們 倒看看他們又是甚麼結果 唐秀亭笑道 你既是要看他們的結果 你總是活着的好了 你若是死了 你還看甚麼呢 我看看你這話說的倒也有理 俗們索興從此不問他了 倒看着這個史勿悔小孩子 能够鬧到甚麼田地 你是我的女兒 我給你出的主意 還能害你麼 你從此把這件事情 不必懸念在心 就如同他死了 你現在守寡呢 一心無二 你就在家裡塌塌實實的住着 倒看看他將來落到甚麼地步 這話又說回來了 你的公婆 誰也沒說出你有不好來 題起話來 總是看你可憐 一個人無論是男是女 有了這樣的好名兒 不管受了甚麼夾心氣 也算值得了 誰讓趕在這個年頭兒 處處這麼維新 這會子就再教你讀書 也是來不及了 再說要撇我這頑固的眼光看着史勿悔他無論怎麼維新 他的氣也是浮的 像他那樣跳跳蹦蹦的人 決忘成不了大事 真

要是那有程度的女子，人家肯意和他作終身的夫妻。我簡直的有些看不透。說一句迷信話，你們兩個人，必是犯了甚麼忌諱。老年也有這樣的。事。自要過了年限，自然還是夫妻如初。姑奶奶你，要是個明白人，你現在把這一件事情，遠遠拋開，好生的保養身體，願意吃穿遊逛，件件的由着你，你們倒要看看，史勿悔將來是怎麼樣。唐氏聽了他父親的話，雖說不能當作開心的鑰匙，因為事情處到這裏，也就叫作無可如何了。嘆了一口氣，說道：「事已至此，又有何說？」我只盼着過了這個年限罷。唐秀亭又去接來幾家老親的姑娘，終日和唐氏說笑，厮混。發悶的時候，便在戲園子裏看看戲，或是在公園裏走走。日子一長，唐氏倒也覺着快活。因為把史勿悔拋在九霄雲外，心裏少了多少煩惱，病勢也就痊癒了。唐秀亭看見他女兒病勢痊癒，倒也十分高興。過了兩個月，仍不見史家來信，只得把此事擱開，便也不去問了。這且不題。却說史勿悔自從唐氏回到娘家之後，高興的不得了。每日由學校裡回來，或是讀讀英文，或是看看報紙，有的時候，同學的朋友來找，大家便盡興的說笑一番。說不得那分高興了。史之金和陳氏看見這番光景，知道沒有法子生氣，只得由着他去罷。又聽說唐氏已病痊癒，陳氏不時的慰問慰問，暫且把此事放開。且說史勿悔一日由學校裡回來，呷了一口茶，便把自由報拿過來翻閱，只見演說欄內，登着一段好文字，題目是我底婚姻主張。下邊是花女士投稿，史勿悔看見這個題目，和這個女士的名字，不由得要看看說些甚麼，只見上面寫道：我那至親至愛底姊妹們，你們也贊成我這個題目麼？我想你們腦筋裏底思想，必是和我

底思潮想像一個樣。因為你們和我都是吸過最新鮮空氣底人。我們富在現今底時代。第一個大問題。我們必要急謀恢復我們女界的人格。我們既想恢復我們底人格。我們便應當在婚姻上大注意。無論如何。我們也要達到自由目的。既是如此。我們對於這貞節二字。總要具體底反對。史勿悔看到這裏。佩服的五體投地。不由得拍案叫道。好文字。好志氣。好主張。於是又把底下的話。細細的看了一回。大意不過是反對貞節烈女。提倡隨便結婚。底下還有兩句最要緊的話。說的是人盡我夫。非要達到極快樂的目的。那纔是我的真主張。史勿悔看着尤表贊成。暗暗說道。要能這樣大解放。真是人生的大幸福。那些個娼妓。不是不廢而自廢麼。想到這裏。又把反對暗娼的人。大罵一頓。說是這種四方的人。實在沒見過世界的大局面。想這男女本有天賦戀愛的原性。那裏許旁人反對。我史勿悔要是作到內務總長。第一先提倡解放自由。在這各街巷寬敞之處。作他幾間好房子。任憑男女同胞隨便戀愛。題名謂之男女臨時結婚所。要能這麼一辦。料想哥哥弟弟姊妹們。感念我的德政。一定要給我錄一個大銅像呢。看完了這段演說。又把新聞看了一回。看着看看。忽見新聞之中。印着一個女子像片。再一細看。原是一段徵夫的廣告。史勿悔看了這樣的廣告。焉能不注意。於是把這段告白定睛細看。只見上面說道。我名叫秦愛蓮。今年十八歲了。曾在女子新知識學校完全科畢業。現在徵求丈夫。上邊是我最近的像片。有欲和我結婚的哥哥弟弟們。請你們在這徵求期內。速同四寸最近的像片。投至公開里一號。交僕親收。聽候定期接見。今將徵夫格式

列下 一無論何國何地的人 自要是完全男子 卽爲合格 二年紀須在十八歲以上 二十五歲以下 三面貌秀麗身體健壯 素無嗜好及花柳病者 四須有中學以上及同等資格者 五須有一萬元以上之不動產者 六須有獨立資格 不受家族管轄者 七須有終身不二色的志願者 八須有誠意尊重女權者 以上八條 便是我徵夫的格式 哥哥弟弟們 如有以上的資格 請你們惠然肯來 本女士表示歡迎之至 公開里門牌一號 秦愛蓮謹佈 史勿悔看了這段徵夫告白 高興的不得了 一時情不自禁 跳將起來說道 這個辦法太好了 要沒有真正的新知識 那裡想的到此 遂把這段告白和秦愛蓮的像片 用一把沒使過的洋剪子 輕輕剪了下來 然後放在自己的書案之前 恭恭敬敬對着這像片 鞠了三躬 口中說道 解放萬歲 自由萬歲 至親至愛的秦愛蓮姐姐萬歲 行禮已畢 又由箱子裏 取出一個照徵號來 對准這張像片 用着一隻眼睛 聚精會神的照看了一遍 覺得這位秦愛蓮女士的嬌模樣 真是比花花解語 比玉玉生香 面貌姣好 姿態風流 不必說近代的文麗親王金少梅 和雪妃親王翠雪 芳比不了 就是古代的西子王嬌飛燕合德 大概也沒有這麼美 天地間生了秦愛蓮女士 真是山川的靈氣所鍾 比方曾聚全球的美人 在一個大會場裡賽會 秦愛蓮在台上 一站 只怕恒河沙數的好美女 立刻覺得沒有顏色了 哈哈 妙哉妙哉 今看他所列的八個條件 我史勿悔決不勉強 模樣合格 我何妨正式的應考 我那自由佛爺戀愛菩薩改造上人辭放大仙 你們若能普施機器的法水 把這件極優美的婚姻 保佑看我史勿悔達到了目的 好夕我也要辦

你們換一件西洋嘩嘩的袍 要不然來一雙國貨香牛皮的大皮靴 我是許願還願 決不食言
皇天后土 實所共鑒 自己說完之後 又覺得這套禱告 未免有些不倫不類 比方這話要被
秦愛蓮聽見 他必斥我腦筋不清楚 拿我當成腐敗之物 這上好的婚姻一定吹了 以後說話
留神 再不可這麼忘形了 於是擦了擦頭上的汗 找出一份極艷麗的信紙信封 把自己的志
願書 用着自來水筆寫了一張 從頭仔細看了一遍 覺得十分妥當 剛要封起來 忽又想起
自己的像片 好像都不完美的 遂又把自己的許多像片 一個一個的審察了一回 竟自沒有
一 好的 雖有兩張照的好看 怎奈又是穿着中國衣服 長袍短褂 未免腐敗 其餘那些穿
洋裝的 照的又都不俊 自己斟酌了半日 覺得都不能用 沒有甚麼說的 趁着還有幾天限
期 我趕緊找一個外國照像館 用着功夫照上一張 於是喊人打水 對着鏡子先把鬍子刮乾
淨子 然後用着十分力氣 把臉大洗了一陣 洗過之後 噴上香水 舖上香粉 自己又上了
一回電 迎着日光照了照鏡子 這臉上果然白嫩香亮 四者俱備 復又把分頭加細的梳了半日
抹了油 上了亮 換上法國式的燕尾禮服 穿上美國式的翻頭皮帽 戴上英國式的電唱禮帽
拿上德國式的香藤手杖 諸事修飾完畢 復又對着穿衣鏡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斟酌了一番
自己不由得暗暗贊道 歐羅巴南北美以及亞細亞新進之國統通一包在內 我要是和他們賽賽
會 我也得算個拿破侖式的美男子了 剛要持杖出門 忽又搖頭說道 別忙別忙 還有一件天
大地大無不大的事情 我還未曾研究盡美盡善 想我這許多的像片 雖說研燬各有不同

究竟不都是我一個人麼 我一個人能有這樣多的變態 以及照出像來各有不同 想這其間不是大有研究的價值麼 我今天雖然修飾得這麼漂亮 回頭坐在那裏一對鏡頭 萬一一時無有定見 豈不又把像片照壞了 況且我史勿悔終身的幸福 只在這一張像片上取決 關係匪淺 寧可不注意麼 想到這裡 於是搬過來一把椅子 對着穿衣鏡坐好 把自己的四肢百體 各式各樣的安排了一回 約摸着足有一個多鏡頭 方把這極小的坐像 研究到了一百多分 看好了無疑義 記准了這個姿態 方纔開着正步走出門去 因恐在路上東照西望 把這個姿態忘了 遂叫了一輛快膠皮車說所地點 乘上車來 把眼一合 決不再看路上的景物 到了照像館 稍微的定了定神 便如方纔所研究的形式 照了一張四寸像片 因恐照壞了 復又多照了兩張 付了定錢 催促着快些洗出來 夥計一一答應 史勿悔知道大事辦完 復又在中央公園裏 吸了些新鮮空氣 看見了許多的好女子 自己都以爲不如秦愛蓮之美 遊了一番 出國回家 少不得又把秦愛蓮的像片 拿在手內 足足的照了一回顯微鏡 方纔睡下 至於史勿悔這一夜 究竟睡的着睡不着 曾否作了好夢 腦筋裏都是甚麼想像 作者無法調查 只好拋去不題 一夜無話 到了次日大夢初覺的時候 口中猶復喃喃的說道 秦愛蓮秦愛蓮 一邊說着 忽然睜開了眼 看看日光照壁 連忙起身梳洗 想着剛纔的神經作用 自己不覺的也笑了 梳洗已畢 忙着入校上課 到了晚晌放學回來 放下了書包 仍然坐在書案之前 手裏拿着秦愛蓮的像片 不住的看了又看 正在看的神不守舍 忽然覺得有一個人 在肩上海

了一下，大聲說道：「你是怎麼了？我和你說了好幾句話，你怎麼不言語？莫非你傻了麼？」史勿悔經此一拍，方纔明白過來，着實的嚇了一跳，連忙把這個像片收在抽屜之內，回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母親來了。連說我是剛由學校裏回來。陳氏一看史勿悔這宗樣子，心裏又驚又氣，冷笑說道：「誰問你從那裏回來？」方纔我進來的時候，和你說了好幾句話，你都一句不會聽見。史勿悔紅着臉說道：「我正在這裏想我這道算學題，始終沒得着法子。母親說的話，我却一句不會聽見。」陳氏說道：「這麼說，你豈不是傻了？」方纔我進來的時候，我看得清清楚楚，你手裏拿着一張報上印的像片，坐在這裏兩眼出神的細看，不是甚麼賣藥的招牌，便是甚麼花選的妓女，那裏有甚麼算學？這不是當面說謊麼？」說着把抽屜一拉，遂把秦愛蓮的像片取出來了。看了看說道：「這是算學題麼？」史勿悔知道無法掩飾，只得笑着說道：「母親既是看出我的行藏來了，我也不便再往來下瞞着。請母親看看這個女子的模樣如何？」陳氏說道：「他們這些當妓女的，個個善於修飾，打扮起來自然妖嬈無比了。何必還問他的模樣好壞？」史勿悔說道：「母親怎麼說出這樣話來？」這個人是一個極有程度的女士。母親怎麼說他是妓女？陳氏說道：「他既把像片印在報上，他還算是有程度的女士呢？」史勿悔笑道：「母親的腦筋真舊。這宗事情何足為奇？到了外國皇帝和皇后的像片，都時常印在報上。這那裏算新鮮呢？」陳氏說道：「這也不管他。到底這個丫頭把像片印在報上，為的是甚麼事呢？還是他走失了，他們家登報找他，還是他不安於室，登報找漢子呢？」史勿悔說道：「母親總是這樣反對。現在是個解放的時代，母親不可

這樣詰罵 陳氏說道 那麼到底這個丫頭爲的是甚麼事呢 史勿悔說道 誠如母親所言 他正是登報徵夫 他也是女子新知識學校裏完全科畢業學生 名叫秦愛蓮 今年纔十八歲 便有這樣的知識 母親說他可敬不可敬 陳氏聽說真是登報徵夫 不由得冷笑了兩三聲 帶怒說道 這樣沒臉的丫頭 怎麼不可敬 要沒有這樣風流的舉動 何至於把你們這群年青的學生 弄得色慾蕩心 連母親說話都聽不見了 史勿悔一時無話可說 怔怔的看着陳氏 口中不住的直吹哨子 兩隻手扶在椅子背上 一隻脚着地 一隻脚來回亂動 如同鐘擺的一般 陳氏看了這個樣子 越發生起氣來 大聲說道 俺兒你當真的傻了麼 你怎麼這樣不開眼 這個秦愛蓮到底有甚麼好 他和你是怎麼要好 把你弄得這麼少魂失魄的 你也不細細看看 他連你媳婦的模樣兒 一半都跟不上 他們兩個人 要是站在一處 他給人家拾鞋 人家還不要他呢 史勿悔說道 請母親要仔細的斟酌 這位秦女士分外有些特別的好處呢 別的都不要說 只論他的程度 在女界之中 就算很難得的了 陳氏說道 難得便怎麼樣 史勿悔說道 孩兒極力謀求 無論怎麼艱辛 我總要達到目的 不瞞母親說 我已竟照了像了 大概明天就可洗出來 我要誠意的投函 萬一要是自由神在空中保佑 這豈不遂了孩兒的懷抱了麼 陳氏說道 這宗不要臉的丫頭 幾輩子沒見過男人 你還有甚麼遠不到目的的 我只問你 你放着好好的媳婦不要 把人家拋在娘家 這輩子又弄這醒的吳的 你自己問問良心 對的起天地爹娘麼 史勿悔說道 我若能把這件事暫辦妥 我既與秦愛蓮結了婚 他不會也

另嫌別人麼 陳氏聽了此語 惡狠狠的啐了一口 發怒說道 難得你還是讀過幾頁書的人 這宗傷天害理的話 你也說的出口來 我今天老實和你說了罷 你們家沒有那樣的德行 你要打算停妻再娶 簡直的辦不到 打起官司來 我看你有甚麼話說 史勿悔說道 還是那一句話 這是孩兒的事情 母親不必過慮 自要我准能和這個秦愛蓮結了婚 我就受點甚麼刑事上的處分 我都是傾心願意的 陳氏知道無理可說 只得氣哼哼的說道 我看你能惹多大禍 說着走出去了 史勿悔看他母親這樣走出 並不以為畏懼 仍然把秦愛蓮的像片 拿在手中 不錯眼珠兒的看了又看 話不多贅 史勿悔又等了兩天 先把自己的像片取來 看了看果然大有美男子的樣子了 然後把信和像片 送到郵局雙掛號 寄到公開里一號 秦愛蓮女士親展 從此過一日如一年 挨一刻似一夏 好容易過了三天 這一天剛由學校裏回來 便接到秦愛蓮的回信 忙着拆開一看 只見上面寫道 勿悔 只這兩個字便占了一行紙 另一行又寫道 你底信和像片 我都接到了 先看了你底信 覺得你底言語 十分懇切 足可代表你底誠意了 又細看你底像片 精神面貌以及眉眼鼻嘴耳 分明沒有一處不好底 我看了又看 憑着我底天良和眼力 我是極表歡迎了 這信和像片 雖然使我看了滿意 却是第一步底手續 但是你底真像如何 和你底學識如何 我還未曾親眼看見 反而言之 我底真像和我底學識如何 你也未曾看見 我想星期日這一天 你我都是不入校底 請你在中央公園裏牡丹亭等我 彼此當面細話 並且還有多少條件 須要共同研究 我想你是一個有誠意

的人，必不能失信。盼望你星期日早些兒來，爲此並祝自由。下款寫着秦愛蓮三個字。旁邊又畫着年月日的碼字。史勿悔看了這一封信，如同授了勳位一般，好生歡喜。於是把信看了又看，幾乎把這信的詞兒，全都背誦下來了。方纔把這封信鎖在箱內。如此又是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星期日。天色將明，便自忙着起牀，不消說得，自然更要加意修飾了。刮鬍子洗頭髮，上電臉，諸事已畢，對着鏡子照了一照，果然美貌非常。於是穿好了洋裝，拿着手杖，便要出門而去。抬頭看了看牆上的鐘，剛剛八點五十分。自己不由得也笑了。心說這個時候，公園裡還未開門，就是秦愛蓮女士。這個工夫，也不過剛起來。我一個人這麼早跑了去，莫非等一天麼？等一天到也不算甚麼。不過我這些化裝，要是在公園坐一天，只怕走了神像，一點標緻的意思沒有了。豈不誤了大事。萬分沒有法子，只得坐在屋中耗時候。兩個眼睛看着表，一秒一秒的看成了一分，一分一分的看成了一點。只把眼睛看的流眼淚。好不容易看到了十二點。胡亂的吃了兩口飯，連忙着够奔中央公園來了。到了裏邊一看，仍是遊人寥寥。自己坐在牡丹亭內，只得再耗時候。俗語說的好，釣魚等人坐牛車。這三樣事情，最是令人着急的。況且這宗約會，比等平常人又有不同。尤其令人心急了。也不知史勿悔心裏究竟怎麼着急。一直等到日落天黑，電燈四射，方纔看見一個女子，慢慢的走進牡丹亭來了。勿悔以爲必是秦愛蓮來了。連忙站起身來，脫帽鞠躬。口中說道：滅司愛蓮，好都由都。只聽那個女人說道：你這個人莫非是瘋子麼？甚麼叫滅司愛蓮？又甚麼叫好都由都？我同你本不認

「你爲甚麼要給我脫帽鞠躬，你一定不是好人，我告訴你，這個公園裏，是最講規矩的，你若不守規矩，我便拉你找巡警去，把你送到警察署，包管要罰你一個月的苦力呢。」史勿悔一聽此話，大失所望，心說：莫非秦愛蓮變了卦了。剛要說我本是你寫信約來的，怎麼你又說起這個話來了。正在要說沒說，抬頭一看，藉着電燈一照，哈哈，那裏是甚麼女學生，原來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半老婦人。這才知道是自己忙了，連忙又陪笑說道：「老大媽別生氣，我實在認錯了人了。」說着便又鞠了一躬。那個婦人看見史勿悔這麼瘋瘋顛顛的，到也笑了。遂說道：「我沒有這個德行，要你這樣的姪子，這不是遇見鬼了麼？」說着氣哼哼的走出去了。史勿悔看那婦人走遠，自己也嘆喟一聲的笑了。笑過之後，自己又發起愁來，暗暗說道：「莫非秦愛蓮不來了。」我想秦愛蓮是個新學界的分子，決不能失信於人。況且我們這宗事情，關於一生的問題，他既是誠意約我，無論如何也該彼此談談。那怕談的條件不合，然後雙方宣佈無效，那倒無的可怨。那裏能這樣不來呢？忽又想起他既是登報徵夫，料想這投函的人，決不能只我一個。至少也必有幾百個人，不入選的不計外，其已入選的，大概也總有幾十人。他既是這樣慎重求婚，他必要一一接洽，所約相會的地點，自然也有幾十處了。每一個人，都要仔細白試一番，豈不很費時限麼？噫呀，天下的美男子多得很多，究竟他看着誰合心如意，令人殊離揣測。萬一我要是落了第，那可把我坑死了。一時情腸九轉，說不盡相思之苦了。正在神不守舍的時候，忽聽一個人說道：「先生莫非姓史嗎？」史勿悔無意之中，經此一問，着實的嚇了一

跳 抬頭一看 又是一個女士 因為剛纔受了一回搶白 不敢即時回答 稍微定了定神 方纔說道 我姓史 請問先生貴姓 那個女子略笑了笑 遂由懷中取出一張壓花的名片來 遞在史勿悔的手中說道 這便是我的名片 史勿悔一看 上面印着秦愛蓮三個字 如獲珍寶一般 連忙笑道 原來先生便是秦愛蓮女士 遂也由兜子裏 取出自己的一張名片來 回遞秦愛蓮的手中 復說道 這是我的名片 秦愛蓮看了看 便又笑向史勿悔說道 先生請坐 於是他二人在桌子前對面坐下 史勿悔此時忸怩已極 心裡如同小鹿一般 突突的亂跳 也不知說甚麼話好了 秦愛蓮却倒大方 先把史勿悔打量一回 然後用着手巾 撫着下嘴唇 似笑不笑的說道 我自從接到先生的信和像片 我是極表歡迎 因為平常的日子 我們雙方都沒有餘暇 趕到今天星期日 特約先生在此處談談 說罷又笑了笑 史勿悔陪笑說道 多承先生美意 我那日見先生在自由報上登的告白 我讀過之後 表示極端歡迎 所以我今天來的很早 深恐來遲 有勞先生等候 秦愛蓮說道 如此更可見先生的誠意了 說着又把史勿悔帶笑的看了一眼 便不言語了 史勿悔未來的時候 本預備了多少言情的話 如今與秦愛蓮對面坐着 因見秦愛蓮肉光燦爛 香氣襲人 直不知要說甚麼話 方足表示親近呢 一時不得主張 反倒把臉急的腓紅 秦愛蓮看見這種樣子 復又笑了笑說道 我們既都是新社會的人 儘可不必太拘形迹 彼此有甚麼意見 可以發表出來 從長商議 史勿悔說道 先生說的是 我是沒有甚麼拘泥的 但是我的話很多 一時想不起來先說那一句 這兩句話原是

史勿悔心裏的事情 如今脫口說出 覺得有些不倫 不免把臉更紅了 秦愛蓮笑了笑說道 先生不必如此 我們這件事情 最是容易商量的 我把我的意思先對着先生表示出來 說一句極簡單的話我是滿意了 但不知先生表示甚麼態度 史勿悔連忙說道 我早就滿意了 秦愛蓮說道 雙方既都表示滿意 我們這第一步算是完全通過 我們便可研究條件了 如果把條件再通過 我們擇日便可結婚了 說能又向着史勿悔笑了笑 史勿悔說道 先生說的是先生說的是 先生還有甚麼條件 請即一一發表 我是無不贊成 秦愛蓮說道 關於此事的問題在我想着 須作兩個研究 第一個是結婚以前的研究 第二個是結婚以後的研究 我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但不知先生以爲何如 史勿悔說道 這個辦法 是極是極 快請先生說出 我是都可應允 秦愛蓮一看史勿悔 分明是個色慾驚心的人 自己越發有了主意 因又笑道 話雖如此 但是這婚姻的事情 關係着人種改造的問題 我們萬萬不可囫圇 總要切實的討論 不看將來生出許多惡感 設若陷於離婚的地步 反倒諸事不美了 史勿悔說道 是是快請先生說出 我們仔細討論 第一請問先生 我那徵夫的八個條件 先生都完全够資格麼 史勿悔說道 完全够資格 先生不相信時 儘可各另調查 如有一條不實 我是情甘認罰 秦愛蓮說道 如此很好 第二在未結婚以前 先生須要交在我的手中 兩千塊錢定婚禮 只此便是結婚以前的問題 先生可能認可麼 史勿悔說道 認可認可 秦愛蓮說道 先生既是完全認可 這結婚以前的事情 便算完全通過 我們再研究結婚以後的問題 按着我們

新社會普通的規矩 是信教自由 書信自由 行動自由 營業自由 言論自由 交友自由 吃穿自由 遊戲自由 以上這是普通的事了 我們可以不必細談 當然是一定的了 此外我還有兩個特別條件 一是金錢自由 先生你認可麼 史勿悔說道 認可認可 秦愛蓮說道 先生你可要把我的意思聽明白了 我所說的金錢自由 並不是我自己的金錢 自己處分 凡是你所有的金錢 我要隨便處分 無論今乎你的意思不合 你是沒有反對我的權力 你能認可麼 史勿悔心說 這個條件 果然有些特別 但是我們既然作了夫妻 俗語說的好 一日夫妻百日恩 他還能給我胡花亂用麼 遂說道 認可認可 秦愛蓮說道 這二個特別條件 可是更覺難了 凡是你一切的事情 無論作甚麼官 作甚麼事 組織甚麼政黨 辦理甚麼會務 以至你的吃喝穿戴 一舉一動的事情 都得聽我指揮 我教你怎麼樣 你纔能怎麼樣 比方你將來當了議員 我讓你給誰帮忙 你就得給誰帮忙 我讓你在議場裏搗亂 你就不能裝老實 我讓你裝老實 你就不能去搗亂 我讓你打嘴吧 你就不能扔墨盒 我教你拍桌子 你就不能怕手疼 我教你罵人 你就不能怕開口 再比方你要作了買賣 我教你預備甚麼貨 你就得預備甚麼貨 我教你用某人 你就得用某人 我教你關門收市 你就不准再開張 甚至你穿的衣服 戴的帽子 我教你穿華絲葛 你就不能穿哩嗶 我教你戴呢帽 你就不能戴紗帽 吃食一層 我教你吃糟蛋 你就不能吃大葱 諸事以此類推 處處你要誠意的服從我 先生這個條件 你可能認可麼 史勿悔聽了這一番話 不免嚇了一身冷汗 陪笑說道

如此一說 我的生活事業 竟自要在先生的口中取決呢 這麼一說 我豈不成了一個亡國奴的丈夫了麼 秦愛蓮冷笑說道 如此一說 先生你還不能算是真正新社會的人 你要須知道新社會的第一個大主張 就是解放婦女 怎麼才叫解放婦女呢 就是把國家社會家庭夫妻一切權利 都要雙手付於婦女 聽憑婦女處分 男子越是服從女子 越顯得男子的新知識程度高 我想世界上如我們兩個人的程度 在這新社會之中 不能不算極優秀的分子了 況且我們又是先覺 我們在這新知識學校裏 受了多少年的教育 我們的懷抱 到底是些甚麼事呢 我們不是主張改造中國 及改造世界麼 但是這改造的問題 十分複雜 第一個大問題 便是解放婦女 把這現在解脫社會的怪現象 卽如甚麼女子的三從四德 男在外女在內這些個不通之論 一概推翻 從新建造新式國家 新式社會 新式家庭 新式夫妻 有了這麼許多新式的構造 然後纔能生育新式的兒女 這新式的兒女 便算新式的國民了 由這些新式的國民 再組織新式家庭 新式社會 新式國家 新式世界 然後這纔富國強民 在地球之上稱霸稱雄呢 否則諸事仍然泥古 或是半古半新 弄成了不驢不馬 豈不反倒遺笑大方麼 我們既是新社會的優秀分子 我們應當首先提倡 以本身給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們 作個極有價值的標本 無論如何 必要把這女權不可侵犯的大主旨 作到一萬多分 那纔是我們同志的一番大事業呢 果然如此 將來不愁不銅像巍巍 作個改造夫妻的鼻祖呢 史勿侮說道 先生這番偉論 足可令人頓開茅塞 但是要是這麼一來 豈不又變成女子專制男子了

歷 秦愛蓮由鼻子裏笑了一聲說道 怎麼你先生一開口 便是些不遜之論呢 試問新社會上最流行的詞 却是尊重女權 沒聽說有尊重男權的話 既是尊重女權 究竟男人於女人應當怎麼樣 纔叫作尊 又應當怎麼樣 纔叫作重 又應當怎麼樣 女子纔有權利 你先生捫心思想 不是要這樣翻轉過來 何以叫作改造夫妻呢 夫妻既不能根本的改造 推之家庭社會國家 豈不仍是齷齪不堪麼 說至此處 划了一根洋火 點着了一隻香烟 吸了兩口 接着又似笑不笑的說道 我們既是同志 這些話都是我們素日所主張的 何必一一剖解 我們儘可速爲表示 認可呢 我們以後便是夫妻 不認可呢 我們卽時取消此議 想先生學問淵博 志向高超 將來也不愁無得意的妻子 我雖然知識缺欠 像貌醜陋 將來也不愁無得意的丈夫 況且我此次登報徵夫 聞風投函的人 不下五百多個 難道除去你先生之外 就沒有第二個傾心服從的麼 現在時候也不早了 請先生快些表示 我還要往女子議員運動會起一件草稿呢 說着站起身來 便要作出要走的樣子 史勿悔在電燈之下 看着秦愛蓮的模樣兒 實在別有動人之處 再說聽他的口齒這麼鋒利 將來一定不可限量 暗暗說道 時乎時乎不再來 此機萬不可失 於是陪笑說道 先生請坐 先生所發的議論 句句都是珠璣 我史勿悔雖然資質蠢鈍 我也佩服的五體投地了 秦愛蓮不等史勿悔說完 接口說道 這些佩服不佩服的門面話 我們新社會的人 儘可不說 現在就請先生表示態度 我這特別的兩個條件 先生你是承認還是否認 只用你先生說出兩個字來 我們這個談話會 就算完全解

決了。史勿悔破秦愛蓮構的沒有法子，只得說道：「承認承認。」秦愛蓮說道：「我的條件，先生，你都承認了麼？」史勿悔說道：「一切特別與不特別的條件，我是完全承認了。」秦愛蓮笑道：「於此可見先生你是真尊重解放了。但是我們決不是沒有程度的人。我們辦起事來，總得處處合著法律的知識。請你先生按着我的條件，清清楚楚的寫一紙來，交在我的手中，作為我嫁你終身的證據。」然後我們彼此再交換信件，擇日登報結婚。我還有一件事情，更要聲明出來。我們交換信物之後，務要提前結婚，免得說到此處用着手絹一撫嘴，彷彿像是害臊。兩頰却又未紅，跟着又笑了，笑說道：「你先生以為何如？」史勿悔看見這種文明樣子，幾乎把魂勾了去。連忙說道：「先生說的是，我也是贊成提前結婚。」遂又皺着眉毛說道：「噯呀，這一紙條件書，教我上那裏去寫呢？」秦愛蓮說道：「先生若不棄嫌，請到我的家裡坐坐。我那裏中外各國的紙筆很多，但不知先生帶着圖章沒有？」史勿悔說道：「帶着呢。帶着呢。」秦愛蓮說道：「先生既是帶着圖章，何妨到舍下坐一坐呢？」史勿悔說道：「好極了，好極了。那麼我便跟着先生走一遭罷。」說着他二人站起身來，便要出園而去。秦愛蓮說道：「先生在這裏先站一站，我在這裏借個電話。」告訴我的僕人，教他們預備紅茶汽水。史勿悔說道：「先生請便。」秦愛蓮遂走入一家茶社，打了一個電話說道：「你們閒人都散散，少時我要同着一個人到家裏去。」那邊應聲照辦。他遂又走出茶社，和史勿悔說道：「我有些走不動了，請先生攙攙我罷。」於是他二人胳膊架胳膊，說說笑笑的走出公園，叫了兩輛車子，够奔公園里而來，到了門外下車，一按電鈴。

早有人攔開電門迎接出來。秦愛蓮吩咐僕人開發了車錢。他二人仍然跨着賂膊走入。那位說了：「有那麼寬的門口麼？」哈哈。諸位那裏知道。原來秦愛蓮住的房子，是個大門套小門。一個人走的時候，叫開小門便可出入了。兩個人架着賂膊一走，不免要把大門開開。這都是僕人的事情，不必多述。那位又說了：「那麼走到屋內，又是怎麼進去的呢？」浮鷗說道：「他們既是尊重女權的人，少不得斜着身子。」女先男後，算是秦愛蓮把史勿悔拉進來了。閒言不叙。且說他二人走到屋中，在當地下一張圓桌前，對面坐下。早有僕人開烟捲，划洋火，倒汽水，泡紅茶。史勿悔吸着烟，喝着汽水，不免在屋中四下一望。原來這個屋子裏，並沒有多少桌椅，仔細一看，却是兩間一連連的房子。外邊這一間，當地下放着一張小圓桌，圍着桌子只有四把椅子。桌子後邊，擺着一架小風琴。風琴之前，又有一把椅子。外屋此而已。裏間屋內，靠着窗戶擺着一個大書案，書案上中外的紙筆俱全。桌子左邊，立着一個書隔子。上面擺着許多洋裝的書籍。桌子後邊，便是一架大床，上面蓋着一塊白布牀單子。甚麼樣的被褥，却是看不出來。這些個傢俱本不出奇。史勿悔四圍一看，不覺精神大為恍惚。若不是素日有體操的功夫，只怕就要由椅子上栽下來了。看官，你道是怎麼一回子事？哈哈。說來這新社會上的人，真有些特別的新奇思想。原來圍這兩間屋子的牆上，大大小小，懸着一百多張像片。迎着門有一張最大的，約有四尺多長，却是秦愛蓮本人一張最得意裸體之像。仿照西法自由神的站法，手裏拿着一條白紗，高高舉着兩隻手。那塊紗好像迷迷離離的纏住身子。兩個雪

乳和一雙蘇州式的天然脚，却看得千分逼真。這還不算，最足令人驚魂失魄的，就是秦愛蓮的頭像。照得最好，兩個杏眼睜縫着，似笑而不笑，上牙却咬着一點下嘴唇子。史勿悔仔細看了兩眼，再也忍不住了。大聲說道：「先生這張像片，照的可太好了。」秦愛蓮笑道：「先生那裡知道，我這一張像直不知費了多少時候，經了多少高人指教，方纔得着這個結果。這可不是一天兩天可以研究出來的。」說着又笑了，笑着說道：「若沒有這樣的研究，也表示不出來我們改造的精神。」史勿悔聽到此處，事不由己，忙着站起身來，對着秦愛蓮這張裸體像片，恭恭敬敬的鞠了三躬，不由得又信口說道：「解放萬歲，自由萬歲，秦愛蓮女士萬歲。」鞠完了三個躬，復又走到像片跟前，定睛細看一回，看着看着，神魂早已有些飄飄不定了。秦愛蓮說道：「這一張是我一個最得意的像片，其餘這一張，也有我的，也有我朋友的。」雖說沒有這麼自然，倒都還有些可觀之處。先生何妨一併賞鑒，並可評論到底那一張真好。先生也可判別分數，史勿悔連連答應，遂一張一張的看了一遍。其神像自然是各有不同了，也有站着的，也有立着的，也有躺着的，也有全身的，也有半身的，也有用手托腮的，也有用一個手個頭支頤的，或露着胸，或露着腿，種種變化各有不同。史勿悔看過一週，大加讚許，極口說道：「難得這些位女先生們，個個這麼心思巧妙，鉤心鬪角，真是無美不備。」將來這一般女先生，要作了國民之母，中華民國何愁不根本改造。遂向秦愛蓮說道：「請問先生，這些位女同胞，都是甚麼學校的學生，他們都是那裏的人？」秦愛蓮說道：「其中多半是我們新知識學校的同學，其

餘便是審美學校 和言情學校本科的學生 那一省的大都有 這便是主張改造最有程度的人 你只看他們這種形態 便可知他們心裡的學識了 將來到了夫妻公開的時代 這些位先進的女鼻祖 只怕成日成夜的忙不過來呢 史勿悔聽了此話 精神又要恍惚 急忙定了定神 說道 難得難得 秦愛蓮說道 我們暫且不必說這些閒話 還是辦理我們的正事罷 那邊書桌子上 紙筆俱全 先生先把俗們定婚的條件 寫出一紙來 交在我手 以後雙方提前商量 結婚 我們女界裏 還有多少的事情 要求先生你多幫忙呢 史勿悔說道 是是 我一定幫忙 自要是我作的到的 我是萬死不辭 於是來到書案之前 找出一張紙來 問着秦愛蓮說道 這一條件應當怎麼寫 還求先生指教 秦愛蓮說道 這條件上的意思 便是我們剛纔在公園裏說的話 你在頭裏加上幾句序子 後邊便把這些條件 一條一條的寫出來 自要大意不錯 你親簽押蓋章 這個問題 也就完全解決了 史勿悔說道 不錯不錯 那麼還求先生說說 我便按着先生的意思寫來 秦愛蓮笑道 這麼一點事情 你都辦不了 不是太客氣了麼 請你躲開 我給你起一個底子 你自己照辦一紙罷 史勿悔也笑道 不是我客氣 我倒實在是辦不了 秦愛蓮輕輕啣了一口 帶笑說道 你可真成了銀樣蠟槍頭了 於是把史勿悔拉開 秦愛蓮扒在書案上 有如飛龍走蛇一般 不大的工夫 早把底子起好 自己又從頭看了一遍 有不妥當的地方 又勾抹塗改了一回 然後說道 我的的意思如此 請你先生自己再酌斟斟酌罷 史勿悔連聲稱是 遂把這個草稿 拿過來一看 只見上面寫着一串大字的題目

是秦愛蓮女士。史勿悔先生定婚底條件證書。史勿悔一看，便笑着說道：「這個題目十分醒眼。足見先生你是學有根底了。」叫這一個底字，尤足表示先生是個新學的通人。佩服佩服。秦愛蓮說道：「這一會子我們辦事要緊，請先生先不必發獎我罷。」史勿悔答應了一聲，是接着又往下看。見下邊便是些小字了。寫道是我底名字叫史勿悔，是中華民國京兆所屬底人。現在新知識學校肄業。我底主張是贊成解放改造底。一天我往自由報上，看見秦愛蓮女士登報徵夫。我恭敬敬底看了她這個告白。由腦筋裏表示佩服。她底徵夫格式，是一無論何國何地底人，自要是完全男子，即為合格。二年紀須在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三面貌秀麗，身體健壯。素無嗜好及花柳病者。四須有中學以上及同等資格者。五須有一萬元以上不動產者。六須有獨立資格，不受家庭管轄者。七須有終身不二色底志願者。八須有誠意尊重女權者。以上這八個條件，便是秦愛蓮徵夫底格式。我史勿悔件件都够資格。因為我信仰她底學識，尊重她底主張，羨慕她底容貌，我添應徵投函。多承秦愛蓮女士青睞，把我約在公園牡丹亭裏，作彼此定婚條件底談話。今再將我們定婚條件述下：一史勿悔須有以上底資格。如有不實之處，情甘認罰五千元底賠償名譽金。二在定婚之時，史勿悔須要贈送秦愛蓮二千元底定婚禮。以上是定婚底兩個條件。今再將結婚以後底條件述下：一信教自由。二書信自由。三行動自由。四營業自由。五言論自由。六交友自由。七吃穿自由。八遊戲自由。九史勿悔所有底金錢，聽憑秦愛蓮處分。史勿悔無過問底權力。十凡史勿悔為官為商，在社

會上辦理底各事。處處服從秦愛蓮底指揮。史勿悔沒有獨斷獨行底權力。以上是史勿悔和秦
孫蓮。自由結婚前後底條件。雙方尊重信約。如有違背之處。准秦愛蓮一人提起訴訟。聲明
離婚。史勿悔應賠送秦愛蓮一萬元底離婚費。償萬斯年。永無改悔。中華民國年月日。秦愛
蓮。史勿悔。底下便是雙方簽字的地方。史勿悔看了一回。心裡也着實的有些害怕。暗暗盤
算說道。這些條件雖然新穎。怎奈我這一方面未免太吃虧了。又一想方纔秦愛蓮的話很有
理。我們既是新社會的優秀分子。我們應當首先提倡。以本身給姐姐哥哥妹妹弟弟們。作個
極有價值的標本。有了這樣的成績。將來真不愁銅像巍巍。作個改造夫妻的鼻祖呢。正在暗
暗思忖。忽聽秦愛蓮說道。先生你看我起的這個底子。要得要不得。其中要有不順的地方。
請你先生斧削斧削。史勿悔說道。很好很好。先生草的這個草稿。不但意思周到。並且詞句文
雅。不必說近世的文藝比不了。就是古代的唐宋八家。把他們綑到一處。也作不了這漂亮
的文字。秦愛蓮笑道。你先生說話。又有些不倫不類了。你須知道。俗們新社會上的人。這筆
法文調。原是由外國文變像來的。與唐宋八家這些腐敗文字。根本上是決不相干的。豈能同
日而語。說罷頗有自矜的樣子。史勿悔知道。這話又說的不在行了。不免面熟耳赤。連忙說
道。誠然誠然。唐宋八家的文字。本來要不得。還是瑞得兒的文法顯着時髦。秦愛蓮說道。
我們這些話。可以不說。我只問你先生。看着我這個稿子。用得用不得。史勿悔說道。怎麼
田不得。正是一篇好文字麼。秦愛蓮說道。既是能用。請你先生赶快照騰一紙。我們這個問

題 豈不完全解決了 我們既是贊成提前結婚 這其中還有很多的事情 我們還要一步一步的進行呢 史勿悔說道 先生說的是 我們結婚總是越快越好 秦愛蓮笑道 既是如此你就快些寫罷 史勿悔遂扒在書案上 忙着騰寫了一紙 自己先校對了一番 然後遞在秦愛蓮之手 秦愛蓮從頭看了一遍 並無錯字 自己先在名字之下 簽了一個押 蓋了一個圖章 復又遞在史勿悔之手 請其簽字蓋章 史勿悔知不可却 遂也在自己名字之下 簽了一個押 蓋了一個圖章 秦愛蓮看了看收在懷內 復又說道 我們這件大問題 算是完全解決了 先生今日回家 須要在三天之內 將這二千元 的定婚禮 即時送了過來 我們便可擇日登報 宣布結婚了 史勿悔說道 是是 我今天回去 必要急以預備此款 三日之內 一定如數送到 秦愛蓮說道 既然如此 我也不留着你在此坐着了 你們雙方提前辦事要緊 史勿悔不便再坐着 只得起身告辭 秦愛蓮早已把纖纖玉手 遞過來一隻 史勿悔緊緊拉着 不知不覺的把這秦愛蓮的自由手 拉往鼻子尖兒上 縱着鼻樑骨 着實的聞了幾聞 半日捨不得換出這口氣來 秦愛蓮略把腦袋攔了攔 便又把手奪回來了 低聲說道 你你你快 底下是甚麼話 便不肯說出來了 史勿悔聽了這半句話 方把這口氣換出 連連答道 快快 決不慢了 秦愛蓮又笑了笑說道 古得拜 史勿悔方纔懶懶的往外走 這裏秦愛蓮隨手按了按電鈴 只聽外邊一陣叮噹之聲 僕人早已拍的一聲 把衙門的電門拈開 史勿悔往外一走 一時心裏迷糊 腿腳發軟 不留神把腦袋碰在門框上 只聽崩的一聲 急忙撫着腦門子 因為秦愛蓮在後邊相

送 未便硬啣出來 只得咬了咬牙 低着頭往外走了 秦愛蓮送出門外 彼此對鞠一躬 同聲又說了一聲古得拜 秦愛蓮走了進去 史勿悔方纔叫車回家 一路之上 想着剛纔的情形 好生歡喜 到了家內 本想即時把這話和他父母說明 因為陳氏已睡 看了看壁上四鐘 長指到了一點 於是拉過被來 便想暫時睡去 有甚麼話天亮再說 誰知心裏情願作祟 再也沒有法來睡着 及至有些困意了 又覺得腦門子甚疼 拈亮了燈 拿過來鏡子一照 方知眉毛之上分髮之下 碰裂了許多的小口子 順着傷口津津的流血 自己看了 又是好氣 又是好恨 氣的是自己為甚麼這麼迷惑 稍微鎮靜些 何至如此 恨的是倘或日內不好 門面上發生這種不乾淨的障礙傷 豈不與觀瞻上 大減光色 怎奈已竟碰了 又有何說 忙着敷上了黃礬 因為心裏有這一種的不痛快 反倒把情願打出腦筋之外了 於是昏昏睡去 一覺醒來 日光上窗 起身漱口洗臉 跑到學校裏 把這一天的功課交代完了 忙着回到家內 先用着鏡子 照了照腦門子傷痕 所幸已有大半好了的 於是來到上房 恰值史之金出門未回 只有陳氏一人坐在屋中 陳氏看見史勿悔走進來 因問道 你昨天上那裏去了 我正要事情要和你說 各處 你都找不着 史勿悔說道 我昨天有一個要緊的約會 足足的忙了一天 方算把這件事情完全妥了 陳氏說道 甚麼事呢 史勿悔說道 先請母親給我兩千塊錢 我再慢慢對着母親說明 陳氏說道 你先說來到底是甚麼事 如果是正當事情 我再設法和 you 父親說 給你湊出此款 史勿悔說道 這件事情極為正當了 我要和母親一說 包管母親立刻款

喜了 我現正已與一位極有新知識的女士 昨天定了婚約 我一經把定婚費交付他 我們便可提前結婚 母親請想 這不是一件極正當的事麼 自古說的好 男大須婚 女大須嫁 過個一年二載 母親一抱孫子 豈不又是家庭之中 一件大樂事麼 陳氏聽了大怒說 你這個孩子可是越發胡鬧起來了 你本來是有媳婦的人 怎麼又和甚麼女士再結婚呢 停妻再娶 難道你就不怕犯重婚罪麼 快些把這個女士打退 千萬不要胡鬧 史勿悔說道 不瞞母親說 這個女士已經和我正式立了條約 再也沒有法子打退了 陳氏說道 你們既沒有放過定禮 便不算有甚麼條約 快些打退了 免得生出來多少是非 史勿悔說道 我雖然未曾放過定禮 但是這結婚的條件 我已竟給他親筆寫好 簽名蓋章 這是決意不能反悔的 陳氏說道 婚嫁之事有甚麼條約 我活了這麼大 實在沒聽說過 你且說來 你給他親筆寫的甚麼條約 史勿悔遂把他給秦愛蓮寫的字據 大概的意思 對着陳氏說了一遍 陳氏說道 這麼一說 這個女士竟是在報上登廣告徵夫那個人了 史勿悔說道 不錯不錯 正是這個秦愛蓮女士 陳氏大怒說道 你與他定了這樣的婚約 如果要你把他娶到家來 不必說你元配的媳婦 沒有一點地步了 就是你父親和我 都要受他的無禮 你自己還要處處受他的管轄 這宗不講理的媳婦 我家要他何用 快些給我打退 我是決不認可的 史勿悔說道 母親不要生氣 聽我細細的和母親說 想這個秦愛蓮女士 在我們中國女界之中 真要算得第一個人了 不但新學淵博 並且姿容甚好 我與他成了百年的夫妻 真是我一生之幸 千載一

時 豈可得而復失 陳氏發氣說道 甚麼叫千載一時 分明你是我家的敗子 天地間那有這種辦法 我雖然腦筋舊些 也沒有這個理 試問他還是嫁在伊們家 還是伊們家嫁給他呢 再說他這八個條件 你也沒有這種資格 你如今正在求學的時候 事事都是仗着父母生活 你那有甚麼獨立的能力 你既沒有獨立的能力 你這一萬元以上的家產 現在那裏呢 又況且你本是有婦之夫 你的本媳婦也是名家之女 他要是聽說你又討了這個人 他豈能甘心萬一他要把你告了下來 人家手中有正式婚書的 你這軍婚的罪名 馬上坐成 怎麼你也擺脫不開呢 史勿悔說道 這一層還要多求母親維持 無論如何 母親必要把這紙婚書要回來 那怕我們多給他幾個錢 總要辦得我們兩個人 沒有一點關係纔好 陳氏說道 人都是父母所生 我也是養兒養女的人 這 沒有道理的事情 我和你父親都是作不到的 你要是史家的好子孫 你就即刻把這個秦愛蓮打退 好生把你的本媳婦接回家來 並且我聽說你的本媳婦 近來在他娘家 也會專心攻讀 這會子只怕眼前的字 他都認識的不少了呢 能够這樣 你就算是史家的好子孫了 昨天我找你 正是爲着你媳婦的事情 沒想到你又這麼胡鬧起來 你教我們作父母的怎麼辦 史勿悔說道 唐氏既已久歸娘家 我們兩個人 便算無形之中脫離關係了 稍有不妥之處 就是我們那份婚書 母親如能將這婚書要了回來 伊家即時把他的鞋奩之物全數送回 並且還給他寫一張字據 聽憑唐氏改嫁 我們是決意不過問的 陳氏不等說完 照着史勿悔的臉 狠狠的啐了一口 大聲罵道 好孩子 你這年輕輕兒的人

怎麼這麼作事 你也不想想人家唐家是個甚麼人家 你丈人唐秀亭 雖然不是甚麼禮讓之家 也是真正農商之族 在北京這個地方 經商多年 商界裏題起來 誰不知道唐秀亭是個很有作爲的人 他的女兒 既是給了你作媳婦，那就是終身刻了版了。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無論你們夫妻怎麼不和氣，人家既是沒犯七出之罪，人家就不能和你們脫離關係。再說你這個媳婦，模樣端正，性情溫和，事奉公婆，服侍丈夫，每日起早睡晚，放下炕上的，就是地下的，除了洗就是做，成天際不多言不多語，我這會子想起來，真算一個賢德媳婦。分明打着燈籠都找不着，你這孩子這麼天日不懂，到底他有甚麼不好了，你這樣的反對他，事到如今，你說不要他，就不要他。人家唐家能够聽你這麼一說，就把婚書給退回來麼？還告訴你說，你丈人現在改商爲官，已經受了蘇州關監督的聘請，不日便要起身，只爲你們兩個人這一件事，你丈人曾上我家來了兩次，請問我和你父親，你媳婦這一層，應當怎麼辦，人家說的很好，出了門子的姑奶奶，只能當作親戚看望，此次前往蘇州作事，不能帶着姑奶奶，要請我家急速把你媳婦接回家來，要不然你丈人也要親身送回，人家好忙着起身。你現在應當聽從父母的話，立刻到你丈人家，說幾句好話，把他接回家來，那纔是個正經道理。你不但不能這樣，反倒索興和人家斷了關係，你是我親生養的兒子，也是父母所生，你不是由石頭子兒裏蹦出來的，你也不是外國父母生的，你怎麼這麼狠心作事，不念一點夫妻之情，你要是這個樣子，你父親和我認爲是斷了後，連你索興都不要了，你們愛怎麼鬧，由

着你們去。我們老夫妻倒落個心淨。免得爲着你們的事情。反倒把父母累的日夜憂心。要像你這樣的兒子。真是不如沒有。說能眼淚早已流下來了。史勿悔說道。母親不必傷心。這是一件極可喜的事情呢。陳氏說道。胡說胡說。快些穿好了衣裳。到你丈人家。把你的媳婦接了回來。我和你使不生氣了。否則你就即時給我走出。回頭我便派人到報館裏。登一段聲明告白。把你這些不肖的事情。對着社會上說說。從此你也不算我的兒子。我們也不算你的父母了。史勿悔到了此時大大的不得主意了。本想再和他母親。講些個新學說。因見他母親滿面淚痕。知道是生氣到於極點了。萬一要是真在報上登了告白。我史勿悔以後還怎麼再充解放的先覺呢。萬分沒有法子。只得暫時取消解放的自由。仍然遵從家庭的專制。說來這也是英雄不得已。一時的權變之計。遂跪在陳氏的面前。流淚說道。母親無論怎樣。也要救孩兒的命。母親又有我這麼一個兒子。母親若不救我。孩兒就要死無葬身之地了。陳氏知道他兒子史勿悔。向來是主張握手接吻脫帽鞠躬這些個禮的。對於跪拜這一層。早已根本反對。如今忽然見他兒子跪在前面。說了兩句當兒子哀求母親的話。陳氏不免大吃一驚。反倒覺着有些過意不去了。看官看到此處。必說作者形容的太過了。無論多們維新的兒子。給他養身的父母跪着。他父母也不至大吃一驚過意不去。這豈不形容的過火了麼。作者說道。看官那裏知道。近年這種新學說發揚以來。在我們這種不開通的人看着。真有些奇怪的地方呢。記得有一個自稱新學祖鼻的人。他曾在上海作過一首新禮詩。其中有幾句驚人的意旨。大概的

意思說的是父親是甚麼東西 他若不好淫 那裏有甚麼兒子 彼此都是一樣底國民 應當尊重平等自由 不應當提倡孝道 作者曾在上海某報 看見他這首解放自由的新體詩（記不清是那一種報了 但是上海小說時報 也會記述他的這首詩 人家也是反對的 想常閱上海報紙的 必知作者這話不假了）自從他這首詩登在報上 一般講究新知識的人 無不贊成不到幾天的功夫 上海便出來兩件逆案 一個是殺母親的 一個是殺父親的 這兩個兇手都叫甚麼生（請查上海審判廳的判決案 便知底蘊）當在開審的時候 兩個兇手都在堂上大說這是自由 後來各方面都說某人這首詩 太不成個事體了 幾乎要把某人逐出界外 某人自知不妙 遂又在報上改正 說父親是甚麼東西這一首詩 不是他作的 是別人假冒他的名字作的 當時算是把這風潮壓下去了 後來這個人 聽說又往北邊來了 一般尊重新知識的人 還是信仰他了不得呢 看官請看 卽以這件事情說起 史勿悔本來也是新學界優秀的分子 一天不說幾十句解放 分明不能過日子 那裏還有甚麼父母兒女的階級呢 今日居然給他母親下了一跪 陳氏不免有些受寵若驚 自己倒那些不好意思起來 遂說道 我的兒 你不要如此有甚麼話儘管和我商量 誰護你是我的兒子呢 史勿悔聽他母親這麼一說 越發有了主張了 索性把眼淚也擠出來了 跪在地下說道 請母親疼兒子 無論如何 這件問題 要求母親根本上給我解決了 母親點了頭孩兒纔敢起來 說着又往外擗眼淚 自古說的好 虎毒不吃子 況且老婦之其愛憐少子 陳氏見他兒子這麼着急 不由得心又軟了 也不管這件事情 多

們難辦 便點頭應道 你起來 你起來 不看跪疼了磕膝蓋 你真是我的冤家就是了 爲娘給你斯理 你快些說來怎麼辦 史勿悔方纔站起身來說道 多謝母親 母親要把我這件事情辦妥 孩兒有生出的幸福 都是母親所賜了 陳氏說道 依你之見 打算怎麼辦快快說來 史勿悔說道 我那以前的丈人他不要往蘇州作事去麼 母親便索興把這話和他們說明白了 教他儘管帶着他女兒前去 如有相當的人儘可教他女兒另行改嫁 乾脆一句話 孩兒是決意和他離婚 一面請母親給我兩千塊錢 我要即時和秦愛蓮定婚 要說這秦愛蓮的知識學問以及模樣兒性格兒 真要算中國女界裏第一個人 母親一看見他 包管表示贊成 陳氏說道 這麼一說你還是停妻另娶呀 我想你丈人和你媳婦 他們必不認可 暫時教他們上蘇州則可 若說退還婚書從此離婚作爲兩無關係 我看一定是很難辦到 這方面既是辦不清楚 你若糊裏糊塗的 又和秦愛蓮結婚 就便你丈人和你媳婦不聞不問 日子一長 有個不透風的牆壁 秦愛蓮他要知道你原來是有婦之夫 怕他不和你鬧翻了天呢 你也不是糊塗孩子 這些問題都在這裡擺着呢 你說我這當母親的 應當給你怎麼辦 無論怎麼說 我也得辦的下去呀 史勿悔說道 除非母親不肯疼兒子 那就沒有辦法子 母親若肯疼兒子 把唐黍亭找來 和他如此這般一說 軟一障硬一陣 怕他不赶快把婚書退還俗們呢 母親只想這一個理 夫妻場中既是不和美 赶快兩下離婚 倒是雙方的幸福 要不然譬拗一輩了 豈不是都不好麼 陳氏嘆了一口氣說道 罷了罷了 人家有兒子 媳婦 都要孝順老子娘 我這個有兒子兒媳婦的 不但不盡你們的孝順

反倒給你們辦這些爲難的事。你先去罷。容我再好生思慮思慮。史勿悔又跪下說道：「孩兒與秦愛蓮的事情，三天之內就要解決，請母親千萬多疼兒子。今天把這件事情辦解決了，明天我好給秦愛蓮送完婚禮去。」陳氏說道：「這件事情極費手續，那裏有這麼容易，還不定辦的到辦不到呢。」史勿悔又撒嬌撒痴的說道：「好歹母親要給兒子辦到了，孩兒的性命都在母親的手心裏呢。」陳氏真叫沒有法子，只得說道：「你先去罷，容我回頭和你父親商量商量。」史勿悔又說：「求母親在我父親面前，千萬說好着點兒，孩兒要感激母親一輩子呢。」說罷這纔退出，回到自己的屋子，不免又踱必司地念了一陣英文，說來也巧，唐秀亭因爲急於動身，爲着女兒的事情沒有解決，心裡熬煎的不得了，等了兩天，不見史家來信，自己又來詢問，當時和陳氏見面，彼此施禮落坐，便問這件事情，親家太太可有甚麼辦法了麼？陳氏聽了此話，半日不能回答，急的沒有主意，止不住的滾滾落淚。唐秀亭一看這個樣子，知道這件事情不好辦了，遂嘆了一口氣說道：「親家太太不必如此，我們就是沒有他們兩個小孩子的關係，我們也是至交，親家太太有甚麼爲難的話，儘管說出，兩下往一塊兒裏商量。」陳氏流淚說道：「處在這宗雜新的時候，真也教我沒有法子說了，誰說我自己養的兒子不爭氣，待怨誰來？」我現在先說一句要緊的話罷，我這個忤逆子，簡直的不要他媳婦了，請想咱們彼此都是甚麼人家，這宗無理的事情，我怎麼辦的到呢？誰知這個忤逆孩子，他說的倒也有些道理，他說他們夫妻兩個，既是這麼不投緣，勉強給他們捏到一處，不但不是他們夫妻的幸福，並且在家

庭之中 還要多加一分憂愁 與其將來出了甚麼意外之事 何如現在含養忍恥的 兩下裏脫離了夫妻的關係 倒也免得日後的磨煩 我的嘴幾乎說破了 他只是咬定牙關 非此不可 請想教我怎麼辦 說罷又流下淚來 唐秀亭聽了大怒 但是事到如今 生氣暴躁 那是一點用處沒有的 遂又壓住了氣 勉強陪笑說道 那麼我們姑爺 打算甚麼主意呢 陳氏說道 我不是都說了麼 乾脆一句話 他簡直的要和您的女兒離婚 唐秀亭說道 親家太太沒照他因為甚麼要和我女兒離婚呢 陳氏說道 他那裏有甚麼正經說話 總說彼此宗旨不同 處在這宗年月 夫妻的事情關係不淺 不能含混將就 唐秀亭說道 我說一句無理的話 這本是小孩子的胡說白道 難道二位親家就不管管他麼 他無論怎麼維新 他也是二位親家的兒子 難道他就不聽父母的話麼 親家太太不知道 他要是無故休妻 我們也應具理起訴呢 陳氏說道 我怎麼不知道 並且他還要與甚麼新知識學校的女生 自由結婚 這豈不是犯着重婚罪麼 我就因為這個事情 把我急的甚麼似的 要說管呢 我們夫妻也沒短和他費話 怎奈我們這個孩子 天生來的不是好孩子 當父母的為他急死 也是不中用 要題起您的女兒來 在我看看 真算一個賢德媳婦了 他偏偏和他這麼反對 您說教我們當父母的有麼法子 說罷淚流不止 唐秀亭本來要和史家 說點兒甚麼 今見陳氏這麼一說 又兼不住的流淚 反倒沒有主意了 遂嘆了一口氣說道 如此看來 這可真是前生的冤孽 親家太太您給我想想 我家裡成年際養着姑奶奶 倘或被親親友友 大家談說起來 我算一個甚麼人呢

陳氏說道：「誰說不是呢？你們都是養兒女的人，難道這分難處，我就不知道麼？」唐秀亭思忖了會子，仍然沒有辦法，只得流了幾點眼淚說道：「我倒有一個辦法，令郎既是這麼固執，我就是勉強把我們姑奶奶送到您的府上來，料想也沒有甚麼好處，我請示親家太太，我現在先把他帶往蘇州去，多會子令郎有了回心轉意，請親家太太賞我一個信，我再急速把我們姑奶奶送回，我的意思如此，不知親家太太以為如何？」陳氏說道：「這個法子固然是很好了，但是我們這個逆子，他現在又要與別的女士結婚，你們這一層關係，辦理的不清楚，將來豈不仍是麻煩麼？」唐秀亭說道：「那麼依着親家太太，應當怎麼辦呢？」陳氏說道：「我們這話一點兒理都沒有，教我怎麼往外說？」唐秀亭說道：「不要緊，不要緊，事到如今，我們都穿着說客氣話了，親家太太到底是甚麼主意，請您說出來罷。」陳氏說道：「要打算辦的清楚，沒有別的法子，只好請親家老爺，把他們的婚書退了回來。」唐秀亭冷笑說道：「這件事情却是辦不到了，要是那麼一來，我們唐家夫復成何事體了？」陳氏說道：「我也明知是辦不到，怎奈我這個逆子，他是非此不可，這不是要我的命麼？」唐秀亭說道：「我到有一個辦法，明天我帶着我們姑奶奶走我們的，令郎愛與那個自由結婚，請他隨使，我們決不過問，那怕他一輩子沒有回心轉意，我便養活我們姑奶奶一輩子，無論如何，我是決不和他起訴。」比方我們姑奶奶有個好兒歹兒的，人吃五穀雜糧，沒有不生病的，說一句乾脆的話，他要是半路途申死了，我還得把我們姑奶奶屍骨送回，親家太太您也明白這個理，我們家出門子的姑奶奶，不能再往我們

墳地裡埋。這會子婚書要是退回，將來又有甚麼把握呢？我看惟有這麼一個辦法，要說教我們姑奶奶另行改嫁，這件事簡直的辦不到。陳氏說道：「這個法子固然是很好了，但是我們這一方面，究竟有些不甘心。」萬一唐秀亭不等陳氏說完，接口說道：「還是那一句話，我們既是養兒女的人，決意作不出出乎反乎的事。親家太太你放心罷，我要是那樣的人，當初你們還作不上親戚呢。」還告訴親家太太一句話：「今天我和親家太太把話說好了，明天我還是就要動身，將來我們再有甚麼話，只好彼此通信罷。」陳氏感激了不得，流淚說道：「話是這樣說，未免太苦了我那賢德的兒媳婦了。」唐秀亭也流淚說道：「這都是家運不好，還有甚麼話說呢？我現在分明是一點法子沒有，惟有盼着令郎回心轉意，那就是見着太陽了。」說着拭淚告辭而去。史勿悔看見他丈人走了，方纔又到他母親的房中問道：「離婚的事情怎麼樣了？」陳氏只得將唐秀亭的話，如此這般說了一回。史勿悔說道：「他既是不肯退回婚書，這件事情，還是有些不妥當呢。」陳氏說道：「我只能辦到這個樣子，你自己要是害怕，那麼只好把那個秦愛蓮取消。」史勿悔思忖半日說道：「他既和母親這樣說，料必不至於言而無信，即或出了甚麼事情，還要母親多多遮蓋。」說着又撒嬌撒痴的說道：「既是如此，請母親給我兩千塊錢，我先把這定婚禮，即時給秦愛蓮送過去，以便提前結婚。」陳氏說道：「這却不能這麼容易，我還要等你父親回來，和他仔細的商量商量。」他老不肯，我也是沒有法子了。史勿悔說道：「父親設若不肯，還求母親多疼兒子。」我若把這定婚禮給了秦愛蓮，我父親定不肯，不是也沒有法子了麼？」陳氏本

來不敢作主。怎奈史勿悔求一陣哭一陣，說了多少可憐的話，把個陳氏弄的一點主意沒有，只得嘆了一口氣說道：「你那裏是我的兒子，分明是我的冤家麼？」史勿悔說道：「母親把這兩千塊錢給了兒子，孩兒以後處處遵從母親教誨，要有半點不孝順母親的地方，請母親即刻把兒子打死。我是傾心願意的。」說着又給陳氏下了一跪。陳氏雖說覺着對不起兒媳婦，究竟疼兒子的心重，萬分沒有主意，只得如數把錢給了史勿悔了。史勿悔歡天喜地的把錢拿着走了。到了晚間，史之金回到家內，陳氏只把唐秀亭要帶着女兒明日起身的話說了一遍，並未提及那兩千塊錢的事情。史之金聽了此話，想想史勿悔的事情，不免着實的嘆恨一番。次日一清早，給唐秀亭買了許多的禮物，親身送到車站，看着他父女走了。方纔回家，又過了數日，陳氏又將史勿悔要和秦愛蓮定婚的話，婉轉說了一回。史之金乍一聽，自然大不願意了。怎奈陳氏爲着兒子，不免極力美言，並說唐秀亭既是帶着他女兒走了，料想二三年的也回不來。他們兒子抱定了這維新的宗旨，這會子攔阻他也是無益，莫若隨他去罷。或者從此好了，也未可知。史之金說道：「話是這麼說，我可不負責任。將來要是出了甚麼事，你們可別找我。」陳氏說道：「那裏就能出事，你就諸事放心罷。都有我一個人呢。」從此史勿悔和秦愛蓮定婚的事情，就算走了明路了。且說史勿悔自從把兩千塊錢的定婚禮，雙手給了秦愛蓮之後，兩個人又開了幾次茶話會，於是擇了一個星期日，假定新知識大學院爲結婚的禮堂，普請各界人士參觀，並請新學界的鄧先生爲主婚人，是日史勿悔和秦愛蓮，不免加意的修飾了一回。然後

來到新知識大學院 各界人士對於這自由結婚的事情 都是極表贊成 把這會場之內 坐的幾無隙地 到了鐘點 搖鈴開會 首由鄧先生登台發言 原來這位鄧先生在這新社會之中 是極有名望的 每在報上作幾句白話詩 一般新社會的人 無不爭相購誦 如同得了珍寶一般 今見鄧先生站在台上 對着大家鞠了一躬 大家看見了新式的聖人 焉能不表示歡迎 於是呱呱唧唧的拍了一陣巴掌 就如同那唱戲的一出台 得着鑽頭好兒的一樣 鄧先生得着這陣巴掌 不消說得 自然是很痛快了 於是似笑不笑的對衆說道 今日是秦愛蓮女士和史勿悔先生結婚底第一日 我們大家尊重人群的婚姻 信仰他們兩個人的學識 羨慕他們兩個人底戀愛 凡屬女男來賓 都應表示誠意底歡迎 參觀他們現在底結果 作我們未來底希望 一句話團要說完 那鼓掌之聲如雷一般的響起來了 鄧先生緩了一口氣 復說道 姐姐妹妹哥哥弟弟們 知道我們對於他們兩個人自由結婚 歡迎底是甚麼事麼 要知我們這樣歡迎他們兩個人 其中問題有二 第一是我們大家親眼看見他們 由一分的戀愛 增至二分三分十分百分 以至千萬億兆底戀愛 把這戀愛二字 作到這麼神聖不可侵犯 分明是秦愛蓮不嫁史勿悔 不作人間婦 史勿悔不娶秦愛蓮 不作人間夫 兩個人抱定非此不可底宗旨 夫然後纔有今天底圓滿結果 這是第一層我們應當歡迎底(鼓掌) 題到第二個問題 他們既有這樣最稠濃底戀愛 將來定可造成極新式底小國民 包管雛鳳勝於老鳳 從此改造新式家庭 新式社會 我們人人如此 豈不改造了一個新國家麼 這是第二層我們應當歡迎底 鄙人

意見如此 姐姐妹妹哥哥弟弟們 以為如何（鼓掌）大家既是贊成 將來大家必也有這一日哩（大鼓掌）鄙人謬承秦愛蓮女士和史勿悔先生 約來作個婚證 我是謹具新體詩一首 以表我的歡迎之意 於是由兜子裡掏出一張紙條 舖在桌子上 念給大家聽道 我親愛底小妹妹 秦愛蓮 我親愛底小哥哥史勿悔 你們兩個人 都是在愛河裏渡過來底 今天纔有這個結果 你要愛她 她要愛你 你們兩個人愛上一世 那纔是我們的盼望 我更盼望 未結婚底妹妹哥哥都要進行這戀愛 不可錯過光陰呀 念畢全場鼓掌如雷 鄒先生得意了不得 復向大家說道 現在應請秦愛蓮和史勿悔簽字了 一言未畢 左女右男 早把秦愛蓮和史勿悔架到台上來了 大家一看 兩個人長的都是十分美貌 且兼滿身的鮮花 紅綠摺雜 尤覺鮮艷無比 大家又鼓了一陣掌 鄒先生遂把婚書翻開 對着大家念道 秦愛蓮女士和史勿悔先生 兩個人因為主張相同 尊重戀愛 現在締結婚約 從此作了極親愛底夫妻 但是史勿悔應當處處服從秦愛蓮底指揮 仰承秦愛蓮底 思 不得稍有抗拒底行為 以上這是秦愛蓮和史勿悔兩個人底婚約 恐口無憑 立此婚書為證 中華民國月日 秦愛蓮簽字史勿悔簽字 主婚：簽字 念畢 先請秦愛蓮簽字 後請史勿悔簽字 鄒先生也簽了字 然後請來賓演說 來賓之中 很有幾個能說話的人 走到台上 把這自由結婚的好處 掰開揉碎的演說了一大陣 不必一一記述 來賓演說畢 作樂 搖鈴散會 史勿悔樂着秦愛蓮的賂賂 邁着小碎步兒 緩緩的登入一輛紫花汽車 兩個人坐好 司機的搬動機關 只聽嘆嘆嘆的一陣亂

響 那輛繁花的汽車 便如電掣雲捲一般的走下去了 衆來賓兒了這種文明氣象 誰不羨慕不住的點頭嘆 嚮的暫時回家 快去進行自己的自由戀愛 不在話下 且說是日史之金也曾到場 先聽着鄒先生演說了半天 未免不甚贊成 後又聽見鄒先生念了一首新體詩 不但沒有平仄韻 並且字數有多有少 猶其不懂得是怎麼一回事 最後聽着作的那一段樂 又像北邊的從良後悔 又像南邊的打牙牌 史之金到了此時 忍無可忍 只得氣哼哼的先自走回 回到家內 對着陳氏說道 我家並不會作過缺德的事 怎麼教我遇見這種逆事呢 陳氏不知是何原因 連忙問道 出了甚麼逆事了 史之金遂將他兒子和秦愛蓮結婚的禮節 詳細的說了一回 一邊說着一邊罵 並說要照這法起來 我家那裏是娶兒婦呢 分明是我們請了一個女老爺子麼 在這會場之中 並沒有一個人 提到公婆這一層 你說這不是逆事麼 陳氏說道 他們縱新的矩規 都是這個樣子 待一會子 他們兩個人回來 一定要拜見公婆的 一言未了 聽得門外一陣汽車的聲響 果見史勿悔架着秦愛蓮的胳膊走進來了 先到了他們自己的屋子 休息了五分鐘 這纔一同來到上房 史勿悔對着秦愛蓮說道 我給你介紹介紹 這是我父親 這是我母親 用手拚了兩指 秦愛蓮略把眼皮抬了抬 對着史之金和陳氏每人鞠了一躬 一言不發 便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 隨手由兜子裏 掏出來一包香烟 遞給史勿悔一隻 自己拿着一隻 兩眼看著史勿悔 史勿悔到也聰明 連忙找來洋火 划着了一根 先給秦愛蓮點着 然後自己也就着火吸着了 史之金看了這種樣子 不痛快的到

了一萬多分 怎麼這是兒子和兒媳婦的事 作公公的不便過問 但是又看不上這樣無理的樣子 遂對史勿悔說道 你們回到你們屋中歇息去罷 秦愛蓮仍不言語 只把胳膊一抬 等着史勿悔架他 史勿悔連忙也用胳膊一架 彼此對吸着紙烟 一步一步的走進他們屋中去了 史之金看見他們走出 着實的長歎了一口氣 對着陳氏說道 你看見這個樣子了 成天際抬頭不見低頭見 你說我們作公婆的 怎麼往下受 陳氏至此也沒有話說了 惟有暗暗垂淚 這且不題 却說史勿悔把秦愛蓮架到自己屋中 秦愛蓮說道 你的父親和你的母親 怎麼這麼無理呢 史勿悔聽了一怔說道 怎麼了 秦愛蓮說道 剛纔的事情 莫非你沒看見麼 你給我們彼此一介紹 我便先給他們夫妻每人鞠了一躬 他們坐在那裏 動也不動 只彷彿是那專制國的皇帝和皇后的樣子 我們都是新學界的人 對於這種怪樣子 能够心裏願意麼 史勿悔說道 賢妻你八成沒弄清楚 剛纔我給你介紹的 那個老頭子 是我的親父親 那個老太太 是我的親母親 他們倆是侄們的長輩 自然是這個樣子了 秦愛蓮冷笑說道 我知道那兩個人 一個是你的父親 一個是你的母親 父親使父親罷了 母親使母親罷了 可擺的那一門架子 他們是你的父親母親 又不是我的父親母親 就使他們是我的父親母親 他們也不能這樣對待我 須要知道父親母親也是一樣的國民 臨時約法上 並沒有特別優待的條件 名義上雖是父親母親 實際上我認爲他們和我是一樣的公民 我對於他們每人鞠了一躬 他們也應當每人還敬一躬 再說我到他們夫妻屋中 我總是個客位 他們更應當有些待客之禮

了無論如何也應當把我讓在上座給我沏茶拿烟那纔是一種實際上的道理 怎麼他們坐在那裏 昂然不動 充那專制國的皇帝皇后 你也是新學巨擘 試問這叫有道理麼 史勿悔聽了這話 覺得果然有理 遂說道 賢妻你不要怪他們老夫妻 誰讓他們是我的父母呢 沒有甚麼說的 你就多衝着我罷 秦愛蓮說道 你這話說的糊塗 這宗事情 關係人格的問題 決意不能不根本解決 你須知來日方長 要是這樣長此以往 夫復成何事體呢 史勿悔說道 話是這樣說 難道我還管的着我父母的事麼 秦愛蓮冷笑了兩三聲說道 這麼一說 原來你的奴隸性還沒剷除淨盡 我且問你 作父母的是不是國民 史勿悔說道 父母也是國民呢 秦愛蓮說道 作兒女的是不是國民呢 史勿悔說道 兒女自然也是國民了 秦愛蓮說道 父母和兒女 既都是一樣的國民 同是四肢百體 誰也不比誰缺甚麼 兒女既是不能管父母 父母便也不能管兒女 要在新學界裏說話 彼此都是一樣的資格 並沒有甚麼高下尊卑之分 彼此見了面 應當各有一番客氣 那纔是個道理 這話又說回來了 僂們夫妻到他們夫妻房中 他們應當加意優待 明天他們夫妻要是來到我們夫妻房中 我們不也是一樣的加意優待他們麼 彼此一來一往 永遠是這樣的客氣 那纔是個文明家庭呢 他們老夫妻對於僂們小夫妻 這麼夜郎自大 在實際上而論 固然你是管不了哩 可有一節 明天我遇見他們老夫妻 我便認爲我與他們是絕了交的朋友 說出甚麼來 我也不能理他們 你要知道 我這是尊重我的人格起見 不得不如此 你以爲我的主張如何 史勿悔聽見秦愛蓮講的這番道理 真

是字字珠璣 連忙說道 賢妻你這話說的十分透徹 你若不願意我的父母 儘可由你自便 我是決意不能干涉 秦愛蓮說道 我不去理你的父母 這是我的自由 你固然不該干涉了 但是俗們結婚的條件 你是應當處處服從我的 由明天起 我便對你宣誓了 不但我不理你的父母 就是你也不許理你父母 必要等他們自己悔過 說了客氣話 道了誠意款 然後我是看事作事 俗們再和他們恢復實際上的情誼 史勿悔雖然不贊成這道命令 無如約條具在 不能違抗 再說自己既是新學界的人 尤當尊重女權 遂點頭說道 賢妻說的是 我都依了 秦愛蓮說道 你既服從我的命令 足見你是有程度的人了 還有一句話 我也要和你說說 我們既是自由結婚 彼此仍要存着朋友的性質 你以後不能稱我爲 妻 我對於你本無賢不賢之可言 請你以後莫叫我愛蓮好了 我便也叫你勿悔 彼此以名呼之 最爲妥當 史勿悔那裏還有甚麼話說 只得點頭應允 秦愛蓮隨便吸了幾口烟 便要吩咐開飯 史勿悔連忙告訴僕人 快作點可吃的菜 不大的工夫 廚房作了許多的菜 一齊擺在桌子上 史勿悔又請秦愛蓮吃飯 秦愛蓮走在桌子旁邊一看 原來都是些中國的菜蔬 當時把頭一搖說道 怎麼沒預備洋廚房麼 史勿悔說道 沒有 秦愛蓮說道 這些個腐敗菜 那裏是文明人吃的 請你自己看看 該有多們妨礙衛生呢 史勿悔那裏想的到秦愛蓮不吃中國菜 當時發了半天的怔 遂說道 我家裡沒有洋廚房 這便如何是好呢 秦愛蓮說道 其實我們兩個人 原可以上番菜館裏邊吃去 怎奈我今天有些累了 你快些派個人 買點兒英國罐頭牛肉 德國五香

腸子 法國麪包 老號的三星波蘭地 我們暫且對敷着吃點兒 等到明天 我們再想法子吧 史勿悔無法 只得吩咐僕人開單買去 也不知僕人跑出多遠 方把以上的東西買來 秦愛蓮這纔喝着波蘭地 吃着罐頭麪包 吸着呂宋烟 擺了半天的文明架子 然後又按了一陣風琴 唱了幾首新體詩 看看已到十二點鐘了 他夫妻方纔一同睡下 一夜無話 到了次日 秦愛蓮清晨起來 梳洗已畢 一盪喝着紅茶 一邊吸着呂宋 遂向史勿悔說道 原來你這家裏 種種的東西都不能用 你要好生的改改良 我方能在這裏居住 否則我便要搬往外國旅館住去了 史勿悔說道 愛蓮你說怎麼改良 請你發話 我是無不依從 秦愛蓮笑道 你這應改良的地方太多了 一時我也說不過來 我給你開一個清單子 你就按着我的法子辦理去罷 說着走到書案之前 拿起一修筆來 找了一張長紙 便自一條一條的開起來了 其中大概的意思 無非是安電燈安電話 買西洋床 添設番菜的鍋灶 其餘如梳頭洗臉以及沐浴大小盆的器具 一律改成歐洲式 物件甚多 不及細述 史勿悔看了看這個單子 至少須用八百塊錢 雖是不甚贊成 無如條約所在 決意不敢不答應 只得說道 這個新法好極了 容我慢慢的改良 秦愛蓮說道 我開的這個單子 都是些應用的東西 萬萬不可再緩 限你三天之內一律辦齊 史勿悔說道 別的事情 都還好辦 惟有這電燈電話 以及作這沐浴室 都不是三天的工夫 可以辦的到的 秦愛蓮說道 不然不然 你既是誠意服從我 你就應當提前辦理 那怕我們多花幾個錢那倒是些小事 不是別的 這宗頑固不靈的器具 分明一時

都不能用 你自己看看 這那裏是有程度的人居住的屋子 我看那外國的監獄 都須比你這臥室文明的多呢 你既說三日之內 辦不齊全 我也倒還等得 你就儘看辦去 如果實在辦不來 至遲五天之內 必要教這屋子裏煥然一新 否則我便不能忍受了 說罷喊來僕人 吩咐快去叫一輛小汽車來 我要一個人出去 拜訪拜訪我的同學姊妹 僕人那敢不遵 只得叫來一輛汽車 秦愛蓮修飾了一陣 便自出門乘車去了 史勿悔知道 秦愛蓮斷纔吩咐的事情 決意不能緩的 於是來到上房 少不得再去找他父母要錢 史之金由昨天看見秦愛蓮這種樣子 已竟不痛快到了一百多分 後來又見秦愛蓮不吃中國飯 偏要吃麵包喝波蘭地 心裏便有二百多分不痛快了 今日又見秦愛蓮一個人坐着汽車走了 心說那有這樣的新媳婦 心裏便有三百多分不痛快了 正在和陳氏磨煩這件事情 忽見史勿悔走了進來 史之金那裡還有好氣 遂帶怒說道 你如今既是過繼你的媳婦了 你何必還上我的屋子裏來 史勿悔本想要說 是我的自由 怎奈自己手中 並沒有許多錢鈔 要是再那樣說話 惟恐父母不給錢用 少時秦愛蓮回來 豈不就是天大的麻煩 想到這裏 不免倒吸了一口氣 低心下氣的說道 父親 不要生氣 現在新學界的人 那個不是這個樣子 況且孩兒和他正在新辦燕爾 自然要與他盤桓幾天了 史之金不等說完 惡狠狠的照着史勿悔的臉上啐了一口 大聲罵道 不要臉的東西 這樣不知羞恥的話 難得你也說的出口來 甚麼叫作新學界的人 分明就是沒有教育罷了 我且問你 天地生人無論男女 誰不是兩層父母 況且我們這作公婆的 比較你那外

父母尤覺重要。他是一個新媳婦。乍到我家。難道就不懂得拜見翁姑麼。共總你們昨天結的婚。按着舊禮。今天纔算剛下地。不管怎麼說。他也應當收歛些。你看看他這分兒的野調無腔。昨天晚晌。便要吃洋菜喝洋酒。今天一個人便自坐着汽車走了。爸爸我活了五十多歲。我是頭一次看見這樣撒野的人。如今我甚麼話也不說了。我只認爲沒有你這麼一個兒子。你們愛怎麼樣便怎麼樣。求着你們這一對文明人。一輩子不上我這屋裏來。索與誰也別理誰。你們吃你們的西洋餐。我們吃我們的飯。俗們是各不相擾。我們到也落個乾淨。史勿悔說道。父親這話。說的倒也很好。以後隨着他愛吃甚麼。儘可不必管他。但是今天還要來父親給我幾百塊錢。以後我便不來找父親了。史之金說道。要錢作甚麼。我既沒有你這樣的兒子。我還給你錢麼。史勿悔說道。父親雖不認我是父親的兒子。我却仍拿父親當成父親待承。今天我和父親要的這幾百塊錢。不是爲別的用。因爲我們夫妻崇尚西俗。所有家中的各種器具。均不適用。我們要從新改造一番。遂將秦愛蓮開的單子。如此這般說了一遍。史之金不待說完。復又把史勿悔啐了一口。大聲喝道。你快別往下說了。我們家裏沒有這樣的德行。這種文明器具。我們是一點也用不了。你若非此不可。你就趕快把他帶走。你們也都是有本事的人。那怕你們吃洋餐住洋樓。從此你們的頭髮也黃了。眼珠子也藍了。鼻子也高起來了。渾身上下也長了毛了。那是你們的文明氣象。與我極不相干。快着給我滾開。別在這裏氣我了。史勿悔聽了他父親這一套話。心裏看實着急。暗說我要不和父母把這筆錢要出來。我自

己是一點能力沒有 將來五天之內 所有秦愛蓮說的話 一樣也辦不到 豈不又是一個大麻煩麼 一時情急 不加思索 便向着史之金說道 父親不能這樣和我說話 父親要知父親也是國民 我這個當兒子的也是國民 我們在家中 雖是父子 在國家社會上 我們都是同胞 我既沒犯公法 父親便沒有權力把我逐出 史之金聽了此話 把臉都氣黃了 喝道胡說 你是一個甚麼東西 敢與我論同胞 我是你爸爸 你是你媽媽養出來的 你怎麼配和我說平等 我怎麼沒有權力逐你 越說越氣 便將桌子上一個茶盃抄起來 惡狠狠的對着史勿悔打了云了 所幸史勿悔眼快身靈 急忙一攔 算是未曾打着頭上 登時茶盃落地 只聽拍救一聲 早已摔得粉碎了 陳氏到底心疼兒子 一面喝住史勿悔 不許和你爸爸頂嘴 一面又去勸解史之金說道 他究竟是個小孩子 他那裏懂得甚麼深淺 何必和他生這麼大的氣 兒子不好了 情管說他管他 就是打他幾下子 也是應該的 但是不可用茶盃打他 萬一把他砍破了頭 將來也是他們的麻煩 史之金說道 這都是你養的好兒子 我現在甚麼話也不說了 我也沒有氣力說他管他 我更沒有氣力打他了 你也不想他作的是甚麼事 今天我和他把話說明白了罷 從此以後 我沒有他這樣文明的兒子 他也沒有我這樣頑固的爸爸 他既說我們都是一樣的國民 好極了 好極了 讓他當他的國民 我當我的國民 我們是各不相干 趕快給我滾着 正在這裡說着 忽聽門外一陣汽車的聲音 原來秦愛蓮拜訪姊妹回來了 一進門站在院中 噉了兩聲勿悔 不見有人答應 聽見上房一陣詭詭之聲 仔細一聽 却是公

公說他丈夫呢。聽他公公所說的話，都是專制的言語，不由得大怒起來。登時走入上房。他見史之金對着史勿悔攪着鬍子數落，地下把個茶盞摔的粉碎，不消細問，一定是公公虐待他丈夫了。遂向着史之金說道：「請問史老先生，對於我丈夫行使這樣蠻橫手段，到底爲着甚麼史之金正在氣不可遏，聽此一問，越發氣上加氣了。遂帶怒說道：『史勿悔是我的兒子，我是的他老子，我要管教我的兒子，你是甚麼人，你問的着我和他爲甚麼嗎？』秦愛蓮冷笑說道：『我怎麼問不着，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室，他要是受了辱，便和我受辱一樣，我們兩個人，本是密切的關係，我怎麼能不過問呢？』史老先生你須知道，到了現在這解放的時候，當父親的本無甚麼尊貴之可言，你雖然是我丈夫的父親，也不過是個父親而已，你並不能這樣虐待他。他在國家社會上，與你比較起來，都是一樣的資格，你要是這樣的對待他，分明你是侮辱他了。他現在要是和你提起訴訟，只怕你這公然侮辱的罪，馬上成立呢。』史之金氣得發顛說道：『反了反了，無論怎麼解放，父親也不能不管兒子呀。』秦愛蓮說道：『現在這文明的時候，父親就是沒有權力管兒子。』史老先生你更要知道父親對於兒子，純粹是一種繁殖民族的義務，沒有甚麼特別的權力。陳氏深恐他們翁媳再說翻了，遂向秦愛蓮說道：『少奶奶你不用管這些事情，誰家也是如此，你想想那裏有老子不管兒子的呢？你回你的屋子歇歇去罷。』秦愛蓮說道：『這話不能這樣說，如今我丈夫受旁人的虐待，關係着我的的人格問題，我豈能不過問呢？』史之金到了此時，幾乎就要氣死了，向着史勿悔說道：『好小子，好小子，你這叫自由。』

結婚麼 分明你是要我的命來了 我也沒有氣力和你們說話了 你就是帶着你的媳婦 趕快給我走着 從此你們當你們的文明的國民 我當我的老頑固 俗們是誰也別認識誰 說罷 一聲一聲的喝令快走 史勿悔此時大大不得主意 本想要和秦愛蓮另立門戶 怎奈手中又沒有錢 再說秦愛蓮若是知道自己沒有獨立的資格 前次所訂的婚約 全盤遂反 只怕又是一個不得了呢 有心要哀求哀求父母 又恐秦愛蓮取笑他 說他奴性太深 想想萬分沒有辦法 不由得急出眼淚來了 史之金喝道 你既然也是一個大國民 你爲甚麼哭呢 我如今沒有多少話和你說 你就是趕快給我走着 陳氏在旁勸道 他們究竟是小孩子 說話那裏懂得深淺 何必跟他們生這麼大的氣呢 秦愛蓮冷笑了好幾聲 拉着史勿悔說道 咱們何必這個樣子 難道我們離開他們 我們就喪失權利麼 好極了 你父親既是這樣說 你們還是不必轉圜 馬上收拾收拾東西 你們立刻走着 遂把史勿悔往外一拉 史勿悔不知秦愛蓮有甚麼好主意 便隨着秦愛蓮走出來了 這裏史之金仍在屋中大聲喝道 你們快給我走 我這裏是個頑固的地方 不看把你們這文明人 沾得腐敗了 秦愛蓮聽了此話 倒也不去生氣 哈哈笑了幾聲 便催着史勿悔把衣箱被褥 以及手使的東西 快些吩咐僕人捆了起來 六國飯店雖然不留中國人住宿 那北京飯店和西方飯店 都還格外潔淨 你們何妨那裏暫時住宿呢 史勿悔惟命是從 只得喊來僕人說道 你們快些把我這應用的東西 一齊捆了起來 我們要上飯店裡住着去了 僕人陪笑說道 大少爺不可如此 老爺便是把少爺說了幾句 這也是應當的

那裏就能這個樣子。我告訴少爺一個主意。老爺不是這性生氣麼。你們儘管由他說去。等一會子老爺的氣消了。你給老爺陪個不是。太太在旁邊再給你說幾句好話。這件事情也就揭過去了。史勿悔還未開言。秦愛蓮接口說道。你們這些當僕人的。也就太無規矩了。我們派你們作甚麼。你們就去作甚麼。那裏有這些閒話。僕人說道。話是這麼說。因為我們在這個宅裡。伺候老爺太太和少爺多年。我們雖是個僕人。我們也願意宅裡的老少主人。歡歡喜喜的過日子。我們不是也跟着沾光麼。要是這樣起來。我說一句不知好歹的話。天地間的人。誰還敢要兒子了。秦愛蓮大怒說道。你這個當僕人的。怎麼這樣說話。我今天姑念你是一個沒有程度的人。饒恕了你這一遭。不然的時候。我就要和你提起訴訟。無論如何。也教你這侮辱的罪成立。史勿悔也厲聲說道。你是一個甚麼人。敢在我這屋裏發言。快些給我收拾東西。你要胡亂說話。僕人歎了一口氣說道。是。少爺少奶奶不必生氣。我給你們紉被褥。諸事由着你們的便罷。於是便從史勿悔指揮。把這屋子裏應用的東西。一齊紉好。並問道。叫馬車呀。還是叫汽車呀。史勿悔說道。自然是叫汽車了。何必多說。秦愛蓮說道。慢來慢來。咱這們一走。只怕這一輩子。再不能與你這專制父母見面了。咱們總算遵守雙方的條件。恢復咱們天然的自由。但是還有一個問題。這會子我要和你斟酌斟酌。史勿悔說道。愛蓮你還有甚麼問題快些說來。秦愛蓮說道。俗們婚約上有一條。是你須有一萬元以上的財產。這一會子咱們要獨立門戶了。你須要把你這一萬元以上的財產。雙手交給了我。聽憑我的處分。那纔是

個正理，快些給我取來。我好同着你一塊兒走。史勿悔聽了一怔，遂說道：「我家確有一萬元以上的動產和不動產，還是未在我的手中。現在在我父親手中收着呢。」秦愛蓮說道：「你們父子現在既是決裝了，你還不快些和他要出。」史勿悔說道：「愛蓮，你那裡知道。今天我若不是和我父親要錢，我們父子還不至於吵鬧這個樣子呢。」老頭子聽說我和他要錢，立刻翻了臉，要不是我把我拉出來，這會子還不定鬧成了甚麼樣子呢。」秦愛蓮說道：「你的這個父親，可是太有些野蠻了。方纔若不是我出來干涉，你還不定要吃多大的虧呢。」好在來日方長，我們自有對待他那一天。現在我們儘可不必理他，但是這一萬元以上的財產，關係着我們的婚約，那是決意不能放鬆的。你快去和你父親把這財產取來。我們好即時走開。」史勿悔皺眉說道：「我此時再要和他要這財產，豈不又是一個麻煩麼？」秦愛蓮說道：「那有甚麼麻煩，難道公共的財產他還敢一個人吞侵了麼？你去和他要去，他要是說出無理的話，你也不必和他分辯。你馬上買他一張刑事訴呈附帶私訴，先到檢察廳把他告了下來，告訴你說：『當律師的朋友我有的，你們索興和他幹幹，倒看看這共和國和他能講公理不能。』快些和他交涉去。」史勿悔忸怩說道：「這却難以爲情了。無論怎麼說，我也不好把父親告下來呀。」秦愛蓮哈哈笑道：「父親便不能牛麼？我問你，父親在臨時約法上有甚麼特別之點麼？鬧了半天，原來你還是這麼不通。像你這樣不驢不馬的人，還在新學界裏充的那一門優秀分子，你既是這樣，我便要另打我的主意了。史勿悔說道：『愛蓮，你先不要着急，容我去交涉交涉看，實在沒有辦法，我再和我父親起』」

秦愛蓮說道：「既是如此，我限你五分鐘，你要給我完全答覆。史勿悔無法，只得又來到上房。本想要和史之金索取這一萬元以上的財產，無如和他父親一見面，已彷彿有些迴顧，覺得殊難開口。又一想此話不說，回頭也是沒有法子對待秦愛蓮，遂贈到陳氏面前哭泣着說道：『母親救我，陳氏說道：我救你甚麼？所有這些事情，都是你一個人作錯了的。到了現在，鬧得天翻地覆，我有甚麼法子救你？』史勿悔說道：『這些話母親就不必說了。事到如今，母親若不救我，我立刻就有很大的不了之局呢。』陳氏說道：『你若自己真有愧悔之心，你去好生給你父親賠罪，不是，我讓你父親把你們收留下，可是以後你們都要處處服從家規。』不許再這樣胡講自由。史勿悔說道：『孩兒爲難的事情，却不是這個問題。想今天我父親和我這樣吵鬧，所有一切的情形，都被秦愛蓮聽了去了。他現在決意不能在家裡住一天，已竟把箱子行李綑好，馬上我們兩個人，就要在外邊獨立門戶了。但是我們結婚以前，彼此原有一種條約，無論如何得遵守，說着把這婚約取了出來，一條一條的念給陳氏聽，念完復說道：『母親請看我們這結婚條件，該有多們結實。要論起這條件來，孩兒到是條條都够資格，怎奈父親如今要把我們擡出門去。愛蓮是個新學界的人，向來主持平等自由，他聽了這話十分贊成，他是馬上就要獨立門戶，等着和我要這一萬元以上的財產。現在箱子被褥都綑好了，竟等着我這一萬元以上的財產交在他的手中。我們就要即刻出門了。母親無論如何，要救孩兒的性命，給孩兒湊足了這一萬元以上的財產，將來孩兒在學校裡畢了業，無論我作了甚麼事情，我再加倍的

孝敬母親 陳氏還未開言 史之金早又生起氣來 指着史勿悔說道 你那裡是我的兒子 簡直的你是我的敗家子麼 我活了這麼大 我沒聽說過 結婚有這樣的條件 你也不是糊塗 傻子 你自己想想這不是偏重一方面麼 再說他無論多們維新 他既是嫁了你 他得服從你的指揮 沒有聽說你服從他的指揮的 怪不得昨天他見了我 大模大樣的鞠了一個躬 便算 初次拜見翁姑了 原來他有這樣的把握 事到如今 我也沒有法子生氣了 好在我已然和你們宣布過了 咱們各自作各自的國民 你也沒有我這樣的父親 我也沒有你這樣的兒子 你們既是平等自由 你愛幹甚麼隨你的便 我也沒有權力過問 我愛幹甚麼 也是隨我的便 你也沒有權力過問 你們今天一出去 明天你們發了大財 我也不和你們要一個 我從此把我的財產 全都給了外人 你們也問不着 俗們各不相干 並且你還不必在我這屋子這麼樣馬上給我走着 你要是不快着給我走 我這要賊巡警逐出你們了 史勿悔因為手中無錢 不敢再說平等自由了 遂又哭向陳氏說道 母親快救我能 我父親說的這一套話 要是被愛蓮聽見 他知道我沒有這一萬元以上的財產 怕他不和我提出離婚呢 陳氏說道 他要和你提出離婚 我是盼望不得 倒省得你們家庭不安 史勿悔說道 我們這婚約上寫的明白 如果我們兩個人要是離婚 我還得賠償他一萬元的名譽金呢 史之金聽了此話 氣得咬牙 對着史勿悔的臉上 惡狠狠的啐了一口 大怒說道 我問你 這叫甚麼條件 這那裏是甚麼男女結婚 分明就是強國與亡國立的條件麼 他那裏是和你文明結婚 他是拿他的身子要賣一萬塊

錢哪 真叫豈有此理 還是你們那一句話 伊們都是一樣的平等國民 誰也管不着誰的事情 你要是稍念我們夫妻平點好處 請你快着給我走開 你們愛怎麼反便由着你們反 我是沒有權力過問的 說着大聲叫來僕人 快把這位史勿悔先拉走 史勿悔至此 毫無話說 惟有扒在陳氏面前嗚嗚的哭 陳氏到底心軟 遂向史之金說道 他實在把事作錯了 但是事已至此 我們總是他的父母 還能說當真的不管他麼 眼看着他吃了虧 伊們也是居心不忍 無論怎麼糊塗 咱們也得想法子維持他 說着也流下淚來 史之金說道 你說怎麼維持 兒子是你養的 如今他都要和我講平等了 你說教我怎麼辦 陳氏說道 這話就不用說了 他們既是要出去獨立門戶 你就給他們幾個錢 讓他們外邊嘗嘗過日子的滋味 或者也許管教的過來 史之金說道 我共總有多少錢 連祖上給我遺留下的 帶我自己掙的錢 通盤算起來 不過一萬多塊錢的事情 如今我能把這個家當 雙手給了他們麼 我沒作了那樣缺德的事 我老了老了的 不能再上外邊要飯吃 還告訴你說 從先我事事儉省捨不得吃 捨不得穿 我到底爲的是誰 他如今既是這個樣子 我也到想開了 索興我自己快樂快樂能 我又還能活的了多少年 我別當這個老馬牛了 越說越氣 又連聲喊僕人 喝令快把他們攆出門去 僕人還沒走進屋來 秦愛蓮早已緩步而入 向着史勿悔說道 勿悔先生 原來你是這麼一回子事 所有伊們婚約上的條件 你竟有好幾件違反的 按理說 我本當不過問 少時你要沒有這一萬元以上的財產 少不得我要和你法律解決 一面登報聲明 與你完全離婚

一面在法庭裡起訴 看你賠償我不賠償我 我及一想 伊們無論如何 總算作了兩天的夫妻 不免有些情感 我今再限你一點鐘的功夫 你要把這一萬元以上的財產 完全交在我手 我便饒恕你了 否則我是立刻喊來巡警 先把你抓到警察署去 教你嘗嘗我這文明的手段 說罷坐在一旁 由兜子裡掏出來烟捲 別着洋火 慢慢的吸了起來 史勿悔此時心如刀絞 想了其實在沒有辦法 只得滾在陳氏的懷內 叫了一聲娘 便自痛哭起來 陳氏只有這麼一個兒子 焉能不疼 又想他惹的這個禍 實在沒有辦法 一時心裏難受 遂也叫了一聲我的兒 甚麼話不必說 都是我一個人的錯處 當初要是依着你父親的主意 早教你學了買賣了 這一會子你那裡知道這一新事 偏我要想改改門庭 教你這麼入學校 萬也沒想到因為你入學校 會給家裡惹了這麼大的禍 到了現在 我是八面受敵 我的兒你說教我怎麼辦 一邊說着 一邊痛哭起來 史之金仍是一疊一聲的 喝令僕人快把他們兩個人攆了走 想想自己養兒一場 落成這個結果 不由得也流下淚來 除去秦愛蓮之外 他們哭了一屋子 秦愛蓮坐在旁邊 看着他們哭了一會子 方纔冷笑了好幾聲 對着史勿悔說道 勿悔先生你不用哭了 所有你先生的內容 我也差不多都明白了 原來你在家庭之中 這樣沒有權力 只這一件 與我們婚約上 已就太衝突了 現在我還有最後的一個質問 我們婚約上所載的一萬元以上的財產 你到底有沒有 你若有的呢 即時給我取出來 伊們萬事皆休 你若沒有 請你也要快些答覆 我再另作打算 史勿悔拭淚說道 愛蓮先生請你還要多容我幾點鐘的工夫

我再和我父母商量商量。史之金厲聲說道：商量甚麼？你們就是趕快給我走着，別無話說。遂又吩咐僕人快把他們拉出去。史勿悔又去哀求陳氏說道：母親救我，母親救我。陳氏哭天抹淚的說道：糊塗孩子，你這個題目太大了。你讓我怎麼辦？秦愛蓮又冷笑了兩三聲，便自走出街上去。史之金看見秦愛蓮走出，催着史勿悔快跟着出去。史勿悔不肯，仍然扒在陳氏懷中痛哭。正在這紛亂之際，忽見秦愛蓮帶着兩個巡警走進來了。史之金一看，氣不可遏，問着巡警說道：你們二位來了？好極了，請你們費費心，把我這個兒子，與我兒子弄的這個媳婦，一齊給我逐出去罷。巡警向着秦秦道說道：你們到底是怎麼一回子事呀？若是家庭的話，你們當巡警的，本有法人的資格，我與史勿悔自由結婚，我們雙方原有條件的，他如今處處違反約條，分明是詐欺侵占而兼侮辱，各種的刑事罪，他是條條成立。我們處在這解放自由法律倡明的時代，爲着維持個人人格起見，此事決意不能含糊了結。你們若不相信，我把我們的約條，暫且給你們二位看看，請你們二位把我們兩個人，一齊帶到警察署，轉送檢察廳，無論如何，這件事情，我必要法律解決。想你們二位既是法人，你們當然要保障人權的，不能這麼給人民含糊了結。說着由腰中把婚約取了出來，自己拿着從頭給巡警看了一遍，說我與史勿悔各持一紙，你們若不相信，還可以把他的那一份要來看看。方知我這話不虛了。巡警看着這種約條，雖然透着離奇，怎奈他們雙方已竟簽字蓋章，沒有甚麼說的。自

然要認爲這是法律問題了。遂向史勿悔說道：你們這種婚約，可是你完全認可的麼？史勿悔知道抵賴不過，只得點頭說道：是我完全認可的。巡警復問道：這婚約上邊圖章和押，可是你親手蓋的簽的麼？史勿悔說道：字是我簽的，圖章是我蓋的。我們兩個人的婚約，確是這個樣子。不過我也沒有違反的地方。秦愛蓮說道：你說你沒有違反的地方，只這一萬元以上的財產你都拿不出來，你這不是詐欺麼？史勿悔說道：我家的財產，並不止於一萬元以上。不過我父親今天不能全都給我，將來你想想，這史家的財產，豈不都是我一個人的麼？秦愛蓮說道：誰問你將來，譬如你將來有了學業，還不一定能掙多少萬元，那是不在此例的。今天你沒有這一萬元以上的財產，我便認爲你是違反條件，我爲我的人格起見，不能不和你法律解決。好在你們彼此都是新學界的人，你也不能怪我，說至此處，又請巡警快將我們兩個人解往法庭去講公理。巡警一聽，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素日本來知道史之金是個紳士，豈肯居然把史勿悔帶走，不免婉言給他們兩造調停。陳氏也在旁哭着勸他丈夫說道：你如今這麼大的年紀，把事看開了些，無論怎麼說，他們鬧到衙門裏頭去，倒底牽連着自己的皮肉臉面，好在只給勿悔這一次錢，他們既是拿了這些金錢，他們也許想出好法子來，可以維持他們一生的用度，也說不定呢。史之金至此，長嘆了一口氣說道：誰讓你養了這樣不爭氣的兒子，我可真叫沒有法子了。但是教我給他們一萬塊錢，我是決不認可，我只能給他五千塊錢，當着人家巡警，教勿悔給我寫了字據，從此永斷葛藤。我姓我的史，他姓他的史，彼此

各不相干。是這個樣子。他們愛怎麼法律解決。我是決不過問。陳氏只得又向秦愛蓮婉轉說了一番。秦愛蓮也嘆了一口氣說道：「事到如今，我也沒有法子。我常聽人家說：『天地間的事情，常有法律所不及的。』此話真是一點不錯。既是如此，我便寬大一下，退讓這五千塊錢罷。但有一節，將來你們老夫妻死了之後，這分財產不能分給外人。史勿悔還是要領受的。」陳氏說道：「這是後話了。好好好辦。於是催着史勿悔寫字據。史之金點明了洋錢。父子交換清楚。大家又向巡警致謝。巡警走出。秦愛蓮仍把婚約帶在身旁。吩咐快叫汽車去。僕人答應一聲。不大功夫把汽車給叫了來。帮着把他們東西搬到車上。史勿悔拜別父母。陳氏不覺茫然出涕。勉強忍淚說道：「我的兒，你雖然出去另立門戶，你也要常來看看我。史勿悔連連答應。秦愛蓮銜史勿悔的面子，便也向着史之金和陳氏鞠了一躬。只說了一句古得拜。回身跨着史勿悔的賂賻，一齊走出門去。先後登入汽車。告訴司機的說：「東方飯店。司機的答應一聲。撥動了機關。撲撲的一陣亂響。汽車如電一般的走了。史之金和陳氏見他兒子已走，不免痛哭一番。史之金拭淚說道：「這樣的兒子哭他作甚。我們只作當初沒有養他。教他隨着秦愛蓮胡鬧去罷。」陳氏雖然想念兒子，怎奈事已至此。料想也沒有法子挽救。也不過日夜落淚而已。這且不題。却說史勿悔隨着秦愛蓮，來到了東方飯店。早有夥計搬東西開房間。伺候洗滌吃喝。到了晚間，秦愛蓮把這五千塊要在手中。所有一切開銷。統由秦愛蓮一人作主。史勿悔陪吃陪喝。陪說陪笑。陪玩陪樂。自己覺着倒也逍遙自在。一日他夫妻正在房中閒談。

忽見夥計送上來一封信，上面寫着北京東方飯店，交秦愛蓮女士視展。下書侯自滬織。秦愛蓮說道：不錯，是我的信。夥計退出。秦愛蓮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愛蓮，妹與妳自京一別，屈指已經一年多了。妹現在滬上，雖然日夜進行我們底事情，却是時時刻刻底想念妳。知道妳是我們女界中底優秀，凡有一切進行底事情，沒有妳在中間維持，我們是決意辦不到。底這話不是我們違心譽讚，實在是妳比我們有特別底良能。現在妹等在滬組織女子解放急進會，其主旨如參政選舉當兵爲商種種事件太多，不及細述。望妳見信速來上海，我們有許多底事，要和妳當面研究。請妳快來，請妳快來。下書侯離滬。秦愛蓮看過之後，遞給史勿悔說道：請你看看，這是我一個同志，侯離滬來的信。他們在上海組織女子解放急進會，約我前去了。贊一切事務，這宗事情義不容辭，我打算明天就要起身。你是願意在北京，還是願意跟着我一齊去呢？史勿悔說道：要論我的心裏，自然是願意隨着你去了。但是我這一去，豈不把我的學業耽誤了麼？秦愛蓮說道：上海學業多的很，像你這樣的程度，難道還算得甚麼希奇麼？史勿悔說道：既是這樣，我便隨着你走。秦愛蓮說道：你既願意隨着我走，你去置辦你的行裝。我去置辦我的行裝。明日上午八點一准起身。史勿悔連聲答應。秦愛蓮接襲一下電鈴，夥計來到問是何事。秦愛蓮吩咐叫汽車，不大工夫，汽車來到。秦愛蓮便一個人登上汽車，置辦行裝去了。史勿悔乘着這個時候，回到家內，對着史之金和陳氏一說。史之金說道：我和你說話已說明，你姓你的史，我姓我的史，咱們各不相干。你愛往何處去，那是你的自由。

何必前來問我 快着給我走出 因為怒氣太盛 又要叫僕人喊巡警 陳氏說道 我的兒你是一個讀書的學生 你可隨着他到上海作甚麼事呢 依着我說 你教他走他的 他要說和你離婚 你把字據要過來 俾們情願送他這五千塊錢 如同俾們家裡着了一把火 以後你再回家別的不說 先把你那元配的媳婦接回來 俾們不是很好的一家子人麼 史勿悔聽他母親這麼一說 又有些不贊成了 遂說道 那一層我們雙方已竟斷了關係 儘可不必再說了 想我這一次到上海 雖說是秦愛蓮的主張 我也是早有此意 上海為我中國頭一個文明地方 無論如何 孩兒總要去遊歷遊歷 史之金不等史勿悔說完 早又氣起些了 喝令快些給我出去 陳氏還要和史勿悔說話 史之金大聲說道 你還和他說甚麼 快快教他遠遠走出 或是死在外省 或是被人賣了猪仔 我到落個心淨 遂又喊來僕人 吩咐快把他拉出去 史勿悔見事不妙 只得慌忙走了 一氣跑回東方飯店 原來秦愛蓮早已回來了 正在那裏裝箱子呢 回頭看見史勿悔手中並沒有提着東西 因問道 你買的東西在那裏呢 史勿悔說道 我想我沒有甚麼急用的東西 就便有些小零碎應用的 俾們兩天的工夫 便可到了上海 甚麼東西不可買呢 秦愛蓮說道 你這話說的倒也有理 那麼你幫着我收拾箱子罷 史勿悔答應一聲 忙着脫了外套 便去給秦愛蓮裝箱子 裝過箱子方纔吃飯 一夜無話 次日清晨 秦愛蓮開付完了店費 叫了一輛汽車 一齊乘上 帶着史勿悔奔車站而來 買票登車 不必細說 自然是頭等車了 火車開行之後 早已汽水波蘭地足喝一陣 由北京到天津 由天津到

浦口 過江到了南京下關 落在交通旅館 略微的歇了歇 因為秦愛蓮心中着急 遂又搭乘河甯的夜車 够奔上海來了 天亮的時候到了上海 便在三馬路孟淵旅社住下了 擦了一把臉 吃了一口茶 向着茶房說道 你們這上海的地方 有一個女子解放急進會 在甚麼地點 你可知道麼 茶房說道 我知道的不清楚 秦愛蓮說道 你快去給我打聽打聽 茶房答應着走出 少時打聽回來說道 女子解放急進會 是一個新組織的 我已竟打聽明白了 這個會就在法蘭西租界孟納拉路 至於多少號數可不知道 秦愛蓮說道 自要有地名 那就好找了 快些給我叫汽車 我要親去拜謁 茶房不敢怠慢 忙着叫來一輛汽車 秦愛蓮遂一個人走出去了 史勿悔無法過問 只得一個人在屋中悶坐 直到夜內兩三點鐘 秦愛蓮方纔回來 次日一清早 他夫妻二人還未起床 却早有人拜會來了 秦愛蓮忙着起身開門 史勿悔偷眼一看 原來都是些新式的女子 遂也披衣下床 秦愛蓮給史勿悔一一的介紹了一番 別人不必多述 惟有這個侯雌蕊 生得分外精神 大家見禮之後 侯雌蕊笑着說道 你們可真算得好夫妻了 這會子還不起床 豈不太難以為情麼 秦愛蓮說道 我們本有一路的勞乏 昨天又耗到那個時候方纔回來 焉能不困 須知夫妻上好不好 決不在乎起床的早晚 將來你若和男子結了婚 你便可知這一切的情形了 侯雌蕊說道 我共總說了一句笑話 你倒有這麼一大套辯論 在後頭等着我 你看我將來要和男人結了婚 決意不能像你這個樣子 我們組織女子解放急進會 到底為着甚麼 不是為着解放麼 將來我們要達到了目的

必要把我們女界五千年的怨氣 一旦全行發洩淨盡 把這世界翻轉過來 從此女子如同早年的男子 男子便成早年的女子了 既是這樣 男子便算是我們女子的附屬品 諸事聽從我們指揮 我們還能和他們睡到這個時候麼 說罷對着史勿悔笑了一笑 接着又向史勿悔說道 史先生你贊成我這話不贊成 史勿悔連忙說道 贊成贊成 先生所論都是潮流所及的要務 我們男子界中 不但應當贊成 並且還須極力提倡纔是 侯離蕊笑道 先生既是這樣說 足見先生是一位極有程度的人了 我們明天 開成立大會 尚請先生撥冗駕臨 到會指點一切 我們同人感荷不盡 史勿悔也笑道 明日必去參觀 當時侯離蕊諸女士 又和秦愛蓮研究一回明日開會的事情 秦愛蓮留他們大家吃了一頓飯 大家方纔告辭而去 一夜無話 次日秦愛蓮早早的起來 足足的修飾了一回 吃了些飯食 便帶着史勿悔前去開會 到了會場一看 收拾得十分整齊 街門外邊紮着一個花牌樓 上邊嵌着文明解放四個大字 講台上邊懸着水紅淺綠的綢子 中間嵌着光復人權四個大字 秦愛蓮本在發起人之內 自然要和衆女會員 在一處坐着了 史勿悔是個旁聽的資格 便在來賓席內坐下了 不大工夫 男女人士如同潮水一般的都來了 看看鐘點 已到開會的時候 鈴鐺一聲 大家屏聲靜氣的看看 發起人公推侯離蕊主席 侯離蕊並不推讓 邁開大步來到講台之上 向着大家鞠了一躬 大家不約而同的鼓了一陣掌 侯離蕊說道 今日是我們女子解放急進會 開成立大會的日子 普請各界人士到會 凡屬我們籌備不到的 都要請諸君隨時指教 總期我們這個女子解放急進

會辦的異善盡美 將來真正國會開會的日子 我們一經請願 卽時就能通過 從此解放我們女子的天然自由 請我們女子參預各種政事 那纔是我們組織這個會的本意 我想亦是諸君子所最贊成的 說至此處大家鼓掌 侯離蕊緩了一口氣 接着說道：「我們本會的目的是這個樣子 到會諸君亦都贊成 但是我們究竟從甚麼地方入手辦理 其勢不能不與諸君一磋商之 在我想着 世界各國 無論舉辦一件甚麼事 總要須先在各方運動 自要各方運動成熟 決意不能遂不到目的 但是這運動一層 也頗有研究的價值 第一我們究竟先從何處運動入手 第二我們應當用甚麼法子 作為我們運動的利器 我們務要由根本上仔細研究 總期我們運動的法子 靈敏適用 那纔稱得我們女界之中有真人才呢 請諸君各抒意見 說罷又鞠了一躬 退在一旁 這個功夫 各會員紛紛上台講演 有的說我們第一步只要運動報館 教他們成天際在報上給我們鼓吹 政府若能俯順輿情 我們這個目的 必能完全達到 有的又說我們決意不必聯合報館 我們只要在議員身上去運動 自要多數的議員 對於我們表示贊成 我們立刻就能成功 有的又說我們運動的法子 惟有時常聯絡議員 彼此作為朋友 日子一長 雙方生了感情 我們就算有了效果了 有的又說 我們何必要費這麼大的手續 那一方面的人 要是出來和我們反對 我們仿照辛亥的樣子 我們就和他炸彈對待 大家正在紛紛議論 忽聽秦愛蓮大聲說道 我們應當怎麼入手運動 這是我們本會進行的秘密內容 不能在講台上 對着大家發表 我們本會的會員 若有甚麼意見 請在我們開秘密會時發表

大家聽了此話有理。於是如雷一般的鼓了一陣掌。侯雖蕊本來還要發言，看着會場之中一時秩序大亂，只得搖鈴，宣告散會。秦愛蓮因為會中還有應研究的事情，只令史勿悔先行回去。史勿悔不敢違背，只得一個人回到旅社。是夜又等了三點多鐘，方見秦愛蓮回來。從此秦愛蓮進行急進會的事情，便把史勿悔拋在九霄雲外了。始而夜深回來，繼而一二日方回來。慢慢的索興十天八天回來一盪。史勿悔此時既不能入校肄業，又不能幫同秦愛蓮辦理會務，有心出去遊逛遊逛，怎奈手中又是一錢不鳴，萬分無法，只得在屋中吃了睡，睡了再吃，其苦也就可想而知了。不但這麼無聊，並且旅社中又來催討房飯二費。史勿悔那裏經過這樣的事，勉強說道：我們的旅費都在我的內人手中收存，這幾天他們會務太繁，未能回來的。少不得你們要多等幾天。旅社的人說道：多等幾天倒不要緊，但是你們究竟有錢沒錢？我看倒是一件大問題。史勿悔說道：錢有的是，我們臨來的時候，帶來五千塊錢，難道還不够用的麼？旅社的人笑道：在這上海的地方，五千塊錢還能題的到話下麼？我看你們這麼胡花亂用，這會子只怕沒有甚麼了。史勿悔說道：就便我們帶來的錢用完了，他們這女子解放急進會裏，款項是充足的。這點旅費還算的了一回子事麼？旅社的人說道：女子解放急進會的內容，我們雖然不甚知道，但是他們沒有錢，這是衆人皆知的。史勿悔說道：這會裡的人大半都是當今有名的女士，怎麼能沒有錢呢？旅社的人說道：裏邊都是甚麼人物，我們也沒有工夫去問。我只知道你們沒來的時候，他們會裡的人，還託人和我們櫃上老板捐錢來着。我

們櫃上的老板，衝着朋友的面子，也曾捐了四塊現洋，就此有來，也就知道他們會理有錢沒錢了。這些事情不干於我們的問題，我們也不必研究了。我們只說我們的事情。上海這個地方，決不是沒錢可以住得住的。你先生須要打個正經主意，有錢呢給我們錢，沒錢呢，你先生趕快給我們租房，省錢的棧房有的是，何必單要住在我們這個地方呢？如何之處，請你趕快答覆，說罷下樓去了。史勿悔到了此時，心裏也沒有主意了。先給秦愛蓮打了兩次電話，會理的人說，秦先生事情，不能親身來接，你有甚麼話，告訴我說，我再給你轉達罷。史勿悔在電話上不便細說，只得含糊說道，沒有甚麼事，等我們見面再說罷。遂把耳機子掛上了，回到屋內，想想還是沒有法子，只得又給秦愛蓮發信，述說旅社催款的事情，一連發了三封信，仍不見秦愛蓮來到。這一天史勿悔看着壁上的鐘，已然交到夜內十二點鐘，料想秦愛蓮必不來了。剛剛咳嗽噴氣的躺在床上，忽見屋內一響，走進來一個人，史勿悔抬頭一看，正是秦愛蓮來了。連忙起身下地說道，你等的我好苦，怎麼這些日子不回來。旅社要催了幾次的錢，我簡直的沒有法子對待他了。秦愛蓮冷笑說道，原來爲着這件事情，也值得這麼着急麼。史勿悔說道，不是我着急，人家問了我幾次，我實在太難以爲情了。秦愛蓮說道，你既知道難以爲情，你何妨如數的給人家呢。史勿悔說道，我的錢都在你的手中，我拿甚麼給人家呢。秦愛蓮大怒說道，你有甚麼錢在我手中，你們都是平等的人，難道我還給你當賬房麼。史勿悔說道，我由家裏要出來的五千塊錢，不是都交在你的手中了麼。你們婚約上說的是我感

處服從你 我自然要把這五千塊錢交在你的手中 一切的事情 都聽你一個人處分 這會子 旅社裏階錢 我的手中一文沒有 沒有甚麼說的 只好請你開銷開銷 秦愛蓮說道 那五千塊錢 是我一個人的權利 你不能過問 史勿悔說道 就是你一個人的權利 你也得開付旅社 錢呢 秦愛蓮說道 我既不在旅社裡住 我為甚麼要開付這筆錢呢 史勿悔說道 你雖不在 旅社裡居住 我却在旅社裏居住 你不給我開付錢 我去找誰開付呢 秦愛蓮說道 你這話 說的越發奇怪了 你住旅社怎麼應當我給你開付錢呢 史勿悔說道 我的財產都在你的手中 你要不給我開付 誰給我開付 秦愛蓮說道 你有甚麼財產在我手中 你要把話說明 史勿悔說道 我那五千塊錢 便是我的財產 不是都在你的手中存着哪麼 秦愛蓮哈哈笑道 這麼一說 原來你是一個有神經病的人 偕們婚約上寫的明白 你須有一萬元以上的財產 俾們方能算作平等夫妻 你知我這個條件是甚麼意思 我是預算着你五千塊錢 我五千塊錢 把這一萬元以上的財產 全都交在我的手中 聽憑我的支配 無論如何 我也必教你在學卒了業 誰知你並沒有這一萬元 只有五千元 這話何用細講 自然這五千塊錢 完全是我一個人的 你那裡有甚麼過問之權 我願意給你花幾個 那是我的人情 我要不願意給你一文 那也是我的本分 伊們都是平等的人 你怎麼依賴起我來了 你自己想想 這不是個大笑話麼 再說這五千塊錢 又有多大的用處 我們辦着這樣的大事 處處都是用錢的 告訴你 說罷 這五千塊錢 我早就用完了 現在我正想和你再借個千兒八百塊的 我們會裡打通電

用 誰知你反和我要錢 這不是更新鮮了 史勿悔聽了大失所望 半日說道 愛蓮你要這麼辦事 將來我可怎麼好呢 秦愛蓮說道 你愛怎麼好 你便怎麼好 那是你的自由 我却問你不着 我只知爲保全我的人格起見 說一句算一句 一萬塊錢之中 有我五千塊錢 這錢是我個人應當享受的 如今我也享受了 其餘的事情 我沒有工夫過問 還告訴你說 你自己想想我這話說的是不是 你要以爲不是 請你到審判廳告我去 任憑你去請律師 你們倒要看看誰有理 史勿悔想了想 果然沒有辦法 因哀求說道 這話何用細說 一定是你有理了 但是我當初隨着你來到上海的時候 我把事情弄錯了 我以爲這五千塊錢 是俗們兩個人的 我纔這麼放心 我要知道這些錢沒有我的關係 我早就想法子了 秦愛蓮說道 現在你再想法子 也不爲晚 你要能想的出法子來 請你多弄幾千塊錢 我們會中還有很多的用項呢 你們把話 明 將來我們女子要是有了參政權 不拘那位姊妹 作了財政總長 我讓他們加賠的還你 或是把你安置在部裡 給你來一個掛名的差使 教你坐食乾薪 你看我這個主意好不好 史勿悔說道 你這個主意倒是不錯 怎奈我現在毫無法子可想 別說幾千塊錢 就是幾百塊錢 我也沒有地方弄去 眼看這旅社裡屢屢催討錢鈔 我的手中一錢不鳴 這就是一個大問題 秦愛蓮說道 你父親手中還有很多的錢呢 你怎麼不給他打個電報 教他先給你匯些錢來 豈不諸事都辦了麼 史勿悔說道 我父親是甚麼情形 難道你還不知道麼 那天給了我這五千塊錢 你沒聽見他有一番宣言麼 從此我姓我的史 他姓他的史 我

們是各不相干。並有巡警作證。我還給他寫了一張字據。這會子再去和他要錢。只怕我一天打一個電報。他也沒有信回我呢。秦愛蓮說道：「你不會和你母親要麼？」史勿悔說道：「我母親爲着五千塊錢，已竟死盡力氣了！這會子那裡還能再題錢的話？」秦愛蓮說道：「那麼你還有甚麼好親戚朋友呢？」你也可以給他們寫封信，暫借他們幾個錢用。將來我們會務成功，我加倍的替你償還。」史勿悔說道：「親戚朋友那是更不中用了。我從來未與他們通過財。現在何能和他們開口呢？」秦愛蓮說道：「那麼你自己有甚麼法子弄錢麼？」史勿悔說道：「我不過是一個學生，那裏有法子弄錢？」再說我在上海，人地兩生，尤其沒有主意了。秦愛蓮說道：「這麼一說，你是宗族親戚朋友個人，以上這四方面，全然沒有法子弄錢。你竟是一個無用的人了。想我秦愛蓮平生懷抱不凡，我想世界上，那裏都有的是錢。將來我要設法弄錢，盡興揮霍。這纔是非常人的舉動。像你這麼窩囊，豈可作我的丈夫？我今天和你宣布了罷。少時你們分手之後，從此你我脫離夫妻關係。你我都把你們當初婚約取出來，當面焚化，免去日後的麻煩。」史勿悔大驚說道：「這是那裏說起？我又沒和你有甚麼無禮的舉動。你怎麼說出這話呢？」秦愛蓮冷笑說道：「你這個人一點用處沒有。你的力量太小，不能供我日用的生活。我爲我的人格起見，我應當另謀他路。豈能和你終身守貧呢？快些把婚書取了出來，咱們當面焚化。惟有這麼一個辦法。我是一言出口，驢馬難追。你就不用費話了。」史勿悔說道：「咱們結婚的時候，人人皆知。並有鄭先生主婚。這會子要是離了婚，怎麼對的起大家呢？愛蓮你不可如此。還要再

再想想 秦愛蓮說道 我不用再思再想了 我就是這個辦法 史勿悔急得流淚說道 愛蓮你要和我離了婚 你教我怎麼辦呢 別的不說 只這旅費就是一個問題 好愛蓮你千萬不可如此 你別看我現在沒有錢 將來我還許大發財源呢 秦愛蓮說道 我只論現在 誰問你將來你們不用費話 我是決意這麼辦了 你要是不給我婚書也行 我明天在報上登一段告白 聲明這件婚書作廢 史勿悔說道 愛蓮你真要與我離婚麼 秦愛蓮說道 這宗事情關係多重 我豈肯說了不算 並且咱們是說辦就辦 無論如何 今天必要把這件事 完全解決 史勿悔至此 如由空中掙下來一般 登時大哭說道 愛蓮你既是這樣和我決絕 我這會子說出甚麼話來 料想也是無用了 別的事情還小 惟獨這房飯錢 今天我若不給他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 他們旅社的人 說話頗透強 他們要是知道我是一個沒有錢的人 怕他們不將我的衣箱行李扣留 立刻把我撞出門外 我在此處人地兩生 豈不要喂這上海的狗麼 秦愛蓮笑道 你看你這個人 該有多們無用 當初人家孫文革命的時候 一跑跑到外國裏 又何嘗不是人地兩生呢 人家仍就吃番菜 喝波蘭地 多會子說過這樣窩囊的話呢 史勿悔說道 我是一個年輕的學生 那有他老先生那樣的口齒 比方我要有他百分之十的本事 這點小事 我也不着急了 愛蓮你既說和我離婚 我便也都認可了 婚書我馬上給了你 你是撕了 或是燒了 我都不問 只是這筆旅社錢 你要念在前幾天的夫妻之情 好歹你給我維持維持 一俟我將來到了北京 和我父母要出錢來 我必加倍奉還 說罷淚流不止 腮兒一軟 早在

秦愛蓮的面前跪下了。秦愛蓮嘆了一口氣說道：「你可真是我的魔鬼，也能。我便如同作了一樁別的慈善事情，我給你償還了罷，可有一節，你要即時走出這個旅社，你再另找別的安身之處。」史勿悔拭淚說道：「那是一定，我這裏給你道謝了。」秦愛蓮說道：「那麼你把婚約拿出來罷。」伊們立刻解決。史勿悔忙着站起身來，打開箱子，把他們婚證取出，交在秦愛蓮之手。秦愛蓮看了不錯，也把自己的婚證取出，遂即划着了一根洋火，把着兩分婚證，全都付之一炬了。燒過之後，秦愛蓮按了一下電鈴，茶房來到問是「何事？」秦愛蓮說道：「你們把賬開來，我給你們清還。」茶房答應一聲，走下樓去。不大的工夫，把賬開來，秦愛蓮如數給清。然後向着史勿悔說道：「伊們再見罷。」史勿悔說道：「愛蓮你先慢走，事到如今，我倒要和你請教請教，你和我實說了，我也明白明白。」秦愛蓮說道：「你還有甚麼請教的，你說你說。」史勿悔說道：「像伊們兩個人，這樣的年紀像貌，以及彼此的學業，全都差不了許多，彼此自由結了婚，這不是很好的夫妻麼？那五千塊錢雖然不多，俗們若能設法作些生財的事情，也還對敷着够伊們用的。何以你就這麼大揮霍，共總沒有一個月的功夫，你就把他用的乾乾淨淨，跟着就要和我離婚，把俗們這樣的好夫妻，一旦之間拆散了。這到底是甚麼用意呢？請你和我說說。」我也明白明白。秦愛蓮說道：「現在你與我沒有切近的關係，你可以不必問了。」史勿悔說道：「伊們總算作了一回自由夫妻，現在已經離了婚，馬上俗們就要伯勞東去燕西飛，這就

是最後的五分鐘了。請你說出一個理由來，也不枉我受了你這一番教訓。」秦愛蓮說道：「你既

這麼誠意的請教 我便對你說了 想你我兩個人 要以像親學問年紀各種資財看起來 我們自由結婚 却是一對好夫妻 只因你的財勢 太不充足 在這解放潮最湧的時代 我們這有志氣的女子 決不不肯甘心 和你作一輩子的夫妻 何以故呢 因為現在我們的身體 極為貴重 我們女界要想光復人權 沒有甚麼說的 我們總要運動那真有財勢的人 暗中作我們一個大幫助 我們纔能達到目的呢 想我們女子又有甚麼法子運動 不過是些手段而已 那一般有財勢的人 知道我們都是無夫的女子 他們纔肯幫忙呢 史勿悔點頭說道 原來如此 那麼當初你又何必登報招夫 我只和你見了一面 你便以身相許 這又是甚麼用意呢 秦愛蓮說道 這有甚麼不明白的 我這目的只在一萬元以上的財產 我若有了這筆款子 我們會做的事情 一定可以大進行了 再說我的婚約之中 句句是我占了上風 那時我若看着事情不好 我是立刻可以提出離婚 你是沒有一點法子的 好 是個自由結婚 一聲弄的不好 便可自由離婚了 這又是甚麼可研究的 我的話只此而已 你自己再細細的尋思罷 說着站起身來 又說了一句 言得拜 便自揚長去了 史勿悔還要問秦愛蓮將來的婚姻問題 又作甚麼主張 誰知秦愛蓮早已去遠 史勿悔想想秦愛蓮所說的話 句句教人寒心 要是這麼看起來 秦愛蓮竟是遠不如我的元配了 想我那元配唐氏 那是何等的服從我 與這個秦愛蓮比較起來 分明是個反比例 我自己反不知足 一時薄血上升 便把他休回了 這會子想起來 我竟是個大錯了 像我今天和秦愛蓮的結果 要是被唐氏看見 他不定怎麼稱頌呢

冀游學界的人，要都是這個樣子，將來中國的家庭，可就糟透了。史勿悔正在想的出神，忽見茶房走來說道：「史先生，你還不快走麼？我們要收拾屋子了。」待一會子，你可又算一天的錢了。史勿悔連忙說道：「我這就走。」於是胡亂把自己的東西收拾齊了，叫來一輛膠皮車，拉着箱子行李，自己却在地下走着。找了一個小旅館，暫且安身。到了夜間，一個人躺在牀上，越想越難受。回想自己本是一個讀書的學生，家裡雖說不富，吃喝倒也不缺。我若能好生用功，不在這自由婚上注意，將來畢業之後，或者也許謀個近身之階，那知我自己一時渾血上升，竟自招出這樣窩心嘔氣對不起人的事。我自從和秦愛蓮結婚之後，不但對不起唐氏，並且對不起自己的父母，不用說對不起父母和親戚朋友，分明我連狗都對不起了。想那狗他都不嫌家貧，始終不肯附入別的人家。我這個人，竟自因為秦愛蓮，和我生身父母脫了關係。仔細想想，我還能如那個狗麼？想到這裡，不由得滾滾往下落淚。又想這是我以前的錯處，那麼以後，當如何辦理呢？要說把我這幾件衣裳，連當帶賣湊合着，也能回到了北京，但是我自已想着，實在沒有臉回北京了。這個主意不必研究，乾脆取消。想我也是一個男子漢，難道我就沒有法子謀生麼？別的事情我作不了，難道我給人家傭戶裡寫寫賬目，我還辦不到麼？他們能够一個月給我幾十塊錢薪水，暫時我也就能敷衍生活了。倘或老天有眼，我也許因而發了財，那也說不定呢。想着想着昏昏的睡去，一覺醒來，天色已明，少不得起牀梳洗。這個小旅館向來是不預備飯的，自己又在外邊胡亂的吃了些東西，遂在各處閒走，看見這

來往往的人，不是汽車，便是馬車。大家說說笑笑，看着人家該有多們高興。再看看自己，分明是個喪家之犬。若不急速想個主意，眼前就是不了。昨天夜裏，我自己打的那個好主意，我今天何不就辦辦去呢？萬一要是成了，馬上我先到事，別的不說，我自己先省下這筆房飯費了。我就是這個主意。遂在馬路上走着，東邊瞧瞧，西邊望望，看看那一家舖子生筆大，自己好去毛遂自薦。看了許多家的舖子，都覺着與自己不合格，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忽然前面一個大書局，暗暗歡喜說道：這個買賣倒還合我的資格。於是緊走了幾步，到了書局門外抬頭一看，只見招牌上寫着新知識書局。史勿悔歡喜說道：這更好了。舊學我倒不大明白。新知識我是最有根底的。邁步進入書局，向着大家行了一個鞠躬禮。書局的夥友，那裏知道甚麼事，看見史勿悔穿着一身西服，料想必是一位新學界的先生。前來購買書籍，遂也笑着說道：先生請坐。史勿悔便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夥友問道：先生莫非要照顧小號幾套書麼？史勿悔說道：各種新知識的書籍，我還有好幾箱子呢。現在用他不着。我今天來到你們寶號裡，有一件事情，要和貴經理商量商量。夥友問道：先生貴姓？史勿悔遂把名姓都說了。夥友說道：我們經理現在有事出去了。先生有甚麼事情，請和鄙人說知。等我們經理回來，我替轉達。先生以為如何？史勿悔說道：倒也使得。既是如此，我便把我的來意，對着你先生說說。我是一個北京人，因為酷好新學，所以和一位最新式的女子，自由結了婚。他們現在辦理女子解放急進會，我便隨着我的妻子，來到這上海了。我的妻子因為我現在手中沒

有錢 昨天又和我宣布離婚了 這個是人的自由 倒也不必研究 無如我現在手中一文不鳴 終日還是要吃要喝 想來豈不大難 因此我自己立志 要在本地找一件事情作伴 但是我的學問又不佳 凡是專門的事情 我又作不了 憑着我在學校的功課 素日算學的分數最多 我想謀一個寫賬算賬的事情 薪金多少在所不計 適纔走在寶號的門外 看見這個買賣 頗合我的資格 是以不揣冒昧 要學古人的毛遂自荐 以上這便是我的來意 你先生是否贊成 即請給我一種表示 夥友聽了 暗暗笑道 社會上竟有這樣不明白事理的人 作買賣的事情 關係錢財 豈能毛遂自荐 又聽他說話 純是學生口吻 不能和他直說 只得含糊說道 先生既有這麼屈就 我們小號是歡迎極了 怎奈我們小號裡人多於事 實在無法安置 先生只好再打別的主意罷 史勿悔還要往下對數 夥友已竟站起身來了 萬分無法 只得退出 另打別的主意 話不多叙 一連住了十天 碰了十幾家的釘子 自己方知這個打算完全失敗 此時所有幾件數餘衣裳 也都當賣的差不多了 旅館裡知道他沒有多少錢 少不得每日催討房錢 史勿悔至此 大大的不得主意 自己越想越後悔 事出無奈 遂在旅館屋中痛哭起來 正在哭的心酸 忽聽有人叩門 史勿悔以為旅館的老板 又來要錢呢 那敢怠慢 忙着開門一看 並不是旅館的老板 却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 口操京音 笑向史勿悔說道 先生莫非是北京人麼 史勿悔許久不見北京人 今聽此人說一口北京話 知道是一位同鄉 不覺精神一振 連忙答道 我是北京人 請問閣下是甚麼地方的人呢 那人說道 我也是北京城的人 我因為聽你先生說話 是北京的口

音 故敢冒然拜訪 請問先生貴姓大名來此何事 近日有了甚麼憂愁 爲甚麼這麼大哭 借們彼此既都是北京的人 到了此地 少不得互相幫助 先生若有甚麼爲難的事情 請卽說出 我必替你先生分分憂 史勿悔嘆氣說道 題起此話來 分明把我羞死了 於是先把姓名說出 然後又說道 想我家住在北京 雖不能說是富貴之家 要說吃飯穿衣 都還不至於大爲難 偏因我自己無主意 和一個新式女子自由結了婚 他把我帶到此地 他因爲我沒有法子給他弄錢 他遂宣布和我離婚了 他是怎麼再嫁別人 我都不得而知 我只恨我當初一時糊塗 辦了這麼一件說不出來的事情 所以我說實在令人羞死 請問先生貴姓大名 來在此處有何公幹 那人說道 我姓何名士人 我在此處作些皮件的買賣 一年總要在此地住半年 此地的風俗人情 我都頗知一二 不過像我這樣歲數的人 那是決意無妨的 無論他們使出甚麼法子來 我是概不認可 總而言之 我是決意不貪圖便宜 和出風頭 所以我倒安安穩穩的 作了好幾年太平買賣 先生既是與那位女子 自由結了婚 這是很文明的舉動了 怎麼又會離婚呢 史勿悔嘆氣說道 這話長的很 不是一句話 可以說得完的 總而言之 是我自己沒有主意 想我未與這個人結婚以前 我家裏本有一個妻子唐氏 要說唐氏像貌性情 無一不佳 我只因他不是新學界的人 我便處處的棄嫌他 我們一點緣故沒有 我便把他休回了 我是一面把那個休回 一面纔和這個結婚 誰知這個竟是這麼一個人 如今我簡直的後悔不及了 何士人說道 這是你先生以前的事情 如今可以不談了 想這位文明的尊夫人

現在既與先生宣布離婚。那麼是從此兩無關係。他愛嫁誰。你先生也管不着。你先生要娶誰。他也問不着。既是這個樣子。你先生何必還在此地住着。還不急速回京。另打別的主意麼。此地的開銷。大概你先生也知道了。若是沒有多少數餘錢。分明是一天也不能住。況且此地黨類繁多。先生若是不明白這樣情形。一定還要上他們的大當呢。史勿悔說道。何先生。你那裏知道。當我和這個女人離婚的時候。我若忙着回京。隨便當賣一點東西。我還不至於大為難。怎奈那個時候。我覺得這麼回京。一般親友們。要是知道我遭了這樣的事情。大家不免笑我。想我也是一個自負不凡的人。萬一受了大家的奚落。我還怎麼爲人呢。我因爲有這一層的關係。我是無論如何。決不回京。那知此地花銷太大。沒有幾天的工夫。我把我的衣服等物。全都當賣一空了。旅館裏看見我這麼沒有錢。故意也來擠我。我自己一時不得主意。心裏覺着這個滋味兒。着實難受。所以事不由人。我就哭起來了。沒想到被你老先生聽見了。何士人點頭說道。原來是沒有錢的問題。好辦好辦。我們既都是北京人。我兄弟雖然錢財不甚敷餘。我也應當解囊相助。請問你先生。該他們櫃上多少錢。全都算在我的賬上。等我走的時候。我便給你算清也就是了。史勿悔說道。萍水相逢。怎好如此。何士人說道。些許小事。何足掛齒。當將夥計叫來說道。你和你們老板說。這位史先生在你們旅館裡住着。如有錢財不便的時候。你們不用過問。都有我一個人担任。夥計說道。何先生這麼一說。我們老板也不相信。你若真幫助這位史先生。總是替他把錢拿出來。那就好辦了。何士人說。

道：「那麼你把你們老板找來。」我當面和他說，夥計答應一聲，遂把老板找來。何士人又如此這般說了一遍，老板說道：「何先生既是這麼說，你老人家總是慷慨極了。那麼史先生以前該的賬，和以後再住的錢，我們不問史先生了，便和你何先生算賬了。請何先生先付我們幾塊錢，我們好辦飯食。」何士人說道：「行，行，遂由皮夾之內，取出來十元鈔票，交在老板之手。老板笑嘻嘻的，張羅一回茶水，便自走出去了。史勿悔把何士人感激的，了不得，打躬說道：「我史勿悔與你先生素不相識，居然這麼援手救我之危，我簡直的無話可說了。」何士人笑道：「這算甚麼？以你先生這麼大的志氣，將來必有發展的那一天。這點小事，那裏題的到話下。說着站起身來，拱了一拱手，便自走出去了。史勿悔送至門外，彼此一躬而別，看着何士人走入他的房間，方纔退回屋內。暗想天地間竟有這樣的好人，說來總是作買賣出身了，要放在我們新學界裡，這宗事情，我們是決意作不到的。何以故呢？因為社會上的事情，總得義務權力兩相對待，像他作的這種事情，竟盡義務不享權力，我們豈有作這樣的事呢？如此看來，我們這所謂新學界的人，反倒不如這老式的商人，有些慷慨義氣了。比方秦愛蓮要像何士人這麼作事，我又何至於落到這步田地？想到這裏，越發把秦愛蓮恨入骨髓，越發想起他的父母和唐氏來了。不免又是暗暗落淚。光陰易過，轉眼又過了四五天，這一天剛剛早晨起牀，忽見何士人走入，史勿悔連忙讓坐。何士人說道：「我現在因為有一點要緊的事情，打算今天晌午起身，特來告知你先生。我約摸着一個星期，方能回到上海，因恐你先生手中沒有零錢。」

或是旅館索要店錢 今再奉上現洋二十元 請即查收 俟一星期之後 我回來的時候 先生再有不便 有我在此那就好辦了 說着把二十塊錢 放在桌子之上 史勿悔連忙說道 我史某有甚好處 致勞先生這麼維持 何士人笑道 小事一段 決不題不到話下 有甚麼話 我們回來再談 說着又站起身來走出去了 史勿悔至此把何士人感激到了一百多分 直不知要怎樣纔好 話不多贅 轉眼之間 已過一個星期 何士人又回來了 先到史勿悔房中 談了幾句閒話 因說道 我今天有件事 要和你先生商量商量 不知你的意下如何 史勿悔說道 何先生有話請說 我是無一不從 何士人說道 話也不能這樣說 不過在我看着 十分相當 特意和你你先生說說 願意呢 我在中間作個介紹 不願意呢 全算取消 史勿悔說道 那麼請何先生說出 彼此商量 何士人說道 我上星期到了蘇州 遇見我們舊日一個朋友 他也是北京人 現在蘇州 作些小本經營 聽說十分順風 現在也是頗頗的小有積蓄 他的膝下無兒 只有一拉小姐 在我看着 總得算是十分美貌 看那樣子約摸着也有二十多歲了 我這位朋友 心想給他這位千金說一個婆婆家 但是我這位朋友 心裡很是頑固 他說他這位小姐 無論如何 也要給一個北京人 自要年紀相當 是一位崇尙禮義的人 他便招作女婿 他是決不問這女婿家裏 有多少財產 這話要是說定了 不怕新姑爺手中文錢沒有 所有一切應用的東西 他都代爲籌備 他和我說了之後 我便把你先生想起來了 我說你既這樣囑託我 我便替你留心 有了相當的人 我必給你寫信或是自己再來和你面談

先生你看這件事情如何 你若是願意呢 我就勉爲其難 在中間作個雙方的媒約 若是不願意呢 我這一番話全算沒說 先生你的意下如何 請卽給我一句准話 史勿悔此時正在窮困已極的時候 忽然遇見這麼一件事情 真是喜出望外 遂打躬陪笑說道 我史某現在處在這雖生猶死的時候 我那裏敢有這樣的妄想 再說我現在的情形 何先生你是盡知 所有我這些日子 能够在人世上生存 還沒喂了上海狗 這都是你何先生一人所賜 比方你何先生若是垂手不管 這上海的地方雖大 那裏有立足之地呢 只怕早就在黃浦灘裏 另尋別的主意了 如今這麼苟延殘喘 那裡題的到這話 人家女家又是有錢的商人 要是知道我這樣的窮現狀 人家只怕也許不願意呢 何士人笑道 說來這件事情 真叫奇怪 我這位朋友他和我至再聲明 自要是北京人 不問有無財產 他便立時招作東牀佳婿 可有一節 新學界的人他可是極端反對 甚麼緣故呢 因爲他是一個老式的商人 腦筋未免太舊 非要是那孝順父母 悌愛兄弟 夫妻之間講些節義的人 他纔認可呢 先生你看他這個招婿的格式 你够不够呢 史勿悔說道 若在一個月之前 我是沒有這種資格 我自從受了我這自由妻的教訓之後 現在我連我們家的狗 我都對不起了 清夜捫心 我是後悔的了不得 現在我恨不能見着我的父母 跪在地下 請他二位老人家 好生的把我責打一頓 纔覺着我心安呢 至於我第一個妻子 這會子我也十分想念 覺得他果是一個有好教育的女子 當初我那樣的排擠實在太無良心了 我自從和這個自由婚的女人離婚之後 受了這樣的教訓 我分明與從前是

兩個人了。至於孝順父母，憐愛弟兄，夫妻之間，崇尚節義的話，現在我也不敢說作的到。橫豎我不至於再趨向這種潮流的皮面了。何士人說道：不瞞先生你說，我今年活了四十歲，成日際在外邊瞎跑，甚麼事情我看不出來。我皆因看着先生你是一個回頭的人了，我纔敢這麼多管閒事。否則我們萍水相逢，這些話那裡題的到呢？先生你想想，我朋友的女兒，託我給說婆家，這件事情該有多們重。我若看不出先生你是回頭的人，我豈肯把人家的姑娘，往火坑裏送呢？先生你既肯這麼實言，也就足見你的天真回復了。好好好，這件事情就算定了。明天我就上蘇州，只怕四五天的功夫，就可完全定規了。說着又向史勿悔作了一個揖，笑着說道：恭喜恭喜。我兄弟是竟等着喝你先生的喜酒了。史勿悔一面還禮，一面說道：何先生先別道喜，我還有一件大問題，索興和何先生都說罷了。能够依從我這個條件，我便認可不依從我這個條件，我是寧可喂了上海狗，我也不作這件事情。何士人說道：這是老式的結婚，那裡還有甚麼條件？先生有話請說。史勿悔流淚說道：我的元配妻子唐氏，他現在算是離開了我，他却未死，仍在人世上存着呢。我的岳父也在蘇州作事，他現在隨着我岳父也在蘇州住着呢。現在我混的這個樣子，不消說得，我一定是不肯見他們了。將來回京之後，我把我悔過的話，先和我父母說明，領了家法之後，我還要親自來到蘇州，負荆請罪，把我這元配唐氏接回。他的脾氣最為賢德，決意沒有甚麼嫉妬的行爲。此話說明，兩頭為大，姊妹相稱，都為正室。何先生你看這件事情辦的到麼？我現在自己越越不是人，反正我和何先生切實

聲明 能够這個樣子 我便認可 否則只好作爲罷論 何士人聽了 搖頭說道 嗚呀 這麼一說 果然是一件問題了 請問史先生 你那元配妻子唐氏 他不是已竟和你完全離婚了麼 他既回到娘家 你又與別人自由結了婚 這件事情 豈不是題不到話下了麼 依我之見 先生這一層可以不必說了 先生處在這宗境遇 那裏遇的見這樣的事情 萬一要是因爲這個問題 把這件事情弄吹了 豈不絕大的可惜 別的事情還小 比方這件事情要是說定了 馬上你先生又有吃又有穿 並且還有住處 我這位老朋友 他又沒有兒子 只有這麼一位小姐 他雖說是一個小商人 要論起他的財產 多了不敢說 一兩萬塊錢 那是准有的 俗們既是在外邊常跑的人 請你先生想想過了這個村子 可就找不着那個店兒了 史勿侮搖頭說道 我今天既是徹底的明白了 我想金錢事小 良心事大 苟安事小 終身事大 我這一會子 不把這件事情說明 糊裏糊塗的把人家姑娘矇了過來 將來也是麻煩 要說我把我那元配唐氏 從此當成了陌路人 如今我的良心發現 簡直的辦不到了 還是我剛纔說的話 能够這個樣子 我便應允此事 不能這個樣子 我是情願喂了上海狗 我也不敢再作這冤孽事了 這是我的決心 何先生你把我這話聽明白了 我如今處在這樣的境遇 難道我還拿糖麼 實因我現在歸真返樸 不敢再鬧這苟安了 何士人笑道 史先生你這一套話 所說極是 人各有志 這也不能相強 既是這麼說 我明天使往蘇州去一盪 我按着你先生的話 和我們這位朋友說了 他是願意與否 後天我回來的時候 必有完全的答覆 說能站起身鞠躬退出 史勿

悔把何士人送走。自己躺在床上，暗暗想道：天地間竟有這麼奇巧的事情。我史勿悔若不是良心發現，我糊裏糊塗的應下來，馬上我就是富商佳婿，豈不是平地一聲雷麼？那知良心一經發現，把這便宜的事情，全都看成了禍患，心裡着實的不安。如此看來，一個人要是有了良心，原來問題更多了呢。不言史勿悔自己的盤算，且說何士人次日清晨起身，忙着梳洗了一回，便聲言往蘇州去了。過了兩天，又聲言由蘇州回來了。見着史勿悔打躬道喜，跟着說道：俗語說的真不錯，是婚姻棒打不回。如此看來，我這盪東瓜湯，算是喝准了。史勿悔還禮說道：何先生請坐細談。莫非那一邊認可我的條件了麼？何士人笑道：那麼自然是這個樣子了。不過我想天地間的事情，真有爲人所料不到的。卽如我這位朋友，他也是偕們北京有名的商人，他又只有這麼一個姑娘，要說像你先生這個條件，不爲不有大關係。在我想着，只怕這件事情，有些辦不到了。誰知我這位朋友，他最是一位崇尚道德的人，他聽見我這麼一說，他不但反對，而且極表贊成。史先生你道奇也不奇？史勿悔至此驚喜交加，連忙問道：何先生你是怎麼說的？那一方面又是怎麼願意的？當請何先生詳細說說。何士人說道：史先生勿忙，聽我慢慢說來。我昨天忙看到了蘇州，見着我這位朋友，先把你先生從先的爲人，和你先生現在的言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我這朋友聽了，嘆息說道：如此一說，這位史先生現在是極有道德了。我不瞞你說，他家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好在我們都是北京商界的人，還能不知他是怎麼一回子事麼？他若是因爲和我作親把唐家的姑奶奶，從此不題。

要是這個樣子 不瞞你說 我還是不和他作親戚 何以故呢 因為他停妻再娶 法律上的問題姑不其論 道德上未免缺欠 他既說將來要恭恭敬敬的把唐氏接回 這麼一說 史先生真是一位有道德的人 俗語說的好 放下屠刀 回頭是岸 人有過勿憚改 便可成爲聖賢 既是這麼說 小女情願作個次室 請你先生快些將此話和史先生說了 我們彼此 也不用相看 也不用合婚 也不用納絲 請史先生在上海擇個吉日 速速來信 我便把一切的事情預備妥當 然後我派人親往上海 恭迎佳婿 火車到了站台 我使用着轎子娶姑爺 卽時拜堂合卺 從此所有姑爺的吃穿 以及求學的學費 都是我一個人給預備 史先生你聽我這個朋友說的話多們好 如此一說 這不是天大的喜事麼 在我臨去的時候 我心裏還說這件事情一定不好辦了 誰知竟能完全辦成 天地間的事情 不是有些教人測摸不透的麼 史勿悔聽了這番言語 高興得一百多分 當時恭恭敬敬的對着何士人作了一揖 口中說道 我史勿悔有何好處 致勞何先生這麼始終成全 何士人說道 天下人管天下的事 這倒沒有甚麼可說的 況且一個人活在世上 仔細算算又有多大的時候 我是樂得作些濟人之危 救人之急 成全男女的婚姻 維持夫妻的名節 這是我們應當作的事 不但我是這個樣子 就是以後史先生你 也要作些這樣的事情 不必研究奸猾 現在雖然覺着彷彿吃虧 到了大數已盡 臥牀彌留的時候 自己問心無愧 笑着脫了肉壳 豈不是一件大快的事麼 往往我看見臨死的人 口中胡說白道 擗說有多少鬼來纏他 其實那有甚麼鬼 不過他平生所作的事

到了這個時候，一齊擺在面前，他曾對不起誰，和誰有虧心，這個時候便都覺悟了。回想當年所寶貴的嬌妻美妾，如今也都趨儂不堪了。至於金錢一層，雖說黃白藥業，究竟一個也帶不了走，所能帶到棺材裏頭的，不過是些後悔而已。史先生我這話可是頑固點兒，不知你以為如何？史勿悔聽了此話，佩服的了不得。連連說道：何先生你這番智慧之言，分明都是金玉了。我史勿悔從此要再胡作非為，那我真是一個下乘的人了。何士人笑道：我是一個北邊頑固的商人，不用細說，我的知識一定很腐敗了。先生你是一個新學界的人，自然志向高超。我有個說的受聽不受聽的話，史先生你可多多原諒。史勿悔說道：何先生你既這麼始終維持我，我簡直連感激的話，我都不能說了。請先生以後看我的言行，我若再作出，件不道德的事情，或是說一句不道德的話，就請何先生嚴重的申斥我。申斥我不解氣，就是把我打上一頓，我都傾心願意的。何士人哈哈笑道：我是一個甚麼人，焉敢這個樣子。只爰史先生你以後諸事由道德上着眼，也不枉我交了你這麼一個朋友。當時他二人又擇了一個吉日，便算史勿悔與這位姑娘結婚之期。當時寫了信，由何士人拿去轉郵。史勿悔把何士人送出，忽然想起，我既和這一家子作了親戚，我也應當問人家姓甚麼。我這位新老泰山名叫甚麼，號叫甚麼，誰知這個時候，何先生又走了，只得暫時忍下。等到明天何士人來了再問。誰知一連好幾天，何士人並未見面。史勿悔也不好因為這件事情，特去問，慢慢的也就含糊下去了。轉瞬之間，已到吉期的頭一天，何士人來到史勿悔屋內，笑着說道：明天便是吉期了。

所有棧房的房飯 我已竟給你先生都開付清楚了 今天晚晌 和明天早晌 我還有些閒事 必須親身辦理 請你先生不要出去 過午之後 我必同着先生一同前往 說罷又走出去了 到了次日午後 何士人慌着走了進來說道 史先生你快收拾東西罷 鐘點已竟到了 再要耽誤恐怕就誤了吉期了 說着喊來茶房 忙着給史勿悔細好了行李 又把空箱子打開 把些個破報紙爛書籍 一齊裝在箱子裡邊 叫來四輛黃包車 兩輛車拉着東西 兩輛車拉着人 慌慌張張的跑到了車站 所幸還差十幾分鐘 何士人買好了車票 遂把史勿悔同到二等車內 此時人聲沸騰 史勿悔想要問他丈人姓甚麼 却及沒有說話的功夫 好容易盼到開了車 誰知何士人又坐在椅子上 呼呼的睡着了 及至何士人一覺醒來 却又到了蘇州車站 何士人忙同着史勿悔下了火車 早已看見女家的僕人來了三四個 都向史勿悔笑着說道 請姑老爺的安 史勿悔看着這幾個僕人 個個都是亮頭淨面 穿着一身極乾淨的新衣裳 自己忽然想起 我來的時候太寬疏了 我怎麼不會和何士人借幾塊錢 換換衣裳 現在我是頭餓脚臭 簡直的不如人家聽差的 這怎麼作新郎呢 正在這裏思索 聽得一陣音樂之聲 跟着八個人抬過來一頂極漂亮的轎子 衆僕人又上前陪笑說道 請姑老爺登轎 史勿悔不便推辭 只得坐在轎子之內 但見前邊一對對的紅燈高高舉着 全份的執事 一對對的排着鑼聲一響 音樂早又作起來了 史勿悔暗暗說道 我這個人可真荒唐 別的事情都不說 我怎麼也不問問我這位老泰山姓甚麼名誰呢 我們彼此作了這樣的親戚 我連我岳父他姓甚麼都不知

道：「這不是個大笑話麼？」正在心中盤算這件事情，早已來到新親的門口，心說：「還是到了門口，我必可以知道了。」他家辦這樣的喜事，門外必有很大的公館條子了。仔細看了看門外，只裝着些彩綢，並沒有甚麼姓氏條子。心說：「這可真奇！」正在想着，轎子已經抬入院內。轎夫退出，早有兩個丫環上前說道：「請姑老爺下轎。」史勿悔不由得抬頭一看，只見兩個丫環，都在十五六歲，明眸皓齒，並皆佳妙。自己一面下轎，一面心裏又想道：「丫環都生的這麼美，小姐那是更可想而知了。」歡喜的不得了，忽又想起自己這一身破衣裳，氣味實在不佳。這回頭拜見泰山，與衆親友相會，豈不難以為情？再說人家長的這麼美，不用說一定是蘭麝薰着了。我連個澡也不會洗洗，少時到了洞房，襪子不拉，倒還使得。我這兩隻皮鞋總要脫了，鞋底和襪底，都有二三分的黑臭黏兒。我自己聞到鼻子裡，都覺像着了雨水的鹵蝦油味兒。又教人家這樣香草美人怎麼愛呢？又一想事到如今，我也怕不來了。好在他們既明鑼打鼓的，把我請了來了，難道不能因為我的腳臭，這件事情又吹了哇？正在胡思亂想，兩個丫環，伸出那白如玉軟似棉絨的手兒，左右把史勿悔胳膊一攙，笑着說道：「請姑老爺到喜堂上。」和我們小姐拜堂。史勿悔見了這種溫存，早已有此發暈了，笑着哼了一聲，便隨着兩個丫環，來到喜堂之內。只見燈燭輝煌，香氣縹渺，兩旁站着許多來賓，不但衣光奪目，而且蘭味襲人。史勿悔自慚形穢，那裡還敢抬頭，只得把個自由腦袋，低到洋裝外套的二鈕上。雖然一抹臉兒裝傻子，心却不給作主，如同小鹿出窩一般，突突的跳個不休。忽聽何士人高聲說道：

請新郎恭拜泰山 一句話剛說完 早見由男賓之中 走出一個人來 坐在喜堂當中的一把大椅子上 史勿悔有心看看老丈人是甚麼長像兒 那知膝子軟的 再也抬不起來 又聽何士人贊禮說道 跪兩個丫頭輕輕一按 史勿悔的腿不由自主 早已跪下了 暗暗說道 穿洋裝磕大頭 這也是我史勿悔的獨創 何士人說道 叩首 史勿悔便磕了一個頭 何士人說道 再叩首 史勿悔又磕了一個頭 何士人說道 三叩首 史勿悔又磕了一個頭 何士人說道 與兩個丫頭又輕輕把史勿悔攙起 這個時候 聽得男賓之中 有人暗暗說笑 又聽女賓之中 也有啾啾評論的聲音 史勿悔暗想 他們這些來賓 必是議論我呢 想我這種窮樣子 本來有些可議論的地方 我也不用掛不住了 反正我是狠狠的低着头 這一往下大低頭不要緊 自己又出了一身燥汗 看官你道是甚麼緣故 原來史勿悔狠狠的往下一低頭 兩個眼光正與他的兩隻尊足相對 也搭上這禮室上的燈燭太亮了 照得兩隻翻蹄亮掌破幫垂底缺扣少帶的大皮鞋 站在人家羶絨氈子上 分明就是錦上添花了兩個豬蹄子 自己着了大為難過 所以急出一身汗來 正在着急出汗 忽又聽得何士人說道 請新娘子登堂受禮 一句話剛說完 由女賓之中 擡出一個環佩叮噹的女子 站在禮室中間 何士人高聲說道 請新郎拜見新娘 於是又贊了一回禮 說跪便跪 說叩首便叩首 說與便與 史勿悔一邊磕着頭 一邊納悶暗自說道 新郎拜見新娘 居然大磕其頭 新娘又竟自直受 這叫甚麼禮呢 莫非這是南禮 想我當初娶唐氏的時候 也用的是南禮 並沒有新郎給新娘磕頭這一說呀 莫非這是蘇州的規矩 自己正

在盤算 早聽見男女來賓之中一陣大笑 史勿悔也不知是笑誰呢 只得仍然低頭裝老實 又聽何士人說道 請新郎新娘一同恭拜天地 兩個了頭把史勿悔往左邊一擡 新娘也有人擡在右邊 何士人又高聲賀了一回禮 新郎和新娘 同時又磕了三個頭 禮畢 新娘退在女賓之中 這兩個丫環 把史勿悔擡到一個屋子裏 又請史勿悔坐下 送上一壺香茶 一桶烟捲 一個斟了一杯茶 一個拿烟划洋火 史勿悔喝了兩口茶 吸着了一隻烟 抬頭一看這個屋子 雖說也舖陳的十分華麗 究竟不像洞房的樣子 心裏未免又納起悶來 忽聽兩個丫環說道 這個裏屋子是個浴室 現在香湯已竟燒熱 請姑老爺沐浴沐浴 說着一個丫環要給史勿悔脫外套 一個丫環就要給史勿悔脫皮鞋 史勿悔連忙站起身來說道 你們別管你們別管 等我自己脫罷 於是忙着走到裏屋內 把門關好 但見這浴室十分講究 溫暖適度 浴盆潔淨 並且海沫子擦腳石香水香皂 以及鏡子臉盆木梳篦子生髮油雪花膏 剪指甲的小剪子 洗指甲的小刷子 自來水管 提壺灌頂 無一不備 史勿悔把門關好 一件一件的把衣服脫了下來 鑽入浴盆之內 多倒曹達水 所爲的是殺殺身上的菌 洗了好一大陣 出了浴盆 又去洗了一回臉 對鏡一照 比上剛纔拜堂的小模樣 簡直是兩個人了 又想我自己洗得這麼乾淨 要是再穿那一身臭衣裳 實在有些受不了 正在想着 忽聽那兩個丫環在窗外說道 請姑老爺換換衣裳 我們把衣包放在門外了 請姑老爺自己取 史勿悔應了一聲 有心要穿人家的 又覺得自己的衣服太醜陋了 於是一抹臉兒披上了自己的舊衣 推開浴室的門 把

包袱提了進來，打開一看，新襖褂一身，新小棉袄棉褲一身，長袍一件，馬褂一件，腰帶一條，腿帶兩副，帽子一頂，絲襪緞鞋，以及襪帶手巾，無一不備。史勿悔拿起來一穿，一件件全都合式。自己暗暗說道：這可真是奇怪的事情，我是多年不穿中國衣服了，怎麼他們這麼心細，做得這些衣服，沒有一件不可身的。這還不足為奇，最足令人奇怪的，這一雙鞋和這一頂帽子，怎麼這麼不大不小，直彷彿是我自己親身買的。奇怪奇怪，這個時候，兩個丫環又走進屋來，站在浴室門外說道：請姑老爺到洞房裏吃點心。史勿悔忙走着走出，告訴丫環說道：我那一身衣服，實在氣味難聞，快教僕人把他扔了罷。丫環笑道：此事不勞姑老爺分心，自有入管。於是一邊一個，又把史勿悔攙到洞房之內。原來這洞房是三間屋子，兩明一暗，裏間屋子掛着綉花軟帘，不用人說，一定是小姐的寢室了。這外邊的兩間屋子，雖然也是鋪陳的極華麗，到底不像個洞房的樣子。怎麼說呢？不但圍桌椅披都是舊的，並且連一個紅喜字都看不見。史勿悔又納起悶來。暗暗說道：像他們這麼闊的人家，遇見這樣的喜事，怎麼不寫幾個喜字呢？俗說百里不同風，這話真是不錯。正在想着，兩個丫環，七碟八盃，擺了一桌子酒席，又請姑老爺吃酒。史勿悔坐了半天的火車，洗了一回痛快澡，這個功夫早已餓得難忍了，遂拿起筷子來，也不細看都是什麼菜，連吃帶喝，撮合了一大陣，直到滿瀟瀟平，方纔放下了筷子。又暗暗想道：我今天在丈人家，這是吃頭一頓飯，怎麼他們沒有一個入陪着我呢？豈不是太看不起我麼？噯，誰讓我自己混到這個樣子，渾身上下沒有一處不

臭的 人家看見我這個神氣 不知怎麼後悔呢 那裏還有人陪着我吃飯 沒有什麼說的 我就忍着點兒罷 別再胡挑眼了 自己在外屋坐了好一大會子 看看壁上的鐘 已竟到了三點 仍不見有人把他撥入洞房 那兩個丫環雖是不斷的張羅烟茶 却只不題睡覺的事 史勿悔又不好自己說話 只得坐在椅子上 一個呵欠跟一個呵欠 不用題有多們困了 聽得別的院子裡 也有划拳喝酒的聲 也有說說笑笑的聲 雖然聽着熱鬧 只不見有一個人來 自己暗暗說道 這個悶葫蘆 可要把人悶死 別人不來張羅我 倒還有些可原 怎麼這位何士人何先生 也不見我的面了 當初在上海棧房裏 和我的說話辦事 該有多們慷慨仗義 對於我真 是管鑿管卸 不用題多們處處分心了 如今把我送到人家裏來 教我苦磕了一陣頭 我是 怎說怎辦 沒有一點不聽話的地方 天到這個時候 並不張羅我入洞房 站在遠遠的看彎拗 到底這是甚麼用意呢 我倒不要緊 想我本是上海狗嘴的餘食 就便從此不入洞房 也倒 沒有甚麼 人家小姐明鑿打鼓的招女婿 別的都說 倘或誤了吉時 這不是一輩子的關係 麼 自己越想越警拗 又坐了一會子 看看四點多鐘了 仍然沒有入洞房的信息 史勿悔急 的抓耳撓腮 簡直的忍不住了 看官可得把史勿悔着急的情形想明白了 要知他這樣的着急 決不是心裏想着小姐 實因這種對待 太有些難以爲情了 自己又盤算了半日 暗暗說道 我何必這麼裝老實呢 乾脆我問問他們罷 到底這是怎麼一回子事 他家小姐要是招我作女 婿 我使充個傻姑爺 那怕今天不入洞房 擇日再說 那倒無甚要緊 這話總是說明了 比

方他家要是後了據 乾脆就認明了 想我史勿悔現在雖是窮點兒 也狠不贏人家這麼開心 我還是走我的 把他家這身綢緞給他們脫下 仍還我那一身破西服 好歹那是本客自置 我再接着喂蘇州狗 那是我的命中注定 我別在這裡裝假嬌客了 想到這裡 遂向兩個了環說道 勞你們兩個人的駕 費你們兩個人的心 請你們把何士人何先生給我請來 我和他有要緊的話說 一個了環說道 我們這裡那何士人何先生啊 一個了環笑將起來 遂在那個了環耳邊說了幾句 那個了環嘆喟的一聲笑了 遂說道 姑老爺請何先生有甚麼話說呢 史勿悔看見他們這麼一笑 心裏越發起了疑心 因為自己覺得這個情形不堪 決意和他們吹台 遂說道 我找他甚麼事情 你們不用管 等他來了 我是自有話說 一個了環笑道 姑老爺不要生氣 我給你請去 說着含笑走出去了 待了一會子 回來笑道 何先生說了 今天由上海來 一路勞乏 身子頗覺困倦 現在躺在牀上歇着呢 命我轉告姑老爺 自己耐點兒性子 有甚麼話過幾天再說罷 史勿悔大怒說道 這叫甚麼話 我姓史的又沒犯了罪 我這是在女婿來了 又不是打官司來了 這個屋子裡是洞房 又不是拘留所 甚麼叫作耐點兒兒呀 得了得了 我別在這裡裝南綉的細貨了 請你們把我的西服皮鞋 仍然給我拿來 不客氣 俾們古得拜 說能站起身來 撇着嘴生氣 一個了環笑道 天到這個時候 姑老爺要往那裡去呢 走到街上 不看犯了夜 被巡警把姑老爺捉將官裏去 那可真要坐拘留所了 史勿悔撇着嘴說道 這些閒事 你們管不着 我既是出了這個門 碰巧比這樣的事情 還有新奇的

呢 俾們各不相干 誰還問的着 誰將來是怎麼一個結果麼 快些把我剛纔換下來的衣服一齊給我拿來 我是立刻出發 一個丫環便教那個丫環取衣服去 那個丫環抿嘴笑道 姑老爺方纔脫下來的衣服 已被他們外邊聽差的拿出去了 他們本想要穿 看了看說道 氣味太難聞了 他們早就連包袱都扔在河裏去了 這宗好衣服扔在河裏 要是喂了烏龜 包管明年水族裏 也要羅羅新呢 說罷撫嘴而笑 史勿悔聽了這話 明知這是打趣自己呢 有心要罵兩個丫環幾句 因又見他們嬌小伶俐 舉止可愛 一時又張不開口 良久說道 這麼一說你家上上下下原來不是拿我當新姑爺 竟是我找來 給你們全家作個開心丸 想我姓史的 現在雖然困難些兒 我的志氣並沒喪失 我認爲你們今天這種對待 分明是侮辱我 我的衣服既被你們拋在河裡了 我也不管這話是真是假 沒有甚麼說的 我就得穿着這一身衣服走 你們快去對那位何先生 把話說明 他要是肯意見我 那是更好了 他要是不肯意見我 我也不必見了 我只聽你們一句准話 我是立刻就走 兩個丫環笑道 現在何先生睡覺了 我們怎麼好再問去 史勿悔說道 他又不是軍閥家 怕他甚麼 難道他睡了覺 就不能和他說話麼 一語未了 只見何士人由外邊走了進來 哈哈笑道 史先生我姓何的前前後後待你不含糊 俾們本是萍水相逢 居然給你辦了這樣的事情 並且管接管送 管裝管卸 沒用你先生費一點心 我就全給你辦了 想我在世道上交朋友 不敢說是尊從古風 也算很維持同鄉了 你先生不感歡對 倒也罷了 怎麼背地裏罵起我來 這是甚麼道理呢 史勿悔

出其不意 聽見何士人這麼一說 竟自無言可答 俗語說的好 吃人家的嘴短 拿人家的手短 想想自己受過人家的好處 真是有些嘴短帶着手短呢 遂陪笑說道 我何曾敢背地裡罵何先生 這是那裡說起 何士人笑道 請問史先生你們相交有日 難道史先生你不知道我是一個商人麼 以我這棉羊式的商人 比作猛虎式的軍閥 先生不是罵我是甚麼 史勿悔那敢分辯 只得打躬陪笑說道 如此一說 竟是我的錯了 何士人說道 如今事已至此 這話倒也可以不必深往下說了 我只問史先生你請我有甚麼話說 史勿悔聽了這一問 忸怩不安了半日 有心要說天到這個時候 怎麼還不叫我入洞房 又一想這話實在難以出口 勉強說道 我既蒙何先生把我介紹到這裏作女婿 我也應當見我的岳父 然後我們好走親戚呢 何士人笑道 你的尊岳 方纔你不是拜見過了麼 何必二次再見 我想着你先生把我找來 必不是這個話 在我猜着 你一定有些困倦了 想要洞房歇歇 你道是與不是 要是這個事呢 請你說明 我好給你疏通去 史勿悔說道 怎麼入洞房 還得預先疏通麼 難道不得同意 我這招門招婿的成命 還要通不過麼 何士人說道 一家一個風俗 你如今既是作了他家的女婿 總得服從他家的規矩 說能哈哈大笑 史勿悔見何士人這一笑 不由得臉兒紅了起來 因亦冷笑說道 這個規矩太新鮮了 那麼請何先生給我徵求徵求意見 如果不得同意 請何先生不必費心了 我是立刻走着 何士人搖頭說道 罪過罪過 俗們在上海是怎麼說的 你先生的話 我還記得很清楚 不是以前的事情都錯了 以後處處講究道德麼 今日人家把你

用轎子抬來作女婿 你怎麼又說起這個話來了 莫非剛剛拜完堂的新夫妻 又要提議離婚麼 請問你先生 你說立刻走着 這也叫道德話麼 一句話問的史勿悔 無言可答 勉強說道 我並不是又要離婚 實因我自己坐在這裡 覺着情形難堪 我以為人家看見我這個窮樣子 這會子後了悔呢 何士人說道 先生言之差矣 人家只有這麼一位小姐 既然許配了你 從此富貴貧窮 都是你的妻室 那裡能後悔呢 人家不是那樣沒有道德的人 一個女兒招兩個女婿 那是至死辦不到的 說能又點頭酒笑 史勿悔看見何士人這個神氣 心裏越發起了疑心 半日說道 那麼怎麼辦呢 何士人笑道 你先生要想見你這位新娘子 請你少安勿燥 我去給你疏通疏通 是否如何 待一會子我必給你回信 史勿悔說道 那麼請何先生給我疏通疏通 我聽你一句准話罷 何士人笑着走出去了 不大的工夫回來說道 難辦難辦 你這位新娘子 他說他知道你的為人 如今和你作了夫妻 他覺着有些不安 史勿悔說道 這是甚麼緣故 莫非他後悔了麼 何士人說道 後悔那是決意不能的 他只和我說 他沒有那麼厚的臉皮見你 史勿悔搖頭說道 這又奇怪了 我們今日初作夫妻 他又沒作甚麼不才之事 怎麼會沒臉見我呢 何士人說道 他不過這樣說 我是這樣傳話 這究竟是甚麼緣故 我也莫明其妙 史勿悔說道 那麼應當怎麼辦呢 何士人說道 我想你們兩家 現在鳴鑼打鼓的作了親戚 難道還取消了不成 他既是這麼說 你先生只好自己反躬自責 先在這裏住着 多會子你的言行好了 你們然後圓房不遲 我還給先生一句准話 你們這件事情 原是我一

個人作的媒人 我必負完全責任 無論怎麼樣 你們兩家都不能悔婚 誰要說出悔婚的話來 由我這裡先不答應 沒有甚麼說的 史先生你就多耐點性兒罷 史勿悔聽了 不由大怒說道 我的言行雖然不好 那却是我當初的事情 現在我自己後悔的了不得 秦愛蓮完全和我脫離了關係 那是沒有甚麼問題了 至於我元配唐氏這一層 他是一個極賢慧的人 古云糟糠之妻不下堂 無論怎麼說 我也不能和他斷了正式夫妻的關係 這話我本和你先生預先說明 我又不肯瞞着 何以說我言行不好呢 尊友的女公子 若以這話責我 我也不必分辯 請轉聲明 我史勿悔即刻走出 雙方作爲罷論 請尊友的女公子 另擇佳婿 何士人說道 史先生你走出之後 又當怎麼辦呢 史勿悔說道 這是我個人的問題 何先生你就不必問了 我就是再喂了蘇州狗 我也是傾心願意的 至於何先生你待我的好處 倘我不死 我必有答報的那一天 何士人說道 史先生你這話說的也是 那麼我再給你疎通疎通 聽聽他們又說甚麼話 少時我必和你解決 說着又走出去了 轉眼之間 又跑了回來 笑着說道 恭喜恭喜 新娘子聽你說話 很是道德 如今要和你同入洞房了 說罷只聽外邊一陣環佩之聲 很多的女眷 一齊走了進來 够奔裡間屋子 歡笑了一陣 衆女眷又都退出去了 史勿悔也沒看清 新娘子到底長的甚麼樣兒 何士人笑道 現在天已不早了 請史先生入洞房罷 遂令兩個丫環把史勿悔攙入裏間屋內 何士人也陪着走了進來 仍笑着說道 史先生諸事拍拍良心 不要猛撞 我要告辭了 你們明天早晨見 說罷走出去了 史勿悔坐在洞房之內 好

生納悶 暗暗說道 我這新親態度不明 已竟很可怪了 怎麼這位何先生說話 也是這麼迷迷離離的 他說的這些話 我簡直的聽不懂 到底的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男女結婚也是人世上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彼此愛好作親 用的着拍良心麼 莫非他們真是嫌我窮 我頭一天作他家的姑爺 就穿他家的裝新衣裳 要是這樣 我史勿悔由根本上不硬氣 將來也是麻煩 又見兩個丫環不住的張羅吃酒喝茶 毫無一點看不起的样子 待了一會子 兩個丫環笑道 請姑老爺安歇罷 說着兩個丫環也走出去了 史勿悔坐在椅子上 着實的莫明其妙 生了一回悶氣 直不知怎麼方好 有心要不躺在牀上睡覺 怎奈一個呵欠跟着一個呵欠 困倦的了不得 遂翻在牀的一旁 心說你也不用看不起我 你猜猜我怎麼着 給你個合眼大睡 我索興躲着你 倒看你將來怎麼樣 於是翻在床上 便想大睡其覺 怎奈鼻子尖兒上 聞見那娘子的油香粉氣 好像扎了嗎啡針的一般 不由得精神一振 抬頭一看 只見新娘子面向裏 抽抽打打好像掉眼淚呢 又見新娘子衣服整齊 骨格窈窕 由後影上看着分明就是一位美人 俗語有云 夜靜更深 就怕大男少女同居一室 况且這位新娘子 不是別人 正是自己的妻室 雖說他家把我娶來 究竟他是我的老婆 我何妨趕着他說幾句話 這本是人間大道理 我們又不是私奔 難道他還能具體的反對麼 想到這裡 忙又站起身來 用手輕輕把新娘子的肩上拍了一下 笑着說道 嘿 你倒是回過臉兒來 新娘子 也不睬 仍然抽抽打打的哭 史勿悔心說 這可真是一件逆事 自從與男女結婚的那一天 也沒聽說有這樣的新

娘子 要是這麼酸文假醋起來 那還成一回甚麼事呢 忽又想到 嗚 我明白了 想他們這富貴人家的小姐 向來都是嬌的 況且又是頭天出嫁 難免有些臉兒下不來的地方 他雖然頭天出嫁 我却是第三次當選 其中的手續我頗明白 我何妨以正義責他 想他既是名門之女 還能不知大義麼 於是正色說道 娘子 請你轉過臉來 我有光明正大的話和你說 想我岳父大人 既將你許配我作了正室 我雖不才 至此也無法推辭了 況且這是你們夫妻百年的大事 人人如此 你又何必害羞呢 不看就誤了吉時 可是你們一輩子的事情 請你快些輪下安歇罷 新娘子仍不語 史勿悔說道 這是人間大道理 可有甚麼害臊的 嗚 我明白了 莫非你嫌我窮麼 要是這樣 猶其不成問題了 如今鳴鑼打鼓的作了夫婦 難道你還悔婚麼 快不要固執已見 不看教人笑說 新娘子仍不語 簡斷截說 史勿悔也不知說了多少好話 始終不見新娘子哼一聲 史勿悔看看天色將明 回想自己 這倒是怎麼一回子事呢 一時忍不住氣了 發氣說道 你要始終不睬我也行 我再和你說一句話 你自己也好生思忖思忖 如果再不睬我 那便是你和我悔婚了 我雖然是個窮人 究竟我也受過幾年教育 不便和你相強 我是立刻走着 我只問你一句話 你不服從我 你還賭着謬呢 一句話把新娘子說翻了 轉過臉來說道 我還慌着秦愛蓮呢 這是我的自由 你問的着麼 史勿悔聽見這說話的聲音 十分耳熟 急忙定睛一看 但見這位新娘子 梨花帶雨 蓮臉含悲 不是別人 正是自己的元配唐氏 因恐眼睛昏花不明 復又用着那一條新手巾 把眼睛擦了一擦 走至跟前一看 不

是唐氏是誰 登時呆如木鷄 咧着嘴 張着手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唐氏看了史勿悔這個樣子 也不作聲 仍是抽抽打打的掩面垂涕 良久良久 史勿悔方纔是嘆了一口氣 搖頭說道 莫非這是作夢麼 唐氏說道 倒不是夢 是你見着活鬼了 想你這樣一位新學巨子 怎麼不和那志道相合的秦愛蓮 作一輩子好夫妻 爲甚麼又來此我這樣不義不節的怨鬼 說罷大哭 史勿悔至此 方纔恍然大悟 暗說道 原來是這麼一回子事情 怪不得我看這個屋子不是洞房的樣子呢 這位何士人何先生 對於我始終迷迷離離的 教我測摸不透 這麼一說這拍拍良心的話 竟是我的一句箴言了 想我史勿悔從前本有大錯 人家不但不痛恨我 和我斷絕關係 反倒在我食不充饑衣不遮體的時候 用着這宗法子 把我迎接過來 我要再不拍拍良心 我還算一個人麼 那就比豬狗都不如了 想到這裡 心中一時難過 也滾下來幾點眼淚 上前作揖說道 從前我的錯處 如今我也都明白了 現在你們好比破鏡重圓 你對於我的好處 我是一輩子不能忘了 俗語說的好 大人不見小人過 這麼看起來 你總是寬洪大量 我總是眼光不遠 請你快些走下牀來 您們夫妻一同重新拜見岳父 並且這位何士人何先生必是你我一個大恩人 俗們更應當拜謝拜謝人家 那纔顯着你們夫妻懂理呢 唐氏說道 你是一個懂理的人 你去自己拜謝吧 我是一個不義不節的人 沒有那麼厚的臉皮 同你一齊去拜謝 說罷仍然流淚不止 史勿悔道 賢卿你再不要說這些話 你是一個貞節烈女 我史勿悔確是一個不義不節的人 誰讓我那個時候 一時心血上升 把事都作錯了 如今

我是從新改造。以後我再有這樣不道德的地方，賢卿儘管打我罵我，我要是還手還口，我就不算一改造的人了。唐氏不語，仍揚面垂涕。史勿悔又說了多少好話，唐氏並不作聲。惟有掩面流淚而已。急得史勿悔沒有法子，看屋中無人，來了個羊羔吃奶，跪在唐氏的面前了。因也流淚說道：多賢卿，你有甚麼不痛快我的地方，請你當面教訓，我是無一不遵。好歹你可別不理。第一句話沒說完，只聽一個人哈哈大笑，跟着一掀帘子走進來了。史勿悔急忙站起，抬頭一看，却是何士人何先生。當時羞的臉兒腩紅，往後退了幾步，低着頭坐在一個椅子上。何士人笑道：這是那裏說起。史先生你是一位極維新的人，事事講究平等，你今天與貧夫人第一日結婚，怎麼就這麼屈膝承歡，莫非這是尊府上的家規麼？說能又哈哈大笑。史勿悔到了此時，又是羞愧，又是感激，究竟是酸是甜是苦是辣，作者沒遇見過這樣的事，有些描寫不出，也許是他一時良心發現，覺得非此不可，遂也給何士人跪下了。流淚說道：我史勿悔素日自覺諸事聰明，彷彿在新中國裡，很是一個先進的分子了，誰知自從與你老先生相識之後，好比你老先生一伸掌，我便跳在你老先生的手心中了。任你先生把我玩弄了這些日子，我就如同墜入迷魂陣中，糊裡糊塗的過了這些日子，我簡直的莫明其妙。到底我們夫婦，今天真是破鏡重圓，還是我在這裡作夢呢？想你先生必是甚麼神仙菩薩，這是用着法術點化我呢。事到如今，我史勿悔簡直的失了本性了。你老先生再要往下玩弄我，我到底是死是活，我都拿不准主意了。你老先生這個悶葫蘆，賣的是甚麼葯，請你先生開誠布公，應當怎麼教。

訓我 我是捲手帖耳的聽教 快些說明 別教我往下悶着了 何士人笑道 史先生請起請起 你既這樣說 我可要斗膽宣布了 當你在京與秦愛蓮搬出你家之後 你的岳父曾有信給你 令尊大人 說是你這位尊大人現在在蘇州 是甚麼樣子的光景 究竟你們夫妻還是團圓不團圓呢 你的令尊夫人接閱此信 遂即復函你的尊岳 大意說你現在已竟和他脫離關係 父子兩不相干 此事如此解決 簡直沒有辦法 後頭又說你現在將要隨同秦愛蓮來滬 運動女界的事情等語 你的尊岳看見此信 便當問着我親身去到車站 查看你的行踪 有一天南京開來的夜車 二等車上坐着你們二位新夫婦 你的尊岳查看清楚了 遂請我即時買票 跟着你們到上海 到看你們作些甚麼事情 彼時你們二位新夫婦 皆是得意洋洋 眼睛裡那裡的見我 你們住在孟淵旅社 我也住在孟淵旅社 搭們兩個人的房間 却是門戶相對 我跟着你們到了上海之後 遂給你岳父發了一封快信 報告你們住在何處 第二天你岳父派來兩個僕人 也住在這孟淵旅社 我把你們新夫婦指給了他們 這兩個僕人 一個專查你的行踪 一個專查秦愛蓮的行踪 簡斷截說 所有你與秦愛蓮的一切情事 我是偵探得十分詳細 有一天你將秦愛蓮找回家 你們彼此開了半日的文明談判 結果是彼此離婚 所有你們彼此說的話 我隔着板壁 聽得清清楚楚 秦愛蓮走了之後 你被旅社所逐 搬在小棧房裏居住 我也尾隨搬來 你是怎麼去到各處閒遊 怎麼去到書局謀事 怎麼典當 怎麼受困 棧房的老板是怎麼的向你索錢 你是怎麼樣的啼哭 所有你先生這些已過的事實 我是無一不知 那日我聽得

哭的十分悲慘 知道你必是再也支不過去了 我遂推門詢問 假意和你閒談 代你償還棧費 看你先生受了這次警教 回想當初的事情自己悔也不悔 我們只談了一二次 你先生便把你的行藏 對着我實說了 我們彼此又講了些道德的話 我仔細考查你的言行 知道你現在天良已竟發現了 我這纔給你作媒 到了昨天早晨 你的尊岳父把家中的事情 安排停當 便自親身來到滬上 由別處給我打來一個電話 教我晚車把你送到蘇州 我們把鐘點拿好了 我遂忙着請你乘坐火車 我們坐在三等 你岳父却坐在二等 我又恐你問我別的閒話 我便假裝睡覺 及至到了蘇州車站 便有僕人上前迎接 遂把你先生用着轎子抬着走了 當你岳父未到滬上迎接你的時候 他曾和他至好的幾位朋友 研究這回事情 大家皆說你先生從先作的事情 太不義了 如今既是改悔前非 和你尊夫人重作夫妻 不能這樣便宜了你 總得把你重重的罰辦 要不是這個樣子 不足警戒將來世界上的無義男子了 大家研究了半天 竟自沒有罰辦你的法子 後來不曉得是誰出的主意 教你在拜堂的時候 給你這位尊夫人好生的磕三個頭 如能這樣 庶足以昭公允 當時大家贊成 所以你先生剛纔拜堂的時候 我受了大家的指使 應着這賀禮的責任 所以有一段請新娘子受禮的禮節 我料想必不肯 誰知你先生頭也不抬 便真恭恭敬敬的 給你這位尊夫人 叩了三個尊頭 也足見你先生太好說話了 說着笑了笑 接着又說道 史先生你可不要怪我 我是受了大家的指使 以上這便是你岳父的一番苦心 這麼看起來 像他這養女的人 也就太費心機了 遂又點頭囑

不住的長嘆。史勿悔聽了何士人這番言語，方纔恍然大悟，遂又給何士人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口中說道：「何先生，你老人家竟是我夫妻破鏡重圓的大恩人。何士人連忙攙起說道：「不敢當，不敢當。史先生，你可不要折殺我這草料。史勿悔又向唐氏說道：「賢妻，請你趕快下牀，你們一同重新拜見老岳父去。」唐氏說道：「我是一個沒受過教育的女子，不能從一如今我是二次出嫁，我覺得是我終身之辱，我沒有那麼厚的臉皮，再去拜見我的父親，說能仍然大哭。何士人在旁勸道：「賢姪女，你也不用再生氣了。據我看，史先生既是改悔前非，以後却是金不換，你們以後必一夫一婦的白頭到老，你就快些下牀，帶着他見見你的父親去罷。你父親現在尙未知道，你們夫妻怎麼樣了，不看他在前庭懸念。唐氏仍流淚不語。何士人對着史勿悔嘆嘴，史勿悔會了意，於是不願甚麼叫作笑話，復又跪在唐氏面前說道：「千錯萬錯都是我一個人的錯，方纔你沒聽見何先生說我的事情麼？那個無恥的秦愛蓮，我已竟和他完全離婚。當他和我離婚的時候，我已竟大覺悟了，自己後悔的了不得，恨不能即時與你相見，怎奈我困難已極，實在寸步難移。那些情形，決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得完的。如今竟自天從人願，我便是個冰人雪人，這會子聽了岳父和你待我這番苦心，也應把我煖化過來了。沒有甚麼說的，我就是給你跪着，多會子你消了氣，你吩咐一聲，我纔敢起來呢。」說罷，史勿悔果然直挺挺的跪着。何士人了幾回說道：「史先生不要如此，有話慢慢說。」史勿悔說道：「何先生，你攙不起來我，現在你先生就是把我笑話死，我也不怕了，非要請他發一句言，我纔敢起來。」

呢 怎麼說呢 我這也是大良發現 非要如此 不足表不我的悔過之心 說罷 仍直挺挺的跪着 何士人又向唐氏說道 賢姪女你說一句話罷 是了就是了 要是儘自教他這麼跪着 也就太不像一回事了 無論怎麼說 你們將來還得作夫妻 要是把他懲罰的太重了 似乎也不相宜 賢姪女你是一位最明白人 以爲我這話如何 唐氏至此 方纔走下地來 拭淚說道 史大相公請平身 妾身担待不起 史勿悔說道 我看你這神氣 必是鬻着一肚子話呢 等你說完了 我再起來罷 省得一起一跪的麻煩 戲台上有一齣教子 得你今天唱一齣教夫罷 唐氏說道 我沒有話說 我是何人 豈敢教夫 史勿悔說道 妻你要是這麼說話 我跪到明天 我也不敢起來 想你忍着這麼一肚子委曲 焉能沒有話說 你有甚麼指教之處 請你說出 我必俯首聽教 唐氏說道 那麼你起來 我有幾句話 和你談判談判 史勿悔說道 有話請說 還是跪着領教罷 唐氏說道 你若不起來 我便不和你談判了 何士人也說道 得了史先生你起來罷 你們夫妻的話語 不是一句兩句 可以說得完的 快些請起 談判完了 衆親友還有一番慶賀你們破鏡重圓呢 史勿悔這纔站起身來 退到椅子上坐下 拾了拾眼皮 看看唐氏是喜是怒 然後說道 賢卿有甚見教之處 我是俯首聽聽 唐氏未曾開言 先自淚流滿面 用着手絹拭淚說道 咱們兩個人應說的話太多 如同亂絲一團 我直不知由那一句先說好了 那麼把我這一方面的話 權時不談 儘就你這一方面而論 你既是一新學界的人 總究自由戀愛 我今天便和你研究這自由戀愛 所謂自由戀愛者 爲的是甚麼

呢 爲的是男女結婚上 一種文明進步 我想國家不強 由於社會不良 社會不良 由於家庭組織不好 所謂家庭組織是甚麼呢 就是父母叔伯兄弟姊妹夫妻兒女 何以謂之組織不好呢 因爲這中國的老家庭 沒有一定法規 除去專制之外 別無可逃的價值 但就家庭專制上研究 簡而言之 約分二種 一係正系的專制 一係附帶系的專制 正系專制 是父母的特權 附帶系的專制 是非父母其他人的侵權 在我想着 誰非父母所生 果係親兒女受親父母的專制 除去大反常的事情之外 兒女在未離獨立之前 這種父母專制 却是人人應當受的 須知這種專制 並不能叫作專制 只能叫作父母的管轄權 父母若沒有這種管轄權 在事理想着 兒女萬無生存之理 譬如兒女初生 父母便知兒女 認真的行使平等自由 諸事都以權利義務 兩相對待 買他一部現行律 逐條去查 這兒女不知一晝夜間 要出多少違法的事情呢 請上一位律師 終日在審判廳起訴 這公訴附帶私訴 只怕這兒女要敗訴到底呢 其所以父母自己放棄訴訟權 並不是父母不明白兒女 某事是個侵占 甚事是個侮辱 而父母認爲這是理之當然 凡屬作過父母的 莫不具有此心 這種放棄訴訟權 並不能說父母不明法律 只能說這是天地生人的本性 代代相傳 不但中國如此 就是全世界上也是如此 不但人類如此 就是一禽一獸 無不具有這種的天性 我們這青年的人 現在給人作兒女 彷彿處處受專制 覺得諸事不能自由 轉眼之間 我們便又給人作父母 對於自己的兒女 比較當年父母對於本身 加倍的行專制 猶恐子女學問不佳 事理不明 試問這種專制 能够

爲非法麼 我給這種專制起的名字 就叫作父母管轄權 你以爲如何 史勿悔說道 是極極 本來麼 兒女未能獨立之前 處處都是仰仗父母保護教育 父母是應有這種管轄權 這怎麼能說專制呢 荒唐荒唐 唐氏冷笑了笑說道 專制確是專制 不過是天理人清應有的 專制 所謂天理人情應有的專制 卽是父母應有的管轄權 父母應有的管轄權 卽是正條專制 先生你既是研究新學說的人 你總要把事弄清楚了 這不是隨波逐流可以含混的 史勿悔一時不能回答 只得漲紅了臉說道 是這個樣子 請你慢慢的說罷 我都能領悟的到 唐氏由鼻子裏笑了一聲 接着說道 這父母的正條專制 在兒女未能獨立之前 除去大反常的事情之外 這是人人應當受的 你既是也認了可 我便不必再往下多說了 如今我只說這附帶系的專制 在這科學倡明的時代 却是極不適用 甚麼叫作附帶系的專制呢 就是受伯叔兄弟伯母孀母以及大伯小叔大姑小姑 並母黨中所有人的專制 這種專制便叫作附帶系的專制 所謂附帶系者 係父之附帶系 和母之附帶系 卽是父黨和母黨的人 何以說是不適用呢 因爲某人自己有父母 管轄權集於父母的身上 其他諸人無此真權 但是自己父母已死 自己依然未能獨立 於附帶系之內 求保護謀教育 不在此例 何以故呢 因爲某人既能保護你教育你 你依着某人而謀獨立 那麼 某人雖不是你的父母 盡的却是父母的義務 某人便可臨時代行正系專制 除此之外 無論何人 不能施行正系專制 若有強爲施行者 便算家庭侵權 北方家庭之間 發生少凌老幼欺長的事情 那麼只能據理起訴 受國家司法

的裁判 私人是不能隨便處分的 這又是甚麼緣故呢 因為在家庭之中 雖有老少之分 長幼之別 自國家視之 却都是一樣的國民 既都是一樣的國民 私人處分豈不是違法麼 我想中國家庭所以不完善者 只在附帶系專制而已 我們若真有研究新學說的人 對於家庭 首先要剷除附帶系的專制 自要把附帶系的專制剷除淨盡 然後自有好家庭出現 請問你可知 好家庭 完全是甚麼分子 史勿悔說道 好家庭的分子 不過是父母伯叔姑姊妹了 但除父母之外 他人沒有管轄權而已 大家各守各的權限 這就是好家庭了 唐氏冷笑說道 你連好家庭的分子 你都沒完全知道 你還要講自由戀愛 真是舍其本而逐其末了 我今天索興都告訴你能 這好家庭的分子 只有夫妻二人而已 史勿悔搖頭說道 這話也不能這麼說能 難道好家庭 沒有父母麼 這父母就不算好家庭的分子 唐氏說道 你先莫忙聽我和你細說 你要知道 我們既想謀好家庭 就得實行繁殖民族的主意 對於九世同居的話 根本反對 譬如有一家係夫妻二人 膝下一兒一女 只有這四口人過日子 不必細說 作兒女的一定倚賴父母保護教育了 作父母的對於兒女保護教育別的話都不說 只能認作這是人事上的保務 你想這世界上的人 無論男女 除去守真的 外 人人都有這種義務 這種義務是天職的人性 一個人無論如何 是應當完全負責任的 所謂完全負責任是甚麼呢 就是對於兒女 義完護全今教育 既是完全保護教育 那麼兒女要是沒有完全獨立的能力 在家庭之中 父母就應行使正系專制 不准這沒有完全獨立能力的兒女 提議結婚 這種正系專制極為正

當 何以故呢 因為兒女既沒有完全獨立的能力 便沒有提議結婚的資格 須知男女既結婚之後 便算國家的獨立公民 既是國家的獨立公民 便不能再倚賴他人 比方某男某女自己原沒有完全獨立的能力 便和某人結婚了 生齒日繁 需用甚夥 試問這筆家庭的用費 應當出在誰的身上 小則累及父母 大則累及國家 困難日重一日 問題屢屢發生 把當初極和美的夫妻 竟自變成詭譎相反了 其禍何可勝言 更要知一誤之後 還有再誤 再誤之後 還有三誤 所謂了誤 是本身的關係 再誤是兒女的關係 想他作父母的 尙無完全獨立的資格 他還能保護和教育嗎 他的兒女 他既不能保護和教育 那麼將來長大成人 依然是國家的廢物 由此往下推 延及多少代不能翻身 這便叫作三誤 請想中國四萬萬的人 不如日本區區三島 到底是甚麼緣故呢 不是就在有教育和無教育的關係麼 這有教育和無教育的關係要點 只在男女結婚而已 那麼 中國要打算富國強民 惟一的大關係 就在繁殖民族 繁殖民族的大關係 就在男女結婚 由是觀之 兒女沒有完全獨立的能力 在家庭上在國家上 那是決意不准提議結婚的 設若暗地裏結了婚 國家上便認為這是一種極大的違法 立有專條 依法懲處 比方兒女在這未能獨立之先 已竟和某人生了戀愛 簡直的兩情難斷 這麼應當怎麼辦呢 那麼只好算作記名的戀愛 彼此海誓山盟 達到目的則已 達不到目的 彼此只能終身不娶不嫁 萬不能為個人的情私 遺留國家上的廢物 那麼兒女受父母的保護和教育 已竟有了完全獨立的能力了 自己與某人生了戀愛 這是大可以和父母討

論 雙方正式結婚了，但亦須將所戀愛之人，具有甚麼樣子的資格。對着父母說了，經過父母許可，然後分居。正式結婚，父母若不認可，依然不成問題。何以故呢？因為兒女初有獨立的能力，究竟眼光不遠，只有作事的資格，並無處事的閱歷。戀愛之情，真偽浮實，以及學識道德人格上的種種關係，父母在兒女未結婚以前，都有應研究的責任，和承認與否認的權力。這又是甚麼道理？因為兒女未結婚以前，係屬父母的附帶人，非屬完全獨立的公民。既經結婚，便要分居，自己獨立門戶，那麼不經這年高有學識有閱歷的父母，通盤代兒女籌畫，恐初能獨立的兒女，未必處處看的清楚。譬如父母指摘兒女所戀愛的人，是何處學識不足，何處品行不佳，不能認可結婚，兒女在這個時候，不能對於父母生怨。假使家庭專制的名詞，橫加父母身上，只能將父母所指摘戀愛人的不好之處，細心考查，果屬事實，極力規勸，必要使其將這不好之處，進行的到了極好之處，然後再請示父母，正式結婚。父母決無再否認之理。既經結婚之後，分居獨立，於是國家上認為這是完全獨立的國民，這就叫家庭的起點。由此類推，傳至多少代都是這種辦法。試問以後還有惡家庭麼？須知國家的組織，由於多數社會而成。社會的組織，由多數的家庭而成。家庭的組織，由於一夫一婦而成。那麼這一夫一婦，便是家庭的起點。便是社會的起點。推而言之，便是世界的起點。一夫一婦，既與家庭社會國家世界，有這樣無大無不大的關係，試想無論男女，對於這婚姻的問題，能够不從根本上研究麼？先生你知道這婚姻根本的研究是甚麼？史勿悔想了半日，不敢冒然發言。

含混說道：「這婚姻根本的研究，就在正系專制了。」唐氏聽了，哈哈大笑，勉強止住了笑聲，但笑仍不能忍，因而說道：「如此看來，你先生真是破船航海，火鞋履冰了。人事上前途的危險，我真不敢給你逆料了。你須知道，這婚姻根本的研究，只在自由戀愛而已。婚姻不能自由，固然是個人的終身恨事。在我看着，不但是個人的終身恨事，並且是萬年人種的恨事。何以故呢？夫妻根本上不和，試想將來能有聰穎過人的兒女麼？如此看來，婚姻必得自由，方算完善的婚姻。時時不忍離謂之戀，終身不能捨謂之愛。比方一夫一婦由這種戀愛而結婚，凡有血氣良心的人，誰敢不贊成？更要知這真正自由戀愛，神聖都不可侵犯，父母尊敬之不暇，那裡能在這真正自由戀愛上，行使正系專制，不亦非人情上所能辦的到麼？你先生索日研究新學，講究自由戀愛，彷彿在社會上出出風頭，很是那麼一回子事了。鬧了半天，原來你將這真正自由戀愛，到底怎麼解釋？你還沒弄清楚，竟敢挑着旗子大倡自由戀愛。我別的話不必說，我只好替這自由戀愛四個字，痛哭流泣，大抱不平。這自由戀愛四個字，至尊至重的大字，出在你們這莫明所以人的口中，這自由戀愛四個字，若是有靈，只怕要在文明的裁判所，和你據理訴訟，說你是公然侮罵呢。說能哈哈大笑，史勿侮此時又是羞又是氣，因問道：「你這個人說話也是前後不一樣了。你又反對自由戀愛，你又贊成自由戀愛，你到底是在怎麼一個主張？我簡直的真莫明其妙了。」唐氏復又哈哈大笑，倒不是你莫明其妙，實在是你的學識不足。囑：「你須知道，我贊成的，是真正自由戀愛。凡是真正自由戀愛，不但我一個人贊成，凡是具有心肝肺腑的人，

都是和我一樣贊成的 因為這自由戀愛 與人種上實有莫大的好處 誰敢說不贊成 我反對的 是這假自由戀愛 凡是這一種假自由戀愛 不但我一個人反對 凡是具有心肝肺腑的人也都是和我一樣反對的 因為這假自由戀愛 與人種上 實有莫大壞處 誰能說不反對 先生你須知道 凡是一種潮流來到 你要把這種潮流的起源 和他的真實學理 由根本上研究的清清楚楚 然後你在親身行之 否則人云亦云 觀其毛未見其骨 視其門未見其室 居然也敢自命為戀愛一分子 真是坐井觀天 不知道天到有多們大呢 像你這樣無知無識的人 不必說講究自由戀愛 分明你連人種好壞之所以由來 你都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你那裏有講究自由戀愛的資格 說來真叫絕頂的大笑話了 說罷又復大笑不止 史勿悔聽見這種嘻笑怒罵 自己覺得自己 彷彿也是新學界裡的一個優秀分子 那裡能忍受的下去 遂也冷笑說道 你今天這一番言論 竟是我從先不知道的 你既敢這麼下斷語 大概你必把真正自由戀愛的魂魄 入到你的四肢百體了 那麼我來請教 甚麼叫作真自由戀愛 甚麼叫作假自由戀愛 請你一一給我解釋 如要說得有理 我史勿悔甘心佩服 撲翻在地 認你為我學識上的先進 你要說得無理 我史勿悔雖然不堪如此 我也難以忍受 何以故呢、因為你這話不是俾們兩個人的問題了 竟自說到學識上頭了 無論如何 我必要澈底根究的請教 唐氏笑了笑說道 先生你既真心請教 請你坐好了 平心靜氣的聽我說 何必要作出這炸彈的神氣呢 難道這真研究學問的人 都由暴烈來的麼 笑話笑話 史勿悔說道 我如今算是被你

開倒了 你這分嘻笑怒罵 實在令人不堪 那麼我平心靜氣的坐在這裡 你倒是往下說呀 唐氏說道 這真自由戀愛 是由天性上來的 是由教育上來的 是由學識上來的 行之於家庭 算作家庭的好家規 行之於國家 算作國家的好國制 由這自由戀愛四個字名詞 發生出來的那一天直到如今 再由如今往下經過千萬年 這個名詞的事實 我敢說在學說進步上 除去天生知識不完全的之外 決意沒有一個人反對的 但是在未講究自由戀愛之前 須先研究自己有無自由戀愛學識 有無自由戀愛的身德 有無自由戀愛的力量 有無自由戀愛的堅性 若有那是不必說了 由這自由戀愛上結了婚 將來組組完善的家庭化行俗美 於國於家 妙不可言了 若無而偏要行之 那不但是現在的害處 並且是少年的餘毒了 何以故呢 沒有自由戀愛的學識 這種自由戀愛 不定對於甚麼人 都要行使 行使的非其人 那便是笑話了 沒有自由戀愛的道德 這種自由戀愛 無非騙人而已 那便是拆白了 沒有自由戀愛的力量 這種自由戀愛無非自苦而已 那便是不量力了 沒有自由戀愛的堅性 這種自由戀愛 朝東暮西 今日是甲 明日是乙 那簡直的不成一句話了 比方一個人 也有自由戀愛的學識 也有自由戀愛的道德 也有自由戀愛的力量 也有自由戀愛的堅性 這便可以自由戀愛 不行不行 還必得要自由戀愛的處所 彼此以這同等的教育 在受教育的時候 以知識上的競爭 發生了自由戀愛 又於博物館 以知識上研究進行自由戀愛 又於類似研究倫理的處所 決定自由戀愛 夫然後經過父母的許可 師友的見證 於極文明的禮堂 正

式結婚 這纔達到自由戀愛的目的 你先生更要知 凡事越是加上自由二字 越是不能自由 因為這自由二字 在國家上是法律範圍以內的普通行爲 在個人上是道德範圍以內的普通行爲 這自由二字 是由學識發生來的 所謂真自由 那是真守法律 真講道德 否則那叫野蠻自由 只怕一時一刻也行不開呢 即以你先生和秦愛蓮這一段自由戀愛而論 在我眼光看着 也不過是一種野蠻的行爲而已 那裡題的到自由戀愛四個字 史勿悔說道 這話也不盡然 唐氏不等說完 強着說道 怎麼也不盡然 我來問你 你有自由戀愛的學識麼 你有自由戀愛的道德麼 你有自由戀愛的能力麼 你有自由戀愛的堅性麼 以上這四個問題 你要能給我解決了一樣 你們便不算野蠻的行爲 那便算我出言侮辱 請你即時答覆 史勿悔不能答 唐氏冷笑說道 先生你在當年的時候 你每日也是愛必司的意的讀英文 呱呱喂喂的吹哨子 彷彿你那尊口比別人分外伶俐似的 如今你的嘴怎麼不能說話了 莫非你的舌頭上 有了毛病了麼 若是這樣 可要趕緊請醫診治 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史勿悔說道 現在總算你有理了 你就不用打趣我了 唐氏說道 甚麼叫作總算有理 我簡直的實在有理麼 我並不是打趣你 你自己是不記得你當初的那分神氣了 真真叫作目空一切 除去你一個人文明之外 就好像全國四萬萬人 都不懂得甚麼似的 就憑秦愛蓮在報上 登了一段徵夫的廣告 你就投函應徵 你們約在公園裏 唧唧啾啾的 說不了幾句話 你便去到他的家內 憑着他一個人立約 你却好比一個亡國奴 聽人家命令而已 擇日結婚 自命爲文朋夫妻 白

由戀愛的先進 要給那未曾結婚的人 作個榜樣 哼 罪過執甚 我來請教 你們二位文明先生 在這幾點鐘的功夫 彼此看出彼此的甚麼來了 姑且不問你們雙方 有無自由戀愛的學識道德能力堅性 我只問你們這一種自由戀愛 是由甚麼上頭發生來的 只有這段徵夫廣告 登的新鮮 裸體的像片照的漂亮 這便是你們自由戀愛的起點麼 我告訴你像你們這一種自由戀愛 要能給未曾結婚的人作榜樣 只怕百年之後 中國的人種都要絕了呢 夫妻既為八倫之始 能够這麼忽而結婚忽而離婚麼 好在你們造孽不深 未曾生養兒女 比方你們要是生了兒女 如今你們無端的又離了婚 這兒女又當怎麼辦呢 史勿悔說道 兒子歸我 女兒歸他呀 唐氏大聲說道 是何言歟 是何言歟 試問兒子與母親生離 女兒與父親話別 這叫有道德的話麼 史勿悔說道 這一層你却不能這麼說了 想這夫妻離婚的事情 在東西洋各文明國 也是很普通的事情 決意不能看成了奇特 唐氏哈哈笑道 如此看來 你可真是舍其本而逐其末了 你可真是只知道孽不知留德了 像你這樣的主張 分明這世界上 都沒有羞恥的事了 你須知法律上 unlimited 夫妻離婚 這是一種保障人權的德行 在這文明法律上 確乎是一種道德的作用 至美至善 何以故呢 因為一個人 有時自始至終不能一個樣子 或是良心上的變更 或是神經上的激刺 夫妻之間 若起了絕大的衝突 在初起衝突的時候 未必就想到提議離婚 也會虛心下氣的俯就 實在俯就不成 這纔想出這個道兒來 愛情和惡感 不曉得要相爭多少回數 然後毅然解決 這是人事上一極不得已的事情 雖說彼此

離了婚，究竟不祥的很。試想無論男女，若是隨便結婚，隨便離婚，把這人倫之始的夫妻，看成了是個臨時的事情，那還能有世界了麼？你說出來這樣的話，足見你這個人，太無道德的心腸了。史勿悔說道：我雖當初把事情作錯了，我也不見得就把道德全都喪盡了。因為秦愛蓮這個人，朝東暮西，他既和我提出離婚，我是不得不如此了。唐氏說道：你們兩個人這一回事，不但沒有自由戀愛之可言，並且不能算作結婚，無非是一種禽獸戲而已。些時結合，些時解散，那裏能算夫妻，只能說你年青荒唐，拿着五千塊錢嫖而已矣。其中絕無人倫上的關係。史勿悔說道：你說的這話，我倒也認可。如今把秦愛蓮這一層不題，那麼像我這個人，還能講究自由戀愛不能呢？唐氏說道：你却沒有這樣資格，因為你還沒有獨立的能力。這話簡直的說不到。史勿悔說道：那麼像你這麼明白的人，有沒有這個資格呢？唐氏說道：我更沒有了。想我們這作女子的，只能從一，我既由父母之命，在早年嫁了你，木已成舟，沒有法子恢復原狀，那麼我只能在你一個人身上戀愛而已。我若再和第二個人戀愛，那便算作失節的人了。史勿悔說道：你這樣貞潔志氣，在我個人心裡，自然是感激不盡了。但是你和我這個婚姻，已竟經我神經上的虐待，不堪已極了。你也應當本着保障人權的條例，和我終身決絕。何以你還戀戀不捨，必要破鏡重圓？這又是甚麼想像呢？像你這樣的明白人，莫非你不明白。我當初那是虐待你麼？唐氏說道：不錯的。這一層你却質問的很有理。容我和你解釋。想你我兩個人，在那結婚的時候，彼此都無自立的能力，所以能作成夫妻者，純是雙方

的正系專制 遵從中國舊式的婚姻法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從一終身 只此而已 至於甚麼叫作人權的保障 簡直的談不到 譬如你自己後悔了 把我接回你的家去 我便還是你的妻子 你若一輩子不後悔 那麼我只能守一輩子活寡 無論如何 那是決意不能再醮的 史勿悔笑道 你方纔說的都是新穎的學說 怎麼這一會子 你又頑固起來了 唐氏說道 我方纔說的是事理 現在說的是事實 事理和事實 有的時候極衝突 怎麼能一概而論呢 即以我們兩個人而論 在事理上看來 我却一生可以不見你的面了 說你是薄情郎也可 說你是慘無人道的獨夫亦無不可 就便我一生不睬你 你們伯平東去燕西飛 你也說不上我一句的不好話來 何以故呢 因為俗們這種惡感 純是由你一方面造作成的 你的目的如此 你還有甚麼話說 在事實上我却辦不到了 還是我剛纔說的話 俗們兩個人 結婚的時候 是由正系專制來的 不是由自由戀愛來的 你這個人的時程度如何 姑不具論 只說我這個人 如今活了這麼大 仍然沒有獨立的能力 我既沒有獨立的能力 沒有別的話說 我還得服從正系專制 除去從一之外 別無第二方法 比方我想出第二個方法來了 在我這一方面 無論怎麼說 我也便算喪失婦德了 但是要照你這麼一說 世界上只能研究事實 不能研究事理了 那麼當初要是沒有事理 怎麼又能有這事實呢 這一層你不必問我 你只能說你自己糊塗 史勿悔說道 我現在誠心誠意的 和你討教學問 你怎麼又這樣說起話來 唐氏說道 我且問你 你們兩個人結婚的時候 是一種甚麼事理 是不是中國老式的婚姻法

既是老式婚姻的事理 我們便應遵從老式婚姻事實 難道這麼明顯的情節 你都看不懂麼 史勿悔點頭說道 原來如此 那麼中國的婚姻法 向來是遵從老式的 要聽你這麼一說 這真自由戀愛結婚的 實在不多見了 把我們兩個人不題 那麼以後這自由戀愛的問題 在中國裏 還能研究進行與不能呢 唐氏說道 這種極文明的學說 為世界上人公認的 怎麼不能研究進行 但是我和那已竟結婚的人 沒有這實地履行的資格之外 其餘是無人不可研究進行 何以故呢 因為這婚姻的事情 一個人只能終身一次 非有不得已的事故之外 那是不能隨便更動的 你我和那已竟結婚的人 今生沒有人事上的大變動 那裏還有這樣的資格 你須知世界上 最有價值的人 就是義夫節婦 這是人倫的根本 若把這個根本失了 你便怎麼有學問 也是終身之恥呢 所以我們已經結過婚的人 因為節義的關係 那是決意再談不到這件事了 史勿悔說道 你的這個主張 固然是由道德方面上來的 那麼我們既是知道 自由戀愛 是婚姻上的文明進步 我們若不提倡 將來何以能改革這婚姻法呢 唐氏笑道 這話剛纔我已竟都說過了 不過你還未曾參悟得透 我們既是明白世界潮流的人 我們還能反對文明學說麼 這自由戀愛四個大字 不必多講我們當然要極力提倡的 但是未曾提倡自由戀愛 必先提倡造就個人的獨立能力 未曾提倡造就個人的獨立能力 必先提倡繁殖民族 未曾提倡繁殖民族 必先造就父母教育的能力 如此看來 中國若無極好的家庭教育 這自由戀愛四個字 分明是不成一個問題了 像你我這樣的人 現在既是研究這種學

說：只能以本身作則。極力的研究獨立的能力。有了獨立的能力之後，先和父母分居，組織完善的家庭。有了兒女之後，對於兒女施行極好的家庭教育，使兒女也有了極高尚的獨立能力。那麼以我們這裏家庭，給中國的各家庭作則，使中國的各家庭，也和我們一個樣子。到了這個時候，那一般完全受過好家庭教育的小國民，方能實行自由戀愛。這種自由戀愛，纔是真正根本的自由戀愛。否則既非真維新，又不是真守舊，把一個人弄得新舊混合，忽然自由戀愛，和人家文明結了婚，忽然又遵從古禮，被人家娶姑爺，身著歐風，兩的文明裝，立在禮堂上行那跪拜三叩首的腐敗禮，要是這宗樣子，我無以名之，我只好名之曰：非驢非馬而已。何士人聽到此處，止不住哈哈大笑。何士人這一笑不要緊，招的窗外許多的人，全都哈哈的笑起來了。史勿悔方知他們剛纔所說的這些話，都被大家聽見了。想想自己今晚受的這番教訓，真是初聞乍懂，無論新舊那一方面，我也全算失敗了。因想唐氏當初不過是一個略知書字的人，在我心裏想着，也無非讀過一部女四書，頂上再念過一部烈女傳，那裡就能懂得這些新潮流的學說呢。我既是被他教訓了這麼一大陣，我倒要搜搜他的學問根底。因向唐氏說道：賢卿你今天教訓我的這一番話，字字珠璣，句句金玉，我是感佩極了。但是你作了夫妻這麼些個日子，我並不知你有這麼大的學問。即以你這新知識而論，從先你却未曾提及一字，何以你現在能發發悟得這麼透呢？唐氏說道：一個人要是稍微有點學問，那裏就敢對人高談闊論的胡說。俗語有一句話，你都不會聽說過麼？能人背後有能人，以我這樣區區

的知識 怎敢和你這新學的先進 談論這些問題 還是我剛纔說的話 我既選從老式的婚姻法 和你結的婚 那裏只好研究老式的婦德 自由戀愛這四個字 我今生算是決意作不到了 你把我無故大歸之後 我自己想想 這老式的自由法 實在害人不淺 我到底失了甚麼婦德 這樣不見容於我的夫主呢 我回到我的娘家之後 別無所求 惟有求着 死而已 那知我的父親 他老人家只有我這麼一個女兒 看見我受的這種人倫上的慘誨 固然也是極痛心了 然而他老人家 到底比我有些見識 對我勸道 他們這種自由戀愛 不過是臨時作戲 那裏靠得住呢 你要好生的忍耐 等我那賢婿回頭之後 你們夫妻必有破鏡重圓的那一天 現在你要是自尋短見 將來我那賢婿回頭之後 要是聽說你自尋短見了 他不定要怎麼樣傷心呢 你們夫妻二人 既有這一次的傷心 已竟傷心的可觀了 只是將來再來個二次傷心 只怕你們兩個人 都要因這傷心而死呢 別的都不要說 若說我們史屠兩家 雖說是一個小小爲商的人家 究竟却未作過損德的事 無論如何 也不能教你們小夫妻 出了這樣的慘結果 好歹你就靜心的等着他 我聽了我父親這一番話 覺得很是有理 從此我把那尋死之心打消 靜心靜意的 隨着我父親料理家事 每日除去料理家事之外 還有許多的餘暇 我便暗暗思想 現在世界的潮流 一天比一天新鮮 究竟這種學說 有益無益 我現在閒着無事 我也可請幾位高明人 指教指教 難道所謂新學界的人 就都像你這麼無情無義的麼 我想到這裡 我是決意要研究新學說 我把我這個意思 對着我父親一說 我父親笑道 這

算甚麼難事 我們同事有一位任先生 他早年曾在英國留學 並且隨着某外交大人物 也曾遊歷過法英俄意以及日本各國 現充衙門裏的交涉主任 我若把他請來 成日際和你研究研究各種科學 說說各國的風土人情 只怕你學到老 也學不完呢 我聽了此話 高興的不得了 遂請我父親把這位任先生請來 我是情願以師事 過了兩天 我父親果把任先生請到 當時我便拜了師傅 專門要和任先生 請教這各國的新學說 如今算來 只有兩三個月的功夫 我便把這自由戀愛的真精神 研究到這個程度了 史勿悔說道 這麼一說 這位任先生學識高極了 請你改天給我介紹介紹 我也認這位任先生為師傅呢 但不知這位任先生肯不肯 唐氏笑道 肯不肯我也不敢說定 好在您與這位任先生 也曾晤面多次 你何不當面和他要求 那裏用的着介紹人呢 史勿悔說道 你的師傅我多會子見過 唐氏笑道 你不但見過 並且這位任先生還給你說過親事呢 史勿悔發怔說道 我多會子認識這麼一位任先生呢 唐氏笑道 遠在千里 近在面前 你就仔細想想罷 史勿悔說道 我簡直的想不起來 賢卿你就明說了罷 唐氏說道 蠢才蠢才 你怎麼這麼糊塗呢 遂用手一指何士人說道 這不就是任先生麼 史勿悔站起身來看了看說道 這不是何士人何先生麼 怎麼又是任先生了 唐氏說道 任先生爲着你我的事情、特意隱姓埋名 要給咱們兩個人 作一個和事老故此叫作何士人 這麼一個小謎語你都測摸不透麼 說能大笑 史勿悔如夢方醒 對着任先生致禮說道 那日我與先生初會的時候 我聽說先生叫作何士人 我就覺着這個名號奇怪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如此看來 先生爲我們的事情 也就太用心了 使我史勿悔感激的到了極點 沒有甚麼說的 請你老人家坐好 好生的受我一拜 說着早已跪下去了 任先生還禮不迭 連說不敢當 遂將史勿悔攙起 復又笑着說道 史先生你爲一個不可限量的人物 我兄弟以前的事情 那是一時權變 因爲我既受了尊岳的委託 不能不設法盡心 至於種種冒犯的地方 尙望史先生恕我 史勿悔說道 晚生受了先生這樣的指教 中心感激的無可言喻 先生再要這樣說話 晚生分明是無地可容了 任先生哈哈大笑 遂說道 這些話都可不必說了 現在尊岳爲着此事也是心血都用盡了 請你們夫妻二人 一齊拜見拜見他去罷 說着便請史勿悔和唐氏出了洞房 來到堂屋 這個功夫 衆親友站滿了一屋子 任先生對着一個丫環說道 你快去把你們老爺請來 丫環笑着去了 不大的功夫 唐秀亭笑容可掬的 由外邊緩緩走入 史勿悔搶上前去 深施了一禮 口中說道 岳父請坐 受小婿大禮 參拜 唐秀亭拱手說道 不敢當 不敢當 所有此事一切的手續 全都出在我一人的安排 未免諸多冒犯 尙祈賢婿見原 史勿悔說道 小婿至此分明無話可說了 快請岳父上坐 受我們夫妻的雙禮罷 要不是這個樣子 小婿更是於心不安了 唐秀亭仍然推辭不受 任先生在旁說道 秀翁這是你應當受的 你爲着他們夫妻 用盡了心血 纔有今天的結果 你要再不受禮 他們兩個人 怎麼過意的去呢 唐秀亭無法 這纔坐在上面 穩穩當當的 受了他們小夫妻六個頭 史勿悔一邊磕着頭 一邊暗暗說道 我這三個頭 真是磕的不冤 我要深深的磕到家呢 磕過之後 他夫妻一齊站起身來 史勿悔又請任先生

受禮 任先生搖頭說道 這是那裏說起 老朽何人 怎敢當此大禮 史勿悔說道 任先生你爲我們夫妻 用的心血也就可觀了 若不如此 不足表示我的感佩之心 說着早又一齊碰下頭去 任先生還禮不迭 是時天已大亮 唐秀亭先與史勿悔介紹一回 衆男女來賓 大家一一如禮 然後吩咐擺上酒席來 大家要痛飲一番 衆僕人答應一聲 霎時之間 擺齊了好幾椀酒席 大家按次就坐 低斟慢飲 極盡歡暢 這些閒話 不必多叙 且說史勿悔到了晚間 和唐氏入了洞房 俗語說的好 新婚不如久別 況且此次破鏡重圓 純由道義上造成 更非平常之久別了 其歡娛之真像 實非局外人所能道及一字 如此過了一個星期 唐氏對着史勿悔說道 你打算着前途怎麼辦呢 莫非此間 樂不思蜀了麼 史勿悔說道 我現在頗想回京 跪在僭們父母的面前 負荆請罪 但恐岳父和你不願意 故未敢說出口來 唐氏笑道 這叫甚麼話 你是史家子 我是史家婦 我既是一次嫁了你 少不得還要和你回家 俗語有云 客行雖云樂 不如早歸鄉 不過其中有兩個問題 殊難解決 史勿悔說道 還有甚麼問題呢 唐氏說道 一則我是個再醮之婦 覺得好像沒有臉面見我那公婆似的 二則你家是一個老式的家庭 你是一個講究自由戀愛的人 惟恐受不了這種家庭專制 史勿悔發急說道 是何言 是何言歟 我如今把你佩服到底 你怎麼又題起這些話來了 從先的史勿悔 好比在上海死了 現在的史勿悔 如同又在蘇州新生的 難道你還不許我改過自新麼 你要再說這話 我還有臉再立在人間麼 唐氏笑道 有話好講何必如此 既是這麼着 咱們不必倚在此地

住着 回頭我和我父親說說 一二日之內 就打發俗們夫妻回京 你看好不好 免得我那慈善的公婆 終日在家裏懸念 說至此處 眼圈一紅 早已流下眼淚來了 史勿悔看見唐氏這麼一哭 也把自己的難受勾起來了 遂也泫然出涕的說道 賢卿你既是這麼講孝講義的人 沒有甚麼說的 請你費費心 即時和我岳父去說 無論如何 我明日非要起身不可 告訴你說罷 我現在回思我從前的事情 後悔的無地可容 這一會子 恨不得請我父親母親 把我重重的責打一頓 我的心裏纔過的下去呢 唐氏說道 我這是你商量 你又何必忙止一時 俗們在這裏住着 雖是個親戚的地位 想我父親也不能把俗們錯待了 史勿悔發急說道 你怎麼還和我說話呢 現在我是歸心似箭 一時一刻我也住不下去了 說着那思親的眼淚 如同斷綫珍珠一般 一個挨着一個流下淚來了 唐氏說道 既是如此 你也不用哭了 我立刻就和我父親說去 說着走出去了 不大的功夫 唐秀亭和唐氏一齊走入 史勿悔連忙站起身來 把他要回京省親的話 流着眼淚說了一遍 唐秀亭說道 這是人倫上不可少的事情 我現在已把你們的行裝 和你們的盤纏 全都預備好了 賢婿你說幾時走 我便派男女僕人送你們起身 史勿悔說道 小婿現在歸心似箭 明天就想動身 不知道來的及來不及 唐秀亭說道 來的及來的及 說着吩咐廚房 給姑爺姑奶奶 預備餞行酒席 霎時之間 山珍海味 水陸並陳 酒席之前 唐秀亭不免又有一番勸勉 勸史勿悔從此以後 好生孝順父母 認真求學 方不負父母疼愛兒女和希望兒女的苦心 說了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直把史勿悔

說的淚流不止。方又勸他不必如此。聖人說：過則勿憚改。以後若能改悔前非，賢婿你將來必不可限量呢。席散之後，唐秀亭先令將禮物抬上，然後又取出來兩千塊錢，一齊放在史勿悔的面前。又笑着說道：賢婿你們走的這麼倉卒，我也沒備甚麼禮物，這不過是些本地土物，拿回北京，送呈令嚴令堂笑納罷。這是我送你們的川資，算來也够用的了。餘外我派一個男僕，他也是北京的人，時常來往京蘇之間，路上的情形，他都十分明白的。你們只管任火車上睡覺吃飯，諸事都有他照管，決意沒有錯。我再派一個丫環，在路上伺候我的小姐。到了北京，你們願意留下使喚，便把他留下使喚，不願意留下使喚，再教我這個僕人把他帶回說罷。對着史勿悔又笑着拱了拱手，接着說道：但願賢婿此次回京，改悔前非，將來青雲直上，那便是老朽的盼望了。史勿悔看了這些錢和這些禮物，以及聽他岳父說的這番話，覺得句句入骨，字字慰貼。那裏還有回答的話語。一時感激不盡，又流下眼淚來了。擦着眼淚說道：你老人家對於我這個樣子，那裡像是岳父，分明就是我的親父了。將來教小婿怎麼報答呢？唐秀亭笑道：賢婿太言重了。以上這些小意思，何足掛齒。當時又把這個男僕和這個丫環一齊叫了進來。見過了姑老爺，唐秀亭又當面囑咐了一回。這纔走出。當夜無話。次日約着火車來到的時候，唐秀亭便又催着史勿悔夫妻起身。所有拉箱子細物件，種種的事情，僕人全辦齊了。史勿悔帶着唐氏，和他岳父施禮告別。復又拜辭了任先生。然後到了火車站。任先生深恐他們在路上寂寞，又給他們買了一大捲各種的報紙，和各種有趣味的小說。霎時之

問 汽笛一響 彼此濕淚分襟 唐秀亭只說了一句 賢婿前途保重 那火車便嘆嘆的開駛了 唐秀亭和任先生回家的事 不必多叙 且說史勿悔坐在火車上 想想他岳父待他這種的好處 如今彼此分別 不免着實的嗟嘆了一番 滬甯鐵路不遠 少時到了南京 跟着過了江 轉搭津浦火車 便一直够奔天津來了 史勿悔坐着這長途的火車 果然覺得有些悶的慌 遂把各種小說 拿過來翻閱了一遍 覺得都是些泛泛的筆墨 無甚驚人之處 遂又把各種報紙 從頭至尾的看了一遍 忽然看見一張上海的報紙 登着一段本埠的新聞 題目是 女拆白秦愛蓮之末路 史勿悔看了這個題目 不由得吃了一驚 於是仔細一看 只見上面說道 本埠著名之女拆白秦愛蓮 姿色韶秀 語言新奇 假文明之皮毛 行敲訐之伎倆 前曾屢次和人結婚 所有與其結婚之人 學生者有之 大少者有之 甚至偉人政客無不有之 總計為其夫者 約有四五十人 亦云夥矣 日前伊又與某商人 行五十次以外的結婚 陽作商人之婦 陰行捲逃之實 執意事為某商人偵知 喊警報告 於是將此著名之女拆白家逮捕矣 現經司法開庭審訊 秦愛蓮供認拆白不諱 判處十五年之徒刑 昨已解往婦女監獄去矣 想十五年韶光易逝 固非難過 然十五年後之秦愛蓮 恐不能保存今日之顏色矣云云 史勿悔看了 大聲叫道 天理昭彰 天理昭彰 唐氏猛聽史勿悔這麼一說 嚇了一跳 忙着問道 甚麼事情 天理昭彰 史勿悔把這段新聞 送與唐氏面前說道 你看你看 唐氏看着題目 也覺有些詫異 遂也從頭至尾看了一遍 看過之後 把那報紙仍慢慢的遞給史勿悔 一

語不發。史勿悔看着唐氏的臉上，不但沒有歡喜稱怨的樣子，並且現出一種極愁悶悲慘的神色。史勿悔說道：「你看這不是報應了麼？如今俗們仍然是好夫妻，他又如之何了呢？」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你看了這段新聞，應當喜歡，怎麼反倒無話可說了？」唐氏說道：「你說的這些話，都是些嫉妬的言語，想秦愛蓮這個人，雖是這麼不好，究竟當初也是一個很清白的女子，不過沒遇見好人就是了。如今把自己害到這個樣子，不知他到了監獄，心裡一靜，該要怎麼後悔呢？我們看見他這樣的結果，心裡應當可憐他，不應當歡喜稱願。要知道這種新學說，一個弄不清楚，真是遺害無窮。想這秦愛蓮的後邊，不知還有多少秦愛蓮呢？試想誰非父母所生，因為教育不佳，見理不明，以至如此。我們這真研究新潮的人，看見他們弄的這個樣子，不是很痛心麼？」史勿悔聽見唐氏這麼一說，越發佩服極了。一路之上，不必多叙。由津浦火車轉搭京奉火車，這日到了北京，下了火車之後，僕人拉運東西，一直够奔史家而來。到了門口，對着史家僕人這麼一說，史家僕人一看，果然是少爺少奶奶回來了，歡喜的了不得，忙着進去一回，恰巧這日，史之金和陳氏都在家內，聽說是少爺少奶奶都回來了。史之金問道：「那個少奶奶？」史家僕人說道：「是那位真少奶奶回來了，不是那個吃番菜的少奶奶。」史之金納悶說道：「奇怪，奇怪，怎麼他們夫妻，又會到了一處呢？」這個功夫，史勿悔和唐氏已竟走入屋內。史之金和陳氏都看怔了。當時一句話未曾說出，惟有直勾勾的眼睛，看着他們二人。史勿悔說道：「請父母坐好，受孩兒大禮拜見。」話未說完，那眼淚

早已流下來了。於是帶着唐氏，一齊跪在史之金的面前，叩了三個頭，站起身來，緩了一口氣。又一齊給陳氏也叩了三個頭。然後流淚說道：「孩兒以前的事情，實在該死。今日回家，先請父母好生把孩兒重責一頓，說着由擲瓶之內，抽出來一把雞毛撻子，塗在史之金面前，請史之金打他。史之金不知他們是怎麼一回子事，遂說道：『你們兩個人，怎麼會合到一處了？其中是甚麼情形？』好生實說。史勿悔說道：『先請父親責罰。』然後孩兒再說。史之金說道：『我沒有這麼大的氣力責罰你，你就快些說罷。』史勿悔這纔將他以前的事情，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說罷，又將唐秀亭送的禮物，以及未用完的路費，一齊又都擺在史之金的面前。史之金遂又向着唐氏說道：『我兒他所說的話，都是實在情形麼？』唐氏說道：『都是實情。』史之金連點頭說道：『你父親這點心血，也就太可觀了。』話未說完，那老淚也潸潸的流將下來。陳氏聽見史勿悔說他在上海的情形，忽而搖頭，忽而點頭，忽而大罵，忽而嘆氣，忽而落淚，忽而痛哭，不容得史勿悔說完，早叫了一聲我的兒，便把史勿悔拉過來了。流淚說道：『你可痛死我了。』一句話沒說完，嗚嗚大哭起來。史勿悔陪笑說道：『母親不必如此。孩兒現在是痛改前非，以前你老人家的那個悔兒，譬如已死。你老人家可以不必想他了。現在你老人家的這個悔兒，譬如將生。你老人家根本上教訓他，有時招了你老人家生氣，愛罵便罵幾句，愛打便打幾下，好歹母親不要傷心。孩兒也就可以少造些罪了。』說着這些話，雖是陪着笑，那眼淚早也如湧泉一般的流下來了。他母子二人這麼一說，唐氏想想以前的事情，也忍不住的流下淚來。史

之金說道：今天咱們是合家團圓，儘可談談痛快的事情，何必要這個樣子？話是這樣說，心中一時悲歡交集，也流下眼淚來了。當時各有各的酸心，靜悄悄的哭泣了半日，直到老媽子丫環打進擦臉水來，大家方纔勉強止住哭泣。陳氏遂令僕人好生給少爺少奶奶收拾屋子，安排傢俱，諸事妥當，合家吃了一頓團圓飯，不免又有一番悲泣歡樂，不必多述。從此史勿悔改悔前非，專心攻讀，不到四五年的功夫，學業大進，竟自真成了中華的大人才。唐氏連生二子，全家歡樂非常。自由岸說至此處，告一終結。下編另有新穎小說，不日出版。



◀ 紹 介 ▶

書 叢 種 各

△各樓場書坊均有代售▽

名 伶 化 裝 譜 每 册 五 角

偵 探 小 說 傅 勝 氏 每 册 二 角

偵 探 小 說 金 扁 簪 每 册 二 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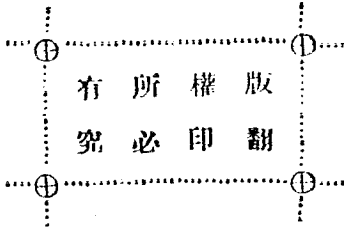
偵 探 小 說 女 屠 戶 每 册 三 十 枚

社 會 小 說 砲 底 緣 每 册 三 十 枚

白 話 小 說 慎 鸞 交 每 册 二 十 枚

△送報人代買不加脚力▽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每本定價大洋二角

編輯者 實事白話報編輯部

發行者 實事白話報發行部

印刷者 實事白話報印刷部

總發行所 北京鐵老鶴廟

分發行所 京外各大書坊

82

321477